#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p2)

[版权页](#p3)

[序](#p5)

[目录](#p8)

[一、雇佣关系的确定](#p11)

[1 未签订劳动合同情形下对接受劳务方的认定](#p11)

[2 运送劳务工具往返应认定为从事劳务活动](#p16)

[3 外卖骑手送外卖期间发生事故的责任认定](#p22)

[4 乡村医生并非雇佣关系一方当事人](#p29)

[5 雇佣关系的认定标准](#p34)

[6 雇佣关系如何认定](#p39)

[7 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及指示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可以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执行职务行为](#p46)

[8 劳动者在雇主安排休息的场所受到损害的责任归属](#p51)

[9 用工主体的界定在区分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中之作用](#p57)

[10 附补贴公益劳动中的组织者与参加者之间不属于雇佣关系](#p62)

[11 雇工从事雇佣活动的雇佣范围认定](#p67)

[二、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区分](#p74)

[12 劳务关系与雇佣关系的认定与区分](#p74)

[13 探索举证责任分配与主动调查的平衡点](#p80)

[14 雇佣、承揽与劳务关系之间的区别](#p85)

[15 雇佣和承揽关系的界定与责任承担](#p91)

[16 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认定标准](#p97)

[17 承揽关系和雇佣关系的认定](#p104)

[18 雇佣关系、承揽关系、劳务关系的区别](#p109)

[19 形似承揽，实为雇佣](#p115)

[20 承揽雇佣法律关系混同，如何区分过错](#p121)

[21 农村建房中工人受伤，需要厘清与房主是劳务关系还是承揽关系](#p126)

[22 承揽关系中定作人的过错认定](#p131)

[23 承揽人工作中意外身亡小区业主承担按份责任](#p135)

[24 合伙关系与雇佣关系的区分和界定](#p141)

[三、雇主与雇员的责任划分](#p148)

[25 雇工受雇主指示选任的雇工提供劳务受害后的责任认定](#p148)

[26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认定标准](#p153)

[27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由双方根据过错承担](#p156)

[28 提供劳务方违反工作纪律受到损害的责任划分](#p160)

[29 双方均无过错时，是否可适用公平原则？](#p165)

[30 工作餐后送回餐具时摔伤不属于在劳务活动中受伤](#p170)

[四、雇主与其他被告、第三人之间的责任划分](#p174)

[31 未签订书面合同情况下各方法律关系的认定](#p174)

[32 未成年人提供劳务过程中雇主应尽更高的注意义务](#p188)

[33 农村建房中雇工受害，房主应同无资质包工头连带担责](#p198)

[34 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雇员向第三人主张赔偿损失未得到全部支持时，可以就未得到赔偿的部分再向雇主主张赔偿](#p202)

[35 承揽人无施工资质，发包人应对承揽人的雇员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p206)

[36 分包人知道雇主无相应的资质，应当与雇主对提供劳务者受伤的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p211)

[37 雇员受害雇主担责，施工单位负连带责任](#p217)

[38 一般承揽关系中定作人的担责问题](#p225)

[39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中责任承担问题](#p231)

[40 提供劳务受害者追偿顺序的确定](#p237)

[41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对认定定作人选任承揽人是否存在过失的评价作用](#p243)

[42 使用农业机械发生事故时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机械所有人的责任承担](#p247)

[43 劳务者受害中各方责任承担](#p253)

[44 履行劳务职责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认定的前提](#p258)

[45 雇员在雇佣期间突发疾病死亡，雇主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p263)

[五、赔偿协议与标准](#p271)

[46 雇员对于雇主财产损失是否应赔偿的问题](#p271)

[47 无工伤保险人员受伤赔偿责任承担](#p276)

[48 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p281)

[49 雇主为雇员投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所得理赔款系雇员所有，但可据此相应核减雇员受害所致的经济损失总额](#p287)

[50 人身意外险得以抵扣雇主侵权赔偿责任](#p294)

[51 雇员猝死应适用公平原则予以补偿](#p300)

[52 为雇员购买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能否抵扣雇主责任](#p305)

[六、义务帮工的认定与责任承担](#p311)

[53 “义务帮工关系”的认定标准和责任划分](#p311)

[54 义务帮工过程中帮工人遭受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认定](#p317)

[55 义务帮工关系成立与否不以行为初衷为依据](#p322)

[56 公平责任原则是一种抽象的价值理念](#p329)

[中国法院2012～2020年度案例系列](#p33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法院2020年度案例.雇员受害赔偿纠纷：含帮工损害赔偿纠纷/

国家法官学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编.—北京：中国法制出

版社，2020.3

ISBN 978-7-5216-0934-9

Ⅰ.①中… Ⅱ.①国…②最… Ⅲ.①劳动合同-经济纠纷-赔偿-案例-汇

编-中国 Ⅳ.①D9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35563号

策划编辑：李小草（lixiaocao2008@sina.cn）

责任编辑：韩璐玮 王紫晶　　　　　　　　　　封面设计：温培

英 李宁

中国法院2020年度案例·雇员受害赔偿纠纷

ZHONGGUO FAYUAN 2020 NIANDU ANLI·GUYUAN SHOUHAI PEICHANG JIUFEN

编者/国家法官学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

开本/730毫米×1030毫米 16开　　　　　　　印张/14.75 字数/198千

版次/2020年3月第1版　　　　　　　　　　　2020年3月第1次印

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ISBN 978-7-5216-0934-9　　　　　　　定价：52.00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2号

邮政编码 100031　　　　　　　　　　　　　传真：010-66031119

网址：http：//www.zgfzs.com　　　　　　编辑部电话：010-66070046

市场营销部电话：010-66033393　　　　　　邮购部电话：010-660332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调换。电话：010-

66032926）

序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

出的一项重要部署。作为其核心组成部分，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所要实

现的就是让静态的法律制度在实践中得到良好实施。《中国法院年度案

例》丛书的价值追求，即公开精品案例，研究案例所体现的裁判方法和

价值理念，提炼裁判规则，助推司法标准统一。

《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书，是国家法官学院于2012年开始编辑出

版的一套大型年度案例丛书。丛书由国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具

体承担编辑工作，每年年初定期出版。此前，该中心坚持20余年连续不

辍编辑出版了《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丛书近90卷，分中文版和英文版在

海内外发行，颇有口碑，享有赞誉。作为一种全新的案例研究产品，

《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书旨在加强完善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探索

编辑案例的新方法、新模式，以弥补当前各种案例出版物的不足。该丛

书2012～2019年已连续出版8套，一直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并迅速售

罄。为更加全面地反映我国司法审判执行工作的发展进程，顺应审判执

行实践的需要，响应读者需求，2014年度新增3个分册即金融纠纷、行

政纠纷、刑事案例，2015年度将刑事案例调整为刑法总则案例、刑法分

则案例2册，2016年度新增知识产权纠纷分册，2017年度新增执行案例

分册，2018年度、2019年度将刑事案例扩充为4个分册。现国家法官学

院及时编撰推出《中国法院2020年度案例》系列丛书，共23册。

当前市面上的案例丛书百花齐放，又有裁判文书网，可以查询各级

法院、各类的裁判文书，还有各种专门领域的案例汇编书籍，以及各种

案例指导、案例参考等读物，各具特色。而《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书

则以开放务实的态度、简洁明快的风格，试图把案例书籍变得“好读有

用”，故在编辑中坚持以下方法：一是高度提炼案例内容，控制案例篇

幅，每个案例基本在3000字以内；二是突出争议焦点，剔除无效信息，

尽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为读者提供有效、有益的信息；三是注重对案件

裁判文书的再加工，大多数案例由案件的主审法官撰写“法官后语”，高

度提炼、总结案例的指导价值。

同时，《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书还有以下特色：一是信息量大。

国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每年从全国各地法院收集到的上一年度

审结的典型案例近万件，使该丛书有广泛的选编基础，可提供给读者新

近发生的全国各地多种类型的代表性案例。二是方便检索。为体现以读

者为本，丛书分卷细化，每卷下还将案例主要根据案由分类编排，每个

案例用一句话概括裁判规则、裁判思路或焦点问题作为主标题，让读者

一目了然，迅速找到目标案例。

中国法制出版社始终全力支持《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书的出版，

给了作者和编辑们巨大的鼓励。2018年、2019年连续推出数据库增值服

务，2020年继续提供数据库增值服务并充实完善数据内容。购买本书，

扫描前勒口二维码，即可在本年度免费查阅往年同类案例数据库。我们

在此谨表谢忱，并希望通过共同努力，逐步完善，做得更好，真正探索

出一条编辑案例书籍、挖掘案例价值的新路，更好地服务于学习、研究

法律的读者，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的法治建设。

本丛书既可作为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司法实务工作人员的办案参

考和司法人员培训推荐教程，也是社会大众学法用法的极佳指导，亦是

教学科研机构案例研究的精品素材。当然，案例作者和编辑在编写过程

中也难以一步到位实现最初的编写愿望，可能会存在各种不足，甚至错



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我们愿听取建议，并不断改进，不断扩大案例

研究领域，实现中国特色案例研究事业新发展。

从今年起，《中国法院年度案例》改由国家法官学院与最高人民法

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共同编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是中编办批

准设置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案例专门研究机构，与国家法官学院合署

办公，在最高人民法院领导下，秉持服务司法审判实践、经济社会发

展、法学教育研究、中外法学交流、法治中国建设的办院宗旨，坚

持“服务、创新、合作、开放、共享”工作原则，依托国家法官学院开展

司法案例的收集、生成、研究、发布和国际交流工作。司法案例研究院

的加入，必将使本套丛书的编辑力量更加壮大，案例质量将进一步提

升。

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负责人

[一、雇佣关系的确定](#p11)

[1 未签订劳动合同情形下对接受劳务方的认定](#p11)

[2 运送劳务工具往返应认定为从事劳务活动](#p16)

[3 外卖骑手送外卖期间发生事故的责任认定](#p22)

[4 乡村医生并非雇佣关系一方当事人](#p29)

[5 雇佣关系的认定标准](#p34)

[6 雇佣关系如何认定](#p39)

[7 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及指示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p46)

[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可以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执](#p46)

[行职务行为](#p46)

[8 劳动者在雇主安排休息的场所受到损害的责任归属](#p51)

[9 用工主体的界定在区分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中之作用](#p57)

[10 附补贴公益劳动中的组织者与参加者之间不属于雇佣关系](#p62)

[11 雇工从事雇佣活动的雇佣范围认定](#p67)

[二、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区分](#p74)

[12 劳务关系与雇佣关系的认定与区分](#p74)

[13 探索举证责任分配与主动调查的平衡点](#p80)

[14 雇佣、承揽与劳务关系之间的区别](#p85)

[15 雇佣和承揽关系的界定与责任承担](#p91)

[16 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认定标准](#p97)

[17 承揽关系和雇佣关系的认定](#p104)

[18 雇佣关系、承揽关系、劳务关系的区别](#p109)

[19 形似承揽，实为雇佣](#p115)

[20 承揽雇佣法律关系混同，如何区分过错](#p121)

[21](#p126)

[农村建房中工人受伤，需要厘清与房主是劳务关系还是承](#p126)

[揽关系](#p126)

[22 承揽关系中定作人的过错认定](#p131)

[23 承揽人工作中意外身亡小区业主承担按份责任](#p135)

[24 合伙关系与雇佣关系的区分和界定](#p141)

[三、雇主与雇员的责任划分](#p148)

[25 雇工受雇主指示选任的雇工提供劳务受害后的责任认定](#p148)

[26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认定标准](#p153)

[27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由双方根据过错承担](#p156)

[28 提供劳务方违反工作纪律受到损害的责任划分](#p160)

[29 双方均无过错时，是否可适用公平原则？](#p165)

[30 工作餐后送回餐具时摔伤不属于在劳务活动中受伤](#p170)

[四、雇主与其他被告、第三人之间的责任划分](#p174)

[31 未签订书面合同情况下各方法律关系的认定](#p174)

[32 未成年人提供劳务过程中雇主应尽更高的注意义务](#p188)

[33 农村建房中雇工受害，房主应同无资质包工头连带担责](#p198)

[34](#p202)

[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雇员向第三人主张赔偿损失](#p202)

[未得到全部支持时，可以就未得到赔偿的部分再向雇主主张赔](#p202)

[偿](#p202)

[35](#p206)

[承揽人无施工资质，发包人应对承揽人的雇员损害承担连](#p206)

[带赔偿责任](#p206)

[36](#p211)

[分包人知道雇主无相应的资质，应当与雇主对提供劳务者](#p211)

[受伤的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p211)

[37 雇员受害雇主担责，施工单位负连带责任](#p217)

[38 一般承揽关系中定作人的担责问题](#p225)

[39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中责任承担问题](#p231)

[40 提供劳务受害者追偿顺序的确定](#p237)

[41](#p243)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对认定定作人选任承揽人是否存在](#p243)

[过失的评价作用](#p243)

[42](#p247)

[使用农业机械发生事故时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机械所](#p247)

[有人的责任承担](#p247)

[43 劳务者受害中各方责任承担](#p253)

[44 履行劳务职责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认定的前提](#p258)

[45 雇员在雇佣期间突发疾病死亡，雇主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p263)

[五、赔偿协议与标准](#p271)

[46 雇员对于雇主财产损失是否应赔偿的问题](#p271)

[47 无工伤保险人员受伤赔偿责任承担](#p276)

[48](#p281)

[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p281)

[亡赔偿金](#p281)

[49](#p287)

[雇主为雇员投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所得理赔款系雇员所](#p287)

[有，但可据此相应核减雇员受害所致的经济损失总额](#p287)

[50 人身意外险得以抵扣雇主侵权赔偿责任](#p294)

[51 雇员猝死应适用公平原则予以补偿](#p300)

[52 为雇员购买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能否抵扣雇主责任](#p305)

[六、义务帮工的认定与责任承担](#p311)

[53 “义务帮工关系”的认定标准和责任划分](#p311)

[54 义务帮工过程中帮工人遭受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认定](#p317)

[55 义务帮工关系成立与否不以行为初衷为依据](#p322)

[56 公平责任原则是一种抽象的价值理念](#p329)

一、雇佣关系的确定

1 未签订劳动合同情形下对接受劳务方的

认定

——赵某梅诉湘潭市向阳苗木花卉有限公司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2018）湘0304民初638号民事判决

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赵某梅

被告：湘潭市向阳苗木花卉有限公司、湘潭市友成劳务有限公司、

凌某湘

【基本案情】

2017年8月25日下午，赵某梅受湘潭市向阳苗木花卉有限公司派

遣，去岳塘区板塘街道新农村杉山组搞卫生时被湘潭市向阳苗木花卉有

限公司除草师傅李某华除草时石头击伤左眼，当时左眼出血，视物不

清，急送湘潭市三医院后因伤势严重而转入湘潭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

34天后出院。

2017年5月6日，湘潭市友成劳务有限公司与板塘街道办事处签订了

《板塘街道环境卫生作业承包合同》，凌某湘作为湘潭市友成劳务有限

公司代表在合同上签字，湘潭市友成劳务有限公司在合同上盖章确认。

合同约定承包期限自2017年5月至2017年年底。凌某湘请许某管理卫生

事务。

2017年12月12日，经湘潭市惠景司法鉴定伤残鉴定，赵某梅伤残等

级为八级。医嘱全休3个月，门诊康复治疗费3000元，赵某梅为此支付

鉴定费1500元。赵某梅受伤住院期间，许某代表湘潭市友成劳务有限公

司垫付医药费13446.01元，支付生活费1600元及复查费1000元。诉讼过

程中，凌某湘申请对赵某梅伤残等级、后续治疗费、后续休息期限进行

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书显示赵某梅所受伤为八级伤残，建议后续门诊治

疗3个月，后续医疗费用评定为3000元。赵某梅为配合鉴定，产生车费

600元，检查费265元。

【案件焦点】

1.提供劳务方在未签订劳动合同时，如何认定其与接受劳务方的劳

务关系；2.如何保护提供劳务方的合法权益。

【法院裁判要旨】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湘潭市友成劳务有限公

司与板塘街道办事处签订的《板塘街道环境卫生作业承包合同》系双方

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予以保护。赵某梅

工作时受伤地点系《板塘街道环境卫生作业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板塘街

道辖区内，湘潭市友成劳务有限公司作为承包方，应当对赵某梅受伤一

事承担赔偿责任。凌某湘称其系借用湘潭市友成劳务有限公司资质与板

塘街道签订的上述合同，但湘潭市友成劳务有限公司对借用名义并未予

以认可，故对凌某湘作为湘潭市友成劳务有限公司代表在合同上签字系

职务行为，凌某湘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赵某梅亦没有证据证明其与

湘潭市向阳苗木花卉有限公司有劳动雇佣关系，湘潭市向阳苗木花卉有

限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赵某梅的户籍信息所在地为湘潭市雨湖

区姜畲镇金马村茅塘村民组，该地为农村户口，赵某梅称其已在湘潭市

岳塘区板塘街道新农村水浸组居住四年，长期在湘潭市向阳苗木花卉有

限公司工作，应视为居住在城镇，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该事

实，故对赵某梅八级伤残赔偿金应按照农村居民计算。经依法核算，赵

某梅因此次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120779.75元。事故发生后，许某

代表湘潭市友成劳务有限公司支付赵某梅生活费1600元及复查费1000

元，共计2600元，在赵某梅的上述经济损失中予以抵扣后，湘潭市友成

劳务有限公司应支付赵某梅各项经济损失118179.75元。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

七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第一款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湘潭市友成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

赔偿赵某梅各项经济损失118179.75元；

二、驳回赵某梅对湘潭市向阳苗木花卉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赵某梅对凌某湘的诉讼请求；

四、驳回赵某梅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根据劳动关系的特点，劳动关系双方应当具备双重属性，一是财产

属性，即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而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

供劳务，并定期领取劳动报酬；二是身份属性，即劳动关系双方存在管

理与被管理、指派与被指派的关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事实劳

动关系的确定，应从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是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是

否从用人单位领取劳动报酬等因素分析。本案中，赵某梅称受湘潭市向

阳苗木花卉有限公司派遣，每次发放的报酬系现金支付，湘潭市向阳苗

木花卉有限公司否认该事实的存在，赵某梅没有提交其他证据（如代缴

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关系的存在）佐证劳务关系的存在，故不能认定

赵某梅与湘潭市向阳苗木花卉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关系。

依照劳动关系的通常认定方式仍不能确定劳务关系存在的情形下，

应当考虑劳动者提供劳务的工作地点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密切联系。根据

《板塘街道环境卫生作业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范围，赵某梅受伤的地

点系该合同中约定的板塘街道辖区内，湘潭市友成劳务有限公司是承包

方，凌某湘称其系借用湘潭市友成劳务有限公司资质与板塘街道签订的

上述合同，但湘潭市友成劳务有限公司对借用名义并未予以认可，故凌

某湘作为湘潭市友成劳务有限公司代表在合同上签字系职务行为，凌某

湘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湘潭市友成劳务有限公司作为承包方，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判决后，湘潭市友成劳务有限公司自动履行了支付

义务。

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如何认定劳务关系的存在，应当参

考以下因素：1.劳动者的工资关系、社会保险关系由何单位具体承担，

双方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是否存在指挥与被指挥、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2.劳务活动所在的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工具等的提供方；3.有关工作

报酬的商谈、支付方及确定方式等。

编写人：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李妮妮

2 运送劳务工具往返应认定为从事劳务活

动

——潘某文等诉唐某国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人民法院（2018）苏0981民初2712号民事判决

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潘某文、潘某华、潘某香

被告：唐某国

【基本案情】

唐某国购买了一台插秧机，但因其无驾驶证，故请具有驾驶资格的

潘某金驾驶插秧机，每天工资200元左右。2017年6月27日上午，潘某金

和唐某国至盐城市大丰区大桥镇农户家插秧，插秧完成后，潘某金驾驶

唐某国所有的摩托车沿方大线由东向西行驶，唐某国驾驶插秧机行驶在

潘某金后面。途中顾某树驾驶电动三轮车（后载丁某林）沿大丰区万盈

镇六川村二组水泥路由北向南行驶至方大线63千米交叉路口实施左转弯

向东过程中与潘某金驾驶的摩托车相撞，致潘某金、顾某树、丁某林受

伤。2017年11月3日，经盐城市大丰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顾某

树、潘某金各负此事故的同等责任，丁某林不负事故责任。2018年4月3

日，苏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认为2017年6月27日交通事

故损伤与潘某金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考虑为主要因素。

唐某国曾于2017年11月1日在盐城市大丰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

询问笔录中陈述他请潘某金帮他插秧，说好做一天给潘某金200元左

右。

另查明，潘某金生前未结婚，且未生育子女，原告潘某文、潘某

华、潘某香分别系潘某金大哥、二哥、姐姐。

又查明，潘某文、潘某华、潘某香认可唐某国事发后垫付24843

元，唐某国在庭审中陈述其他垫付款将另案主张。

【案件焦点】

1.潘某金、唐某国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关系，如存在劳务关系，潘某

金发生交通事故是否属于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2.唐某国在本案中是否

应承担责任，如承担责任，责任比例如何确定；3.潘某文、潘某华、潘

某香主张的损失是否合理。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劳务

关系是劳动者与用工者根据口头或书面约定，由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

次性或者特定的劳务服务，用工者依约向劳动者支付劳务报酬的一种有

偿服务的法律关系。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

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

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唐某国因

无驾驶证而请具有驾驶资格的潘某金驾驶插秧机从事插秧工作，并约定

每天工资200元左右，故潘某金与唐某国存在劳务关系，唐某国系雇

主，潘某金系雇员。事发当日，潘某金、唐某国驾驶插秧机及唐某国所

有的摩托车至农户家中劳作，完成工作后二人驾驶插秧机、摩托车返

回，整个过程涉及作业工具插秧机的往返，应视为劳务活动的一部分，

潘某金在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属于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

关于争议焦点二，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

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

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中，潘某金在提供

劳务的过程中因交通事故死亡，其亲属可选择作为雇主的唐某国承担赔

偿责任，故唐某国系本案适格被告。潘某金驾驶机动车与驾驶非机动车

的顾某树发生交通事故，此事故中潘某金和顾某树各负同等责任，作为

雇主的唐某国承担赔偿责任后对实际侵权人享有追偿权。因此，基于道

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划分，应由唐某国承担30%的赔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三，1.医疗费。根据医疗费票据，经审核认定医疗费

为91009.91元（已扣除护理费1355.20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

费。潘某金住院期间无法进食，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不予支持。

3.护理费。结合潘某金受伤后需要护理的实际情况，酌定护理期限180

天，标准按80元/天计算，认定护理费为14400元。4.误工费。潘某金发

生交通事故前从事农业生产，酌定误工期限180天，标准酌定90元/天，

认定误工费为16200元。5.丧葬费。潘某文等主张丧葬费33600元，符合

法律规定，应予认定。6.死亡赔偿金。潘某金的死亡赔偿金标准按江苏

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58元/年计算，结合其年龄，认定死

亡赔偿金为383160元。7.办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按3人3天，每人每天

100元计算，为900元。8.结合潘某金死亡的实际情况，酌定交通费为

800元。以上合计540069.91元。

综上所述，潘某金死亡与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考虑为主要因

素，潘某金因交通事故死亡造成的合理损失为378048.94元，该损失由

唐某国承担30%，即113414.68元。另外，结合潘某金死亡的实际情况、

事故责任及参与度，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7000元。关于唐某国的垫付

款24843元，直接抵扣其应承担的赔偿款。

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唐某国除已给付的24843元外，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五日内赔偿原告潘某文、潘某华、潘某香因其亲属潘某金死亡造成的各

项损失合计95571.68元；

二、驳回原告潘某文、潘某华、潘某香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一、劳务结束后运送劳务工具返回的行为应视为劳务活动的一部分

劳务结束后运送劳务工具返回是提供劳务行为的延续，应认定为从

事劳务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本质上是以“提供劳务一

方”“接受劳务一方”“劳务”“劳务关系”术语分别取代了“雇员”“雇主”“雇

佣”“雇佣关系”术语，在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二者的含义其实是相

通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

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

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

定为“从事雇佣活动”。

本案中，潘某金接受唐某国请求驾驶插秧机从事插秧工作，并收取

唐某国支付的每天200元左右工资报酬，潘某金与唐某国存在劳务关

系，在插秧工作完成后与唐某国分别驾驶摩托车、插秧机返回。该行为

涉及作业工具插秧机的往返，是从事插秧劳务行为的延续，二者存在内

在联系，完工运送作业工具返回行为应视为从事劳务活动的一部分。

二、提供劳务的雇员遭受第三人所致人身损害的责任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

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

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

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雇员在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如果损害的发生是由于雇主以外

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所致，应当由该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虽然此时由雇

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雇主而言“有失公平”，但从《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可以

看出，雇主承担的赔偿责任是一种垫付性质的责任，雇主在承担损害赔

偿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雇

员的人身权益，以防找不到侵权第三人或者侵权第三人暂时没有赔偿能

力时雇员得不到及时救济。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编写人：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人民法院 颜路 戴欢来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3 外卖骑手送外卖期间发生事故的责任认

定

——黎某辉诉广东农粤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5民终285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黎某辉

被告（上诉人）：广东农粤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粤公司）

【基本案情】

黎某辉于2017年3月3日起接受农粤公司雇佣，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

同，报酬按照5元/单结算。2017年6月12日19时35分，黎某辉接到农粤

公司“饿了么”平台订单后前往取餐途中，与钟某某的蓝色无号牌二轮摩

托车发生碰撞，造成双方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经认定黎某辉负

事故主要责任，钟某某负事故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黎某辉即被送往

医院治疗。2017年9月13日，黎某辉以其与农粤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为由

到海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以双方不存在《关于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里规定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为由，于

2017年10月16日裁决双方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黎某辉遂于2017年11月

20日诉至法院要求农粤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案件焦点】

黎某辉与农粤公司形成何种法律关系。

【法院裁判要旨】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黎某辉接受农粤公

司“饿了么”外卖平台订单指令后进行送餐服务，农粤公司按照黎某辉完

成订单数量及成效向黎某辉支付报酬，有农粤公司制作的佣金发放表和

黎某辉银行流水单为证。黎某辉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身着农粤公司统一制

服，对外代表公司，其上、下班时间虽不受农粤公司直接管理，但在接

受订单指令后需遵守农粤公司规章制度，双方形成的关系应属于雇佣关

系，农粤公司应对黎某辉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黎某辉因逆行造成交通

事故，自身有一定过错，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双方责任比例酌定为4：

6，即40%由黎某辉自己承担，农粤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农粤公司

赔偿黎某辉234193.32元。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

一百一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

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

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农粤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黎某辉234193.32元。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农粤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黎某辉在送餐服

务过程中，需遵守农粤公司的规章制度，身着统一制服，对外代表公

司，即其在工作时间内需接受农粤公司的管理。另农粤公司系按照黎某

辉完成的订单数量及成效向黎某辉按月支付报酬，黎某辉对于每单的配

送费用并无议价权，仅以其付出的劳务获取相应的报酬。且农粤公司在

劳动仲裁阶段也已自认其与黎某辉系雇佣关系，据此，本案中农粤公司

与黎某辉的关系符合提供劳务法律关系的特征。农粤公司主张双方存在

承揽关系，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主张不予支持。据此，农粤

公司应对黎某辉履职过程中所受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但黎某辉因逆行造

成交通事故，存在重大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

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规

定，本案应适当减轻雇主农粤公司的赔偿责任，酌定双方各承担50%的

责任。

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

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广东省海丰县人民法院（2017）粤1521民初1506号民事判

决为：农粤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黎某辉196309.33

元；

二、驳回农粤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法官后语】

外卖行业的发展给人们的餐饮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相关的法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律适用问题并没有跟上步伐，外卖骑手在送餐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

或受伤的事件时有发生，而外卖骑手在其中处于何种地位，与外卖配送

服务商形成何种法律关系，直接影响这类案件的责任承担认定问题。

本案系典型加盟模式[[1]](#p73)的外卖配送，农粤公司承包了“饿了么”在汕

尾城区、海丰的送餐服务，黎某辉作为外卖骑手直接与农粤公司发生法

律关系，黎某辉主张双方系雇佣关系，而农粤公司则认为双方系承揽关

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雇佣关系是指雇员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

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双方由此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的规定，承揽关系是指

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接受

工作成果并给付报酬而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典型

的完成工作的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采取了不同的归责原

则，雇佣关系适用无过错原则，即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或自身遭

受损害，不论雇主是否尽到合理义务、是否存在过错，都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在承担赔偿责任后，雇主可以对过错人行使追偿权。而承揽关系

则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

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一般不承担赔偿责任，只有定作人对定作、

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不同的法律关

系，将对当事人的实体权益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案中，如何认定黎某辉

与农粤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雇佣与承揽均以提供劳务为基础，两者形式极为相似，且经常在不

规范的情况下发生，实践中双方多数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加之人们趋利

避害的心理，往往将两者的关系予以混淆，使之难以认定。司法实务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中，可从以下几方面对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进行区分：

一、双方是否存在控制、支配、从属关系

雇佣关系中，雇员与雇主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双方存在一定的人身

依附关系，雇员必须在雇主的指示、控制下开展工作，雇主可以制定一

系列的规章制度来约束雇员，可以对雇员的具体工作表现进行奖惩，而

雇员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需遵守劳动纪律。总之，雇员必须听从雇主的

指挥与安排。而承揽关系中，定作人和承揽人的地位是平等的，承揽人

具有独立开展工作的权利，定作人无权干预，定作人可以对劳动成果进

行必要的监督检查，但不得影响承揽人的正常工作，也不对承揽人有任

何处分权，只能依据双方的合同约定追究承揽人的违约责任，承揽人在

工作过程中也无需受劳动纪律的约束。

二、是以提供劳务活动为目的抑或是以完成劳动成果为目的

雇佣关系中以劳务供给为目的，是以雇员提供的无形劳动力为标

的，注重的是雇员提供劳务的这一行为；而承揽关系则以劳动成果的给

付为目的，承揽人提供的劳务均是为了劳动成果的完成而服务，定作人

偏重的是劳动成果是否得以完成。而雇佣与承揽均是以提供劳务为手段

完成工作，故实践中对劳务活动与劳动成果的区分有一定的难度，实务

中可结合以下几点进行区分：

（一）是定期给付报酬还是一次性给付报酬。以劳务活动为目的

的，多按照固定的时间间隔发放报酬，即定期给付；以劳动成果为目的

的，一般是按照劳动成果完成的情况一次性给付报酬。

（二）是连续性劳务还是一次性劳务。以劳务活动为目的的，为了

保证工作的稳定性运行，一般是以连续性劳务的形式存在；以劳动成果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为目的的，因劳动成果的完成往往是阶段性工作，故常以一次性劳务的

形式存在。

（三）提供劳务者所付出的劳动是其独立的业务或经营活动，还是

构成对方的业务或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区别劳务活动和劳动成果，还

可从一方提供的劳务是否其独立的业务或经营活动来判断，若是其独立

的业务或经营活动，可认定其以完成劳动成果为目的，双方形成承揽关

系；若一方提供的劳务构成对方的业务或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可认定

其以提供劳务活动为目的，双方形成雇佣关系。

三、劳动义务是否可转移

雇佣关系中，由于双方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故雇员在未经雇

主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将自己应承担的劳动义务转移给他人，必须亲自

履行；而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只要完成双方约定的工作成果即可，不一

定由其自己提供劳务，承揽人可将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由其向定

作人负责。

四、报酬支付标准不同

雇佣关系中，雇员仅以其提供的劳务价值获取报酬，只要其提供了

劳务，就有权获得报酬；而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并不完全以其劳务价值

计取报酬，还应含有成本、技术及利润等附加价值。

具体到本案，黎某辉在送餐服务过程中，需遵守“饿了么”平台的送

餐规则，其送餐时间均有严格的限制，平台甚至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奖惩

措施，而农粤公司代理“饿了么”的送餐业务，实际上黎某辉在工作时间

内接受的是农粤公司的管理，且农粤公司系按照黎某辉完成的订单数量

及成效向黎某辉按月支付报酬，黎某辉对于每单的配送费用并无议价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权，仅以其付出的劳务获取相应的报酬。另黎某辉自2017年3月3日至其

发生事故时，均在为农粤公司提供送餐的劳务活动，具有连续性特征，

而非一次性劳务活动，且其付出的劳动属农粤公司的业务范围。综上分

析，黎某辉与农粤公司形成的是雇佣关系，系提供劳务法律关系，农粤

公司对黎某辉应承担替代赔偿责任。但因黎某辉在本案事故中违法交通

法规逆向行驶，其存在重大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

任”规定，二审酌定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

本案是因外卖配送发生事故而引发的纠纷，实践中对外卖骑手与外

卖平台代理商法律关系的认定也有一定的争议，有认为是雇佣关系的，

亦有认为是承揽关系的，甚至有些认为是劳动关系。在审理本案前，承

办法官也查阅了相关的案例资料，发现多数法院还是认定为雇佣关系。

且经了解，外卖骑手不同于一般的工作，没有非常严格的上下班管理制

度，故不宜认定为劳动关系，但其工作状态也不符合承揽关系的特征，

故本案经多方比较，最终还是认为应定为雇佣关系比较合理，亦能相对

地保护弱者权益，促使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编写人：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 詹维敏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4 乡村医生并非雇佣关系一方当事人

——曹某江等诉北京市密云区不老屯镇柳树沟村民委员会、北京市密云区不老

屯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8民初55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曹某江、曹甲、曹乙

被告：北京市密云区不老屯镇柳树沟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柳树沟

村委会）、北京市密云区不老屯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不老屯

卫生服务中心）

【基本案情】

曹某江与曹某勤系夫妻关系，曹甲、曹乙系曹某江与曹某勤子女。

曹某勤父母已先于曹某勤去世。曹某勤自2008年起，受聘作为柳树沟村

乡村医生从事医疗工作，以柳树沟村卫生室的名义对外办公，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办公地点在其家中。2016年，曹某勤（合同中为“乙

方”）与柳树沟村委会（合同中为“甲方”）签订《2016年密云县乡村医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生聘任协议书》，约定：一、甲方聘任乙方为本行政村乡村医生，聘任

期为12个月，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二、甲方职责：协助所

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乙方进行考核；三、乙方职责为（一）完成应承

担的公共卫生、常见疾病防治和药品零差价销售等任务；（二）自觉接

受甲方和所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考核，自觉接受村民和村民代表的监

督……2016年12月20日13时28分，在北京市密云区琉辛路不老屯镇学各

庄村前，曹某勤驾驶“飞鸽”牌电动自行车（无号牌）由东向西行驶，适

有魏某术驾驶“时风”牌农用三轮车（无号牌）头西尾东停于路北侧，电

动自行车前部与农用三轮车左后尾部发生碰撞，造成电动自行车损坏，

曹某勤死亡。经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交通大队认定，曹某勤对该事故

负主要责任，魏某术负次要责任。后曹某江、曹甲、曹乙以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为由，将魏某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2017年6月9日，法院

经（2017）京0118民初26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上述交通事故中，

曹某勤自担80%责任，魏某术承担20%责任。

另查，曹某勤生前在北京农商银行账户内定期收入“工资”约1400

元，该笔款项系政府财政拨款，经由密云区卫生服务中心发放至不老屯

卫生服务中心，再由不老屯卫生服务中心发放至曹某勤账户内。

【案件焦点】

1.柳树沟村委会与曹某勤是否存在雇佣关系；2.不老屯卫生服务中

心与曹某勤是否存在雇佣关系。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曹某勤与柳树沟村委

会签订了《2016年密云县乡村医生聘任协议书》，其中约定了乙方（曹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某勤）需要承担的大量职责，但约定的柳树沟村委会的职责仅为“协助

所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乙方（曹某勤）进行考核”。依照该份协议

书，柳树沟村委会无权对曹某勤的具体工作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亦

不用为曹某勤的劳动支付报酬，对此，曹某江等在庭审中亦认可曹某勤

生前作为乡村医生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其经营行为并不受柳树沟村

委会的管理和控制，故曹某勤与柳树沟村委会之间并不构成雇佣关系。

不老屯卫生服务中心对其管辖区域内的乡村医生的工作进行统一管

理、考核与监督。《密云县卫生局关于2014年乡村医生聘任的实施意

见》中第五条乡村医生补助标准中载明：“对承担公共卫生、基本医疗

和药品零差率销售等职能的乡村医生，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给予

资金补助。其中，乡村医生承担村级公共卫生工作职能的部分，每人每

月补助1000元；承担常见疾病防治，为群众提供零差价药品职能的部

分，每人每月补助600元，合计每人每月补助1600元。”经查实，曹某勤

生前在北京农商银行的账户内每月收入的“工资”，即为上述实施意见中

的“资金补助”，是对乡村医生承担的村级公共卫生工作等职能的补贴，

而非针对曹某勤生前的工作发放的劳动报酬。综上，不老屯卫生服务中

心与曹某勤之间并不构成雇佣关系。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

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曹某江、曹甲、曹乙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利用雇佣人提供的条件，在雇佣人的指导、监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督下，以自身的技能为雇佣人提供劳动，并由雇佣人支付劳动报酬的法

律关系。雇佣人为雇主，受雇人为雇员。

判断雇佣关系是否存在，应从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方面进行考

量。从形式要件来说，主要看双方是否签订了雇佣合同。从实质要件上

判断，一是要看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为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支付报

酬；二是要看雇员是否受雇主的控制、指挥和监督，即双方是否存在隶

属关系。雇员受雇主控制是雇佣关系存在的基础。在雇佣法律关系中，

雇员仅是雇主雇佣来完成某项工作的人，雇员在工作时应听命于雇主，

服从雇主的监督指导。本案《2016年密云县乡村医生聘任协议书》中明

确载明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卫生局等部门《关于建立健全

乡村医生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基本待遇保障机制意见》的通知和密云区

《关于2016年乡村医生聘任的实施意见》协商达成的，并非民事主体之

间的雇佣协议。不老屯卫生服务中心对其管辖区域内乡村医生的工作进

行统一管理、考核与监督，该管理行为并不是基于双方雇佣关系的存

在，而是在执行政府对乡村医生职业水平管理和药品渠道来源控制等所

采取的行政措施。

与此同时，该案的判决结果不仅仅涉及乡村医生聘任协议书性质认

定，政府购买服务性质认定，更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乡村医生聘任是

落实北京市政府文件和密云区卫生局《关于加强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的实施方案》，促进密云区农村卫生事业发展，提升农村医疗服务水平

的重要举措。政府购买服务协议是政府职能改革和转变的重要举措，能

够有效地避免政府包办服务方式的单一性、资源的有限性，满足民众对

公共服务多元化的需求。政府购买服务多见于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基

础设施等公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的PPP模式中，由于政府购买服务协议

涉及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其本身的法律性质不甚明朗，徘徊于行政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许可行为与民事行为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

一款第十一项将特许经营协议界定为行政协议，而财政部有关政策文件

中将PPP协议界定为民事协议。此外，学术界激烈争议其到底是私法领

域，还是公法领域，抑或是公私兼有也莫衷一是。此案便是其中之一，

其审理结果也将影响有关政府与社会之间互动的积极性，对辖区乡村医

疗卫生体系影响重大，对辖区群众医疗服务产生深远影响。密云区地处

山区，辖区内农业人口较多，行政村数量多且分散，乡村医生人数也较

多，曹某勤属于乡村医生中的一员，案件审理将涉及众多乡村医生的切

身利益，具有广泛性。另外，案件审理将涉及辖区所有乡村医生在政府

购买服务中的地位，具有典型性，对于今后的司法实践具有重要借鉴意

义。

编写人：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 陈义建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5 雇佣关系的认定标准

——王某芬、宗某诉安徽省淮南农场、安徽皖垦土地开发复垦有限公司提供劳

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4民终1473号民事裁判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王某芬、宗某

被告（上诉人）：安徽省淮南农场（以下简称淮南农场）

被告：安徽皖垦土地开发复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垦公司）

【基本案情】

宗某林于2016年5月从安徽益益乳业有限公司退休，退休前被淮南

现代农业开发公司多年聘用担任维修管理和服务全公司用电，每月工资

400元，全年工资4800元。2016年12月，经淮南农场领导审批同意支付

其全年工资4800元。2017年3月7日下午，宗某林在淮南农场养殖场灌溉

渠北侧一水泥电线杆上工作时，电线杆从根部折断向南倾倒，宗某林摔

伤。之后被送到淮南新康医院住院治疗194天，经诊断为：高处坠落伤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一、全身多处复合伤：（一）特重度颅脑损伤1.右额颞叶脑挫裂伤伴急

性硬膜下血肿；2.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3.颞叶沟回疝形成；4.面颅

多发骨折；5.前额部及颜面部多发软组织挫伤；6.下唇贯通伤；（二）

失血性休克；（三）骨盆骨折；（四）两肺挫伤、第五肋骨骨折；

（五）脾包膜下血肿；（六）腰椎横突骨折；（七）全身多处软组织损

伤；二、高血压病；三、气管切开术后。共花去医疗费用118972.22

元，淮南农场支付40000元。2017年11月27日经安徽理工司法鉴定中心

鉴定：1.宗某林从电线杆上摔下受伤致持续性植物生存状态评定为

I（一）级伤残；2.宗某林误工期以伤后至评残前一日为宜，营养期以伤

后180日为宜，护理期以伤后至评残前一日为宜，需两人护理；3.宗某

林的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自2017年10月23日鉴定之日起）。

户口簿记载宗某林出生于1950年5月2日。其于2018年1月29日死

亡。王某芬系其妻子，宗某系其女儿。

【案件焦点】

1.宗某林与淮南农场、皖垦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关系，如果存

在，与谁存在劳务关系；2.宗某林的死亡原因是什么；3.淮南农场、皖

垦公司是否应当对王某芬、宗某承担赔偿责任；4.宗某林对损害结果的

造成是否存在过错。

【法院裁判要旨】

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从请求支付聘用电工工

资的报告内容看，淮南现代农业开发公司多年来一直聘用宗某林担任维

修管理和服务全公司用电，每月工资400元，全年工资4800元。2016年

12月，淮南农场的领导也予以认定，并同意支付宗某林全年工资4800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元，应视为与宗某林建立了劳务关系。从本案现有证据看，皖垦公司只

是委托淮南农场发放淮南农场水禽养殖场垦塘复垦项目征迁补偿费，并

未委托或授权淮南农场从事坑塘复垦工作，也未委托其招聘工人，对淮

南农场聘用宗某林也不知情，故宗某林与皖垦公司不存在劳务关系。从

王某芬、宗某提供的宗某林住院病案、淮南市公安局宫集派出所出具的

出警情况说明，结合当事人的陈述，能够证明宗某林系从电线杆上摔

下，造成特重度颅脑损伤、失血性休克、骨盆骨折、两肺挫伤、第五肋

骨骨折、脾包膜下血肿、腰椎横突骨折等伤情的事实。淮南农场、皖垦

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事故发生后，有其他可能引起宗某林死亡事件的

发生，故可以认定宗某林的死亡与其从电线杆上摔下具有因果关系。雇

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宗某林系

淮南农场的聘用人员，在执行工作任务时造成人身损害，故淮南农场应

对宗某林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皖垦公司与宗某林无劳务关系，故

其不承担民事责任。电线杆系从地平面以下断裂，造成宗某林摔伤继而

死亡，对该事故的发生宗某林既无故意也无过失，故其不存在过错。

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

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

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

款、第十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淮南农场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

某芬、宗某医药费78972.22元、营养费54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100

元、护理费39857元、误工费3025元、死亡赔偿金408184元、精神损害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29551元、交通费2000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

2000元，合计624089.22元；

二、被告皖垦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王某芬、宗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淮南农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一审已经查明的事

实，可以认定宗某林系从电线杆上摔下，造成特重度颅脑损伤、失血性

休克、骨盆骨折、两肺挫伤、第五肋骨骨折、脾包膜下血肿、腰椎横突

骨折等伤情的事实。宗某林受伤后处于持续性植物生存状态，最终死

亡。一审关于死亡原因的认定并无不当，予以维持。关于宗某林生前与

淮南农场法律关系一节，结合一审证据，可以认定，宗某林在从事雇佣

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淮南农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责任比例划分

一节，事发时电线杆系从根部折断，非宗某林提供劳务行为中存在过错

所致；淮南农场上诉称宗某林系私拆电表、电线所致，但并无相关证据

证明，不予采纳，故一审划分责任比例并无不当，予以维持。综上所

述，淮南农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

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健康状况越来

越好，退休人员再就业的越来越多，在就业过程中，人身损害事件也时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有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

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

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

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在审判实践中，

由于多数退休人员再就业时，没有和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合同，用人单位

在管理过程中也存在诸多不规范的现象，发生人身损害后，对是否存在

雇佣关系难以认定。就本案而言，淮南农场的下属单位淮南现代农业开

发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多年来一直聘用宗某林担任维修管理和服务

全公司用电，每月工资400元，全年工资4800元。淮南农场同意支付宗

某林全年工资4800元。可以看出宗某林是提供劳务一方，淮南农场支付

宗某林一定报酬。宗某林的工作内容受淮南农场监督、管理和支配。因

此，能够认定宗某林与淮南农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宗某林在淮南农场

养殖场灌溉渠北侧一水泥电线杆上工作时，电线杆从根部折断向南倾

倒，致宗某林摔伤，后因此死亡。宗某林并没有超出其工作范围，且在

执行工作任务时摔伤，其近亲属请求淮南农场赔偿相关损失，应予支

持。

编写人：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法院 詹同英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6 雇佣关系如何认定

——魏某生诉孔某南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法院（2018）兵9001民初5373号民

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魏某生

被告：孔某南、石某龙、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市

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

【基本案情】

2018年7月12日06时23分许，孔某南驾驶开瑞牌小型面包车沿省道

115线（乌鲁木齐—乌苏）由东向西行驶至146千米加960米处，与对向

行驶的唐某文驾驶的福田牌重型厢式货车发生相撞，造成开瑞牌小型面

包车乘车人顾某忠、陈某、盛某林、魏某生、郭某飞、张某玲受伤，两

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经石河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郊区大队出具

认定书认定，孔某南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且驶入对向车道通行造成事故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的发生，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唐某文、顾某忠、陈某、盛某林、魏某

生、郭某飞、张某玲无责任。唐某文驾驶的车在人保公司投保有交强

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石某龙在石河子一四三团十连从事土地种

植，雇用孔某南为其找民工并开车拉民工到地里干农活，拉一人支付孔

某南往返车费30元，同时孔某南也给石某龙干农活。事故发生时系孔某

南拉人到石某龙地里的途中。

事发当日，魏某生即被送往石河子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11

天，其间共花费门诊费3932.06元、住院费4969.06元，合计8901.12元。

出院诊断为：左侧多发肋骨骨折、尺骨茎突骨折伴桡骨远端骨折、多发

性腰椎骨折、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退行性病变、左侧面颈部血管瘤。

2018年7月20日，魏某生在石河子盛世龙腾医疗器械经销有限公司

购买支具一个，花费40元。

魏某生为治疗自己的疾病，由其哥哥魏某军、魏某生两人陪护，魏

某军、魏某生为护理魏某生从郑州至石河子往返花费的交通费用及魏某

生就医花费交通费用，合计2000元。

2018年10月15日，魏某生委托新疆天宇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程度、

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评定。2018年10月16日，新疆天宇司法鉴

定作出鉴定意见：1.被鉴定人魏某生多发性肋骨骨折的损伤已构成十级

伤残；2.误工期评定为120日，护理期评定为60日，营养期评定为90

日。魏某生花费法医鉴定费1580元及照相费30元。

孔某南在2018年7月10日经人介绍用自己的机动车从石河子市劳务

市场为石某龙拉不特定劳务人员到石某龙承包的位于一四三团的玉米地

中抽玉米天花，每拉一个人，石某龙向孔某南支付劳务费30元，2018年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7月12日凌晨，孔某南应约从石河子市劳务市场为石某龙拉劳务人员，

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孔某南于2018年10月9日与石某龙的女朋友通电

话，告知其在驾驶车辆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在此期间，孔某南驾驶机

动车除为石某龙拉劳务人员干活并受石某龙雇佣为其干活外，并未从事

为其他人拉人干活的业务。

【案件焦点】

石某龙与魏某生的雇佣关系是否能够成立。

【法院裁判要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自然人的生命、

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孔某南驾驶开瑞牌小型面包车与唐某文驾驶的车发

生碰撞，造成开瑞牌小型面包车乘车人顾某忠、陈某、盛某林、魏某

生、郭某飞、张某玲受伤，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孔某南承担此事

故全部责任，唐某文、顾某忠、陈某、盛某林、魏某生、郭某飞、张某

玲无责任，已经石河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郊区大队认定，双方当事

人均无异议，法院予以认定。孔某南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且驶入对向车

道通行造成事故的发生，其行为存在重大过错，应当对魏某生因交通事

故造成的损失负全部赔偿责任。

本案中，关于孔某南与石某龙之间构成雇佣关系还是居间关系的问

题，孔某南的工作职责一是从劳务市场介绍民工并拉送民工至石某龙

处，按拉运人数收取车费，二是孔某南为石某龙拉运民工为石某龙干农

活，自己也为石某龙干农活。孔某南并未收取介绍费用，其不满足居间

合同中居间人在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中非当事人且为有偿合同的

特征，故孔某南与石某龙之间不构成居间关系。孔某南受石某龙的指示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为其提供劳务并收取报酬，拉运民工到石某龙承包地里的行为为孔某南

为石某龙提供劳务的内容之一，两者构成雇佣关系。但发生交通事故时

系孔某南拉运民工至石某龙处的途中，该雇佣合同并没有履行完毕。且

在交通事故事发当日，孔某南驾驶自有车辆从石河子市劳务市场拉运民

工到石某龙承包的玉米地里干活，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石某龙雇

佣孔某南为其拉农工去地里干活的目的未能实现，考虑到石某龙在孔某

南为其拉运民工过程中的行为过错程度，故魏某生的损失由孔某南承担

全部责任。

综上，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法院对魏某生的损失确定如下：1.医

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

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魏某生因交通事故受伤共花费8901.12元，系魏

某生因此次交通事故实际产生的费用，法院予以确认。2.住院伙食补助

费。魏某生住院共计11天，根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出差补助费标准，魏

某生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320元。3.营养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营养

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本案中，魏某生因交

通事故受伤已构成十级伤残。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布的《人身

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7.2.2、9.1.1、10.2.5条之规

定，结合新疆天宇司法鉴定作出的鉴定意见，魏某生主张营养期为60

天，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法院对原告的营养费确定为900元。4.残疾赔

偿金。法院对新疆天宇司法鉴定作出的魏某生构成十级伤残的鉴定意见

予以认定。魏某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经常居住地为石河子市城

镇，故参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17年度兵团连队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

入，结合新疆天宇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魏某生的残疾赔偿金为

35572元。5.误工费。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根据魏某生的伤情、恢复状况等情况，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参照中华人民共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和国公安部颁布的《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

7.2.2、9.1.1、10.2.5条之规定，结合新疆天宇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

魏某生主张误工期120天，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参照

2017年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岗职工平均工资，魏某生的误工费为

19218.08元。6.护理费。根据魏某生住院情况，结合魏某生的恢复状况

及年龄，魏某生在住院期间及出院后一定时期内客观上确需护理，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布的《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

规范》7.2.2、9.1.1、10.2.5条之规定，结合新疆天宇司法鉴定所的鉴定

意见，魏某生主张的护理期法院确定为60天，法院予以认定，参照2017

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魏某生主张护理费为

9609.04元。7.交通费。根据魏某生的伤情及受伤部位，魏某生在住院治

疗期间，其亲属看望的实际情况，法院对魏某生及亲属前来看望所花费

的交通费酌定为1600元为宜。8.辅助用品费。魏某生因伤情需要购买支

具一个，花费40元，系魏某生因此次交通事故实际产生的费用，法院予

以认定。9.精神损害抚慰金。受害人造成伤残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

受害人精神损害抚慰金。魏某生因此次事故造成十级伤残，给魏某生的

身心健康和正常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其精神上也遭受了很大的伤害，魏

某生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符合情理，但具体数额应根据

魏某生的伤情、受伤害程度及加害人的过错、加害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本地区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认定，法院对魏某生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综合酌定3000元为宜。以上第4至第9项，合计80160.06元，考虑到同一

起交通事故造成其他乘车人受伤的实际情况，人保公司在交强险伤残赔

偿限额免赔限额内赔偿魏某生4000元，剩余76160.06元由孔某南赔偿。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

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

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人保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免赔限额内赔偿原告

魏某生4000元；

二、被告孔某南赔偿原告魏某生损失76160.06元；上述款项，各被

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魏某生；

三、驳回原告魏某生要求被告石某龙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

请求。

【法官后语】

雇佣关系是雇佣法律关系的简称，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私有为基

础而形成的一种劳动关系，是指受雇人利用雇佣人提供的条件，在雇佣

人的指导和监督下，以自身的技能、体能为雇佣人提供劳务，并由雇佣

人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律关系。雇佣人称为雇主，受雇人称为雇员。目前

我国关于雇佣关系的相关法律、法规均没有相应的规定，因此，笔者认

为，雇佣关系只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合同的权利义务来

进行规范。

判断雇佣关系是否形成，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接受劳务

者与提供劳务者是否有雇佣的合意，若双方对工作内容、劳务报酬、工

作时间等以书面等方式达成一致的意见，或口头达成雇佣协议的意思表

示，雇佣关系就应当是成立的；其次，雇佣关系双方权利义务的内容是

否在某个时间、地点、空间内为接受劳务的一方提供劳务，接受劳务的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一方为提供劳务者支付相应的劳务报酬。再次，提供劳务者是否受接受

劳务者所控制、指挥和监督，即是否存在隶属关系。提供劳务者受接受

劳务者的控制、监督、管理是雇佣关系存在的基础。在雇佣法律关系

中，提供劳务者仅是接受劳务者雇佣来完成某项工作的人，提供劳务者

在工作时应听命于接受劳务者，服从接受劳务者的监督指导。复次，提

供劳务者是否为接受劳务者或其委托的人所选任。最后，提供劳务者是

否受接受劳务者的指派从事劳务工作。只要具备上述各要件，就可认定

为雇佣关系。

本案中，孔某南在劳务市场上利用自己交通工具的便利条件专门为

需要劳务人员的土地承包者寻找接受劳务的劳务者，并用自己的交通工

具将提供劳务者运送到土地承包者指定的劳务场所，在完成运送劳务者

任务后，土地承包者会向孔某南支付相应的报酬。交通事故发生前，孔

某南运送魏某生等六人到土地承包者石某龙承包的土地上为其干农活，

双方口头约定，每运送一个人，石某龙向孔某南支付30元，因此，石某

龙与孔某南形成运输合同关系。途中，由于孔某南驾驶机动车操作不

当、超速行驶，且驶入对向车道内，与驾驶机动车正常行驶的唐某文发

生碰撞，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间，虽然孔某南是为石某龙运送雇员，

但没有运送至目的地，因此可以认定，其与石某龙之间的运送雇员的合

同应将雇员交付给石某龙，并由石某龙为雇员安排工作任务，才算完成

了运输任务，石某龙与原告等六人才形成了雇佣合同关系。但由于交通

事故的发生，孔某南没有向石某龙完成运送雇员的任务，应认定合同没

有实际履行完毕。因此，魏某生要求石某龙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请求不

能得到支持。

编写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法院 杜世成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7 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及指示范围，但其

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

在联系的，可以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 执

行职务行为

——黄某顺诉叶某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4民终307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黄某顺

被告（被上诉人）：福建省惠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永安分公司（以

下简称永安公司）、福建省惠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三公

司）、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净公司）、邹某祥、叶

某、陈某明

【基本案情】

黄某顺为福建省安装公司的退休职工，2017年3月2日在邹某祥的邀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请下，应聘至叶某承包的三明钢铁厂安装收尘设备的工地工作。2017年

3月20日10时许，黄某顺在为叶某安装鼓风机时，为检查“膨胀节”设备

安装状况，未按叶某事前搭设的临时通道行走，擅自进入三明钢铁公司

废弃厂房，不慎踩踏“天井口”上搭盖的钢板，从3米高的三楼天井处坠

落至二楼，造成身上一处三级伤残、一处十级伤残。叶某及时送黄某顺

到医院治疗，并为黄某顺支付医疗费用209467.72元。黄某顺出院后向

法院诉请，要求叶某等赔偿其各项损失1435768元。

【案件焦点】

黄某顺的行为是否属于执行职务的行为，叶某是否要承担相应的责

任。

【法院裁判要旨】

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黄某顺受雇于叶某参加

涉案工程。黄某顺在去检查“膨胀节”设备状况途中，从三明钢铁公司二

楼“天井口”处摔伤，其受伤场所为三明钢铁公司废弃的厂房，并非叶某

施工现场，也非叶某应当提供安全保障的合理范围。但考虑到黄某顺检

查“膨胀节”设备与鼓风机安装工作存在内在关联，也是为叶某提供劳务

之利益，可以认定是为叶某提供劳务的活动，但黄某顺在检查“膨胀

节”设备过程中存在以下三点重大过错：一是明知叶某事先搭设了专门

通往三明钢铁公司废弃厂房三楼楼顶平台的通道（“膨胀节”放置位

地），却自寻路径；二是在该废弃厂房二楼的入口处，三明钢铁公司已

用钢筋条焊成栅栏封堵，并悬挂“危险 地板腐烂 严禁行走”的警示牌，

该谨慎、合理的安全提示及安全保障措施，足以让一个普通人止步，但

黄某顺却仍擅自闯入废弃厂房；三是在黄某顺摔伤的“天井口”处，三明

钢铁公司作为所有人、管理人，同样在其周围用钢管加焊了栅栏，其中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一面为可移动的栅栏，做了相应安全保障及安全提示措施，但黄某顺却

对此视而不见，仍踩踏“天井口”上搭盖的钢板，导致自己摔伤。纵观黄

某顺受伤的过程，其自身安全保护意识差，违反基本安全规则，擅自闯

入不可进入的废弃厂房是造成自己受伤的主要原因，应对自身的损失承

担主要责任，酌定承担全部损失75%的责任。对于接受劳务的叶某而

言，在安全教育管理方面存在疏漏，酌定对黄某顺的损失承担25%的次

要责任。

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

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第一款，《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

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叶某应赔偿黄某顺人身损害造成的各项损失266220.18元，扣

减叶某已实际支付黄某顺224617.72元，叶某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支付黄某顺41602.46元；

二、惠三公司对叶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驳回黄某顺其他诉讼请求。

黄某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同意一审法院裁判意见。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

如下：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关于个人用工责任的规

定，使用了“因劳务”的精练表述，这一表述的含义在解释上应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中的“执行工作任务”相当，即通常

所说的执行职务行为。正确判断提供劳务一方的行为是否属于执行职务

的行为，是准确适用个人用工责任的关键和核心。对于判断职务行为的

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应注意借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规定。该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

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

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

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从这一关于“从事雇佣活动”的解释

可以看出，在雇员职务行为的判断上，一方面，要从主观上要求雇员的

行为以雇主的授权或指示为基础，并在其范围内从事劳务行为，在雇佣

期间雇主享有对雇员行为加以控制的权利，雇员主观上也是为雇主的利

益而从事工作；另一方面，从客观上又要求即使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的

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也应视为

执行职务的行为。这一规定既考虑了雇员主观意思，又对其客观行为加

以判断，构成了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既合理划分了雇佣关系的范

围，又顾及了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在实践中颇具典型性和可操作性，

在理解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时应当注意借

鉴。本案黄某顺在检查“膨胀节”设备状况途中摔伤致残，虽然超出了叶

某的指示范围，也非叶某应当提供安全保障的合理范围，但主观方面系

为叶某提供劳务之利益，表现形式与其当时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故应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当认定系为叶某提供劳务的活动，叶某应当按照其过错大小承担相应的

责任。

编写人：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人民法院 许军龙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8 劳动者在雇主安排休息的场所受到损害

的责任归属

——何某德诉四川致诚建筑劳务公司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26民再15号民

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何某德

被告（上诉人）：四川致诚建筑劳务公司（以下简称致诚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中铁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铁十局二公司）

第三人：胡某明

【基本案情】

2015年1月22日，中铁十局二公司与致诚公司委托代理人即胡某明

签订《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将丘北县幸福大道管道工程劳务分包

给致诚公司施工。胡某明持有致诚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税务登记证、安全生产许可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复印件以及加盖致

诚公司印章的授权委托书。该劳务分包工程由胡某明负责实施，胡某明

又安排熊某德管理工地。施工期间，何某德经人介绍到工地提供劳务，

并居住在熊某德向密纳村村民租赁的民房内。2016年4月21日晚19时30

分许，何某德居住的房屋受雷电、大风、冰雹和强降雨天气影响而倒

塌，致何某德等人受伤。何某德受伤后辗转多个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

间的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费用由胡某明垫付，尚欠

18128元未结清。出院后，何某德申请伤情鉴定，鉴定机构对其评定为

重伤一级、一级伤残、大部分护理依赖，还需后续治疗费30000元；支

出鉴定费3160元。中铁十局二公司称何某德是致诚公司的雇佣人员，与

其没有关系，且何某德是因自然灾害导致房屋倒塌而受伤，并非在工作

时间和工作地点受伤，不属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另查明致诚公司已

于2014年解除胡某明的授权。

【案件焦点】

1.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2.何某德所受损害能否

认定为提供劳务受害；3.原告所受伤害应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第一，胡

某明持有致诚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安全生

产许可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复印件以及加盖致诚公司印章的授权委

托书与中铁十局二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对方有理由相信胡某明代表

致诚公司，构成表见代理，故中铁十局二公司与胡某明代理致诚公司签

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合法有效，胡某明与中铁十局二公司之间形成劳务分

包合同关系。胡某明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分包工程施工，又指派熊某德管

理工地，均属于代表致诚公司的职务行为，由此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

致诚公司承担。第二，何某德经人介绍到熊某德负责管理的工地提供劳

务，虽未直接与致诚公司签订劳务合同，但在事实上与该公司形成了劳

务关系并被接受。因此，何某德属于为致诚公司提供劳务的雇员，与中

铁十局二公司及胡某明则没有劳务关系或者雇佣关系。第三，何某德受

伤虽然不是发生在具体提供劳务的时间和地点，但这一损害结果在整个

劳务活动期间发生，并且倒塌致其受伤的房屋是致诚公司的管理人员熊

某德租赁后提供给包括何某德在内的农民工居住的，劳动者在接受劳务

一方安排的休息地点和休息时间受伤，与从事劳务活动密切相关，属于

提供劳务场所和时间的延伸，同时何某德所受伤害也不是从事与本次劳

务活动无关的行为所致，因此，何某德所受损害应当属于提供劳务者受

害。第四，虽然致害原因不排除恶劣天气和房屋安全隐患等因素，但相

较于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言，何某德与致诚公

司属于个人与法人单位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仍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

则。综上所述，原告何某德是在为被告致诚公司提供劳务活动期间受伤

致害，应由致诚公司对其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

款、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

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和第

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规定，判决如

下：

一、撤销法院（2016）云2626民初1543号民事裁定；

二、由被告致诚公司赔偿原告何某德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476458

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

三、驳回原审原告何某德的其他诉讼请求。

何某德、致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同意一审法院裁判意见。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

下：

一、维持丘北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6民再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何某德的上诉；

三、驳回上诉人致诚公司的上诉；

四、中铁十局二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后语】

本案主要涉及两个难点：一是何某德与谁存在雇佣关系，二是何某

德因房屋倒塌受伤能否认定为提供劳务受害。

第一个难点——何某德与谁存在雇佣关系。这主要取决于胡某明在

丘北县幸福大道建设项目中的身份问题。若胡某明代表的仅是他自己，

那么与何某德存在雇佣关系的就是胡某明；若胡某明代表的是致诚公

司，那么与何某德存在雇佣关系的就是致诚公司。法院经审理查明，虽

然致诚公司已于2014年解除了与胡某明的资质对外承包关系，解除了授

权，但并未收回盖有致诚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和公司营业执照、组织

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安全生产许可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复印

件，善意相对人即中铁十局二公司有理由相信胡某明仍然享有致诚公司

的代理权，中铁十局二公司不存在选任过失，在审查了胡某明的代理身

份和致诚公司的资质后，与其签订了《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满足

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胡某明的代理行为有效，中铁十局二公司与致诚

公司之间形成劳务分包关系，胡某明依然作为致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行

事，故此时胡某明代表的是致诚公司，所行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何某德

在致诚公司的工地上工作，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胡某明根据出勤情况

发放工资的情况，表明接受何某德提供的劳务，形成事实上的劳务关

系。故何某德与致诚公司之间形成雇佣关系。

第二个难点——何某德因房屋倒塌受伤能否认定为提供劳务受害。

此案中，何某德受伤时间是在下班后（19点30分左右），受伤地点是在

租住的民房中，受伤原因是当晚暴风骤雨导致房屋倒塌而受重伤。从受

伤的时间、地点、发生原因等表面因素来看，都跟何某德提供劳务没有

关系，但其损害已经实际发生，若被认定为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何某

德的权利该如何救济？再往深层次看，何某德等工人受雇于致诚公司，

致诚公司授权胡某明负责该项目的管理，胡某明指派熊某德管理工地，

并由其租赁民房给工人居住，通俗地讲就是“包住”。由于提供劳务者居

住在该房内与从事劳务活动密切相关，所以该出租房应认定为提供劳务

场所的延伸，在此出租房内发生的非因受害人本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

的损害，应认定该损害是发生在提供劳务的场所，损害后果应由雇主承

担。故本案中何某德虽然因自然灾害导致房屋倒塌而受伤，但考虑到何

某德是因从事劳务需要而在雇主提供的住房内休息，再审对提供劳务的

场所进行了扩大解释，认定为提供劳务者受害，并由雇主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编写人：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人民法院 文秋怡

9 用工主体的界定在区分劳务关系与劳动

关系中之作用

——何某芳诉刘某军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5民终4016号民事裁定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何某芳

被告（上诉人）：刘某军

被告：刘某林、福建泉州艾尚定制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尚家

具公司）

【基本案情】

何某芳自2016年3月1日起受雇于刘某军、刘某林经营的“赛菲特定

制家具厂”（未进行工商登记），从事铣床工工作。2017年1月7日，何

某芳在木作车间操作铣床时，其左手（大拇指以外）四根手指被弹飞的

木板击伤。随后，何某芳被送往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仁福骨外科医院住

院治疗14天，经诊断，其伤情为左示、中环、小指割伤及左侧气胸。刘

某军、刘某林为此代何某芳支付医疗费2.2万元。同月10日，艾尚家具

公司经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洛江分局登记成立。当月25日，何某芳与

刘某军、刘某林签订《受伤赔偿协议书》一份，双方在协议中载明：除

已支付的医疗费用外，赛菲特定制家具厂（作为甲方）一次性赔偿何某

芳（作为乙方）后续医疗费、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和就业补助金、

受伤期间工资、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经济补偿等各项费

用共计3万元；双方劳动关系即刻解除，乙方自愿放弃其余赔偿权利包

括基于双方劳动关系发生及解除所产生的各项权利等。2017年12月11

日，福建安泰司法鉴定所经何某芳委托，对其伤残程度、误工期限等作

出如下鉴定意见：何某芳伤残程度为九级伤残、误工期限为90天，出院

后护理期限为70天。同月25日，何某芳向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刘某军、刘某林与艾尚家具公司共

同赔偿其损失75909.5元。该仲裁委员会以何某芳与艾尚家具公司不存

在劳动关系，双方争议不属于劳动仲裁受理范围为由，裁决不予受理。

【案件焦点】

1.本案的案由应定为劳动争议还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2.何

某芳的用工主体是谁，赛菲特定制家具厂和艾尚家具公司是否应对何某

芳的损伤承担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何某芳受雇于刘某军、

刘某林从事铣床工工作，双方形成雇佣关系。何某芳在操作铣床时因木

板弹飞被击伤左手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予以认定。何某芳受伤

时，艾尚家具公司尚未成立，故艾尚家具公司与何某芳不存在劳务关

系，其对何某芳因伤所受损失不用承担责任。刘某军、刘某林雇佣没有

取得铣工资质的何某芳操作铣床，并且未能提供足够保障安全的铣床机

器，对何某芳的损伤负有主要过错，对其损失应承担70%赔偿责任。何

某芳作为提供劳务的一方，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未注意安全防护，未尽谨

慎的义务，应自行承担30%的损失。何某芳因本案事故造成的损失有：

医疗费22000元、护理费4903.5元、误工费5043.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

390元、鉴定费1400元、交通费280元、营养费2200元、残疾赔偿金

59996.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合计106213.9元。刘某军、刘某

林对此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应负责赔偿74349.7元，扣除已支付的

52000元，二人尚应赔偿22349.7元。虽然在何某芳出院后，刘某军、刘

某林与何某芳就赔偿事宜达成了协议，但在签订赔偿协议时，双方均未

意识到何某芳可能构成的伤残等级，也未对该项损失进行明确约定，何

某芳对此存在重大误解，故刘某军、刘某林不得以《受伤赔偿协议书》

免除对何某芳应承担的上述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

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

意见（试行）》第七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刘某军、刘某林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何某芳经济损失

22349.7元；

二、驳回何某芳对艾尚家具公司及本案的其他诉讼请求。

刘某军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刘某军经传票传唤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如下裁定：

本案按刘某军撤回上诉处理。

【法官后语】

本案涉及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的区分问题。在该问题上，原告何某

芳与被告刘某军、刘某林在签订《受伤赔偿协议书》时均认为双方之间

的关系为劳动关系，何某芳亦以劳动争议为由提起劳动仲裁，其在被劳

动仲裁部门以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裁定不予受理后，才以提供劳务者受

害责任纠纷诉诸法院。这从某个侧面反映出实务中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

容易产生混淆。究其原因在于二者都表现为一方提供劳动力，另一方支

付劳动报酬。

虽然外表相似，但仔细推敲，不难找出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存在以

下几点不同：一是本质不同。劳务关系是提供劳务一方与接受劳务一方

就劳务事项进行等价交换所形成的一种经济关系，而劳动关系是劳动者

在用人单位从事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二是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不

同。劳务关系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而劳动关系中劳动者通常处

于弱势地位。三是享有社会保险不同。劳务关系的当事人不享有社会保

险和福利，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则享有。四是在产生纠纷时二者适用的

法律规定不同。前者适用民法总则、合同法等一般民事法律加以规范，

后者主要适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劳动领域的部门法加以调整。鉴于

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关系有着明确的规定，审判实践中，对

于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区分，我们通常可以从主体、内容以及客体三

个方面先对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行判断，符合劳动关系构成

要件的则认定为劳动关系；反之则确认为劳务关系。

就用工主体而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

定，用人单位的适格主体主要有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

等。其中个体经济组织是指个体工商户，依照《个体工商户条例》规

定，个体工商户必须依法核准登记才具备从事工商业经营资格。本案

中，接受何某芳提供劳务的一方为刘某军、刘某林合伙经营的赛菲特定

制家具厂，倘若该厂有办理工商登记取得字号，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关

于“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

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的规定，本案的用工主体即

承担责任的主体应定为赛菲特定制家具厂，但因其未进行工商登记，故

无法被视为法律上的用工主体。此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条关于“在诉讼中，未

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为共同诉讼人”的规

定，赛菲特定制家具厂对何某芳应承担的责任转由刘某军、刘某林负

担。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艾尚家具公司虽然实际上脱胎于赛菲特定制

家具厂，但何某芳受伤时，其尚未成立，从法律上讲，其与何某芳的损

伤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综上，本案最终的用工主体应认定为刘某军与刘某林，因二人不属

于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不符合劳动关系主体的构成

要件，故仅从该角度即可判断，其二人与何某芳所形成的用工关系为劳

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

编写人：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 林前枢

10 附补贴公益劳动中的组织者与参加者之

间不属于雇佣关系

——徐某华诉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街道办事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6民初字第21830号民事判决

书

2.案由：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

3.当事人

原告：徐某华

被告：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右安门街道办事

处）

【基本案情】

孟某荫、刘某兰系死者孟某昆之父母，孟某荫于1994年10月7日死

亡，刘某兰于2006年3月8日死亡。孟某昆与徐某华夫妻于1992年生育一

子孟某勋。

北京市职业康复劳动项目是为就业困难但有一定劳动能力和劳动愿

望的智力残疾人、稳定期精神残疾人，提供简单劳动、康复训练等综合

性、公益性服务的项目。右安门街道办事处为开展职业康复劳动项目成

立了残疾人职业康复站。2005年起，孟某昆就在上述残疾人职业康复站

参加康复项目，具体内容为：为一些社会企业提供简单劳动，并按照康

复人员完成的工作量将结算款交给残疾人职业康复站，残疾人职业康复

站按照孟某昆完成的工作量向其支付钱款。另，孟某昆在参加康复项目

时每天可领取15元饭补，由右安门街道办事处每月核发。

2015年11月4日7时15分，孟某昆驾驶电动自行车前往康复站参加活

动，由南向北行驶至北京市丰台区槐房西路T20041号灯杆处，孟某昆驾

驶车辆右侧与路东侧路牙相碰撞，电动自行车及孟某昆倒地，造成孟某

昆死亡，经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丰台支队认定孟某昆负全部责任。

孟某昆花费急救费用1287元。徐某华认为，孟某昆身故时早已超过法定

退休年龄，且为精神残疾人，右安门街道办事处雇用孟某昆工作，应当

对雇工孟某昆的安全事项尽到比一般人更高的注意义务，但右安门街道

办事处对此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也没有告知作为孟某昆监护人的徐某华

需要采取的措施，因此，右安门街道办事处疏于对雇工孟某昆的看护和

管理，存有明显过错，对孟某昆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后果应当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起诉至法院。本案中，孟某昆与徐某华之子孟某

勋明确表示不参加本案诉讼并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

【案件焦点】

1.孟某昆与右安门街道办事处的法律关系的性质；2.右安门街道办

事处是否对孟某昆负有赔偿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

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

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在雇佣关系中，雇

员应受雇主的控制、指挥和监督。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孟某昆虽

在残疾人职业康复站从事简单劳动，但其可自主选择是否参与劳动以及

具体工作量，右安门街道办事处对其不存在控制和监督；且孟某昆的劳

动收入系由外部企业结算，右安门街道办事处仅帮忙发放，从中并未获

益。故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孟某昆与右安门街道办事处之间存在雇佣关

系。本案中，自2005年起孟某昆就一直自行前往残疾人职业康复站，自

2013年起就一直驾驶电动自行车前往；职业康复劳动项目系公益性服务

项目，残疾人职业康复站作为一个针对右安门街道范围内的智力残疾

人、稳定期精神残疾人进行职业康复劳动的机构，对于参加康复劳动的

人员并无强制性规定，故对康复人员往返残疾人职业康复站的过程中的

人身安全，残疾人职业康复站没有“看护和管理”的义务，结合北京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局丰台支队认定的事故责任，难以认定右安门街道办事处

在孟某昆死亡一事中存在过错。

综上，徐某华主张孟某昆与右安门街道办事处存在劳务关系，对孟

某昆的死亡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徐某华的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右安门街道办事处设立的残疾人职业康复站，是一所为智力残疾和

精神残疾人提供日常照料、康复娱乐及工疗就业为一体的民办非企业单

位。孟某昆参加残疾人职业康复站的活动，实质上是政府为就业困难但

有一定劳动能力和劳动愿望的智力残疾人、稳定期精神残疾人，提供简

单劳动、康复训练等综合性、公益性的项目。该项目综合社会资源，由

社会企业为其工作成果买单，达到康复和补贴一体的效果。右安门街道

办事处设立残疾人职业康复站，组织目标人群康复训练，从法律性质上

来讲，是一个公益性组织。孟某昆担任勤杂工劳动，每月会接受定额补

助，该行为从法律性质来讲应该是附补贴公益劳动。公益性组织者和参

加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从表象看，参加者需要从事生产性工作，公益性

组织者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与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中用劳动来获取

报酬的现象一致，但并不是具有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原因有三点：

1.双方并无建立劳动合同或者劳务合同的意思表示。右安门街道办

事处并非以招用工人为目的，只是根据北京市文件做好服务于辖区内智

力残疾人群康复训练；2.补贴数额远低于劳务报酬或劳动报酬。北京市

街道办事处只是根据市政府及区县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向目标人群发

放补助，其补贴既不同于劳动关系中的工资标准，也不同于受市场调节

的劳务工资水平；3.管理、控制的程度不同。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中，

用人单位或者接受劳务一方对劳动者或者劳务人员的控制管理力度，远

高于公益组织对参加者的管理。参加者虽然参加组织活动，但是其可以

自主选择是否参加，其工作量也由自己控制，组织者并不对其进行控

制。

附补贴公益劳动也不同于公益性岗位。公益性岗位是指由政府出资

或者社会筹集资金开发，以满足社区及居民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管理和服

务岗位。公益性岗位优先安排困难人员或特殊群体，并从专项资金中给

予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五十三

条规定：“政府投资开发的公益性岗位，应当优先安排符合岗位要求的

就业困难人员。被安排在公益性岗位工作的，按照国家规定给予岗位补

贴。”公益性岗位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本质上是劳动关系，不同于按照市

场机制竞争选择、协商一致确定的劳动关系，其是一种政府救济岗位又

兼具公益性。但是其公益性特征又决定了公益性岗位不适用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及不支持经济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十二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为安置就业困难人员提供的给予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的公益性岗

位，其劳动合同不适用劳动合同法有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以及

支付经济补偿的规定。”公益性岗位上的劳动者除上述限制外，与一般

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一样均享受劳动法律法规和社会保险等相关权利。

当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

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

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

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公益性组

织作为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对其参与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缘由在于公

益性组织对其管理区域最有可能了解、预见可能发生的危险，并最有可

能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损害的发生或者减轻损害的程度。判断公益性组

织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针对特殊群体应采用高于普通正常人的标

准。本案中孟某昆往返于康复站途中因交通事故而死亡，并非右安门街

道办事处所能掌控的区域范围，对此也未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

编写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郭婧芳

11 雇工从事雇佣活动的雇佣范围认定

——张某振诉许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13民终2467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张某振

被告（上诉人、再审申请人）：许某

【基本案情】

张某振与郭某志一同受雇于许某，驾驶挂号货车前往鄂尔多斯准格

尔旗准格尔召镇乌兰哈达晟煜新区的煤场拉煤。2016年1月24日，因过

磅时超重，张某振和郭某志又返回煤场卸煤，卸煤过程中张某振从车上

摔下受伤。张某振随后被送往鄂尔多斯中心医院住院5天，支付医疗费

6313.85元。后转院至邓州市中心医院住院17天，支付医疗费17368.2

元。经南阳新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鉴定，张某振伤情构成两处十级伤

残，二次手术费需7500元。

另查，张某振生育有子女三人，父母健在，其父张某六，生于1948

年9月24日，其母齐某兰，生于1944年3月12日，其长女张甲，生于2001

年9月9日，二女张乙，生于2006年1月12日，儿子张丙，生于2010年4月

21日。

【案件焦点】

张某振返回煤场卸超重的煤的行为是否属于雇佣活动范围。

【法院裁判要旨】

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

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

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109国

道东线大队对郭某志的询问笔录，能够证实张某振在从事雇佣活动时受

伤的事实，故许某作为雇主，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张某振作为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尽到安全注意，对自身受损的情况应当承担次要

过错责任。结合本案事实，双方的责任应以8：2为宜。张某振的损失，

依据有关规定，包括下列项目及标准：1.医疗费23682.05元；2.误工费

7140元；3.护理费154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660元；5.营养费660元；6.

残疾赔偿金26047.2元；另计入被扶养人生活费，其父张某六5678.64

元，其母齐某兰3785.76元，其长女张甲1419.66元，其二女张乙3785.76

元，其子张丙5678.64元；7.二次手术费：7500元；8.精神损害抚慰金，

张某振受伤致残，考虑张某振诉求、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

素酌定以4000元为宜；9.交通费：法院酌定为600元。以上1—9项共计

92177.71元。结合双方的责任划分，许某应当赔偿张某振因从事雇佣活

动遭受人身损害的各项损失共计73742.17元（含许某已经垫付的6313.85

元）。许某经法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

质证和抗辩的权利，法院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许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张某振的各项损失共计

73742.17元（含被告许某已经垫付的6313.85元）。

许某不服一审判决，申请再审。

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张某振返回煤场卸超重的

煤的行为是否超出许某授权范围，即张某振返回煤场卸超重的煤的行为

是否属于雇佣活动范围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对此，张某振与许某均没有

提供证据证明张某振返回煤场卸超重的煤的行为是否超出雇佣工作范

畴，属于雇佣活动约定不够具体明确。但是，张某振返回煤场所从事的

卸煤工作是为许某的利益而为之，与履行职务有内在的联系。同时，从

执行职务的外表来看，卸煤工作在客观上表现为与雇主指示从事的运煤

工作要求相一致。故此，法院认为，张某振返回煤场卸超重的煤的行为

应当认定为属于从事雇佣活动工作。因此，对于许某不承担赔偿责任的

再审主张，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张某振在卸煤过程中欠缺普通人之注

意，即没有尽到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客观上对造成自身损害也存在一

定过失，所以，根据过失相抵原则，应当减轻许某的赔偿责任，双方之

间的责任划分应以6：4为宜。张某振的赔偿项目：原审中的1—5项予以

维持；原审中的第6项残疾赔偿金变更为21706元，另计入被扶养人生活

费，其父张某六4732.2元，其母齐某兰3154.8元，其长女张甲1183.05

元，其二女张乙3154.8元，其子张丙4732.2元；原审中的第7项二次手术

费变更为10000元；原审中的第8项精神损害抚慰金变更为3000元；原审

中的第9项交通费变更为700元，以上费用共计86045.1元。结合双方的

责任划分，许某应当赔偿张某振各项损失共计86045.1元的60%，即

51627.06元。

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

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6）豫1325民初963号民事判决书；

二、许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张某振各项损失共计51627.06

元（含许某已经垫付的6313.85元）。

张某振、许某不服再审判决，提起上诉。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许某是否应当承担责

任问题，许某诉称张某振作为司机只能开车，煤车超重卸煤系由铲车进

行，张某振未卸过煤，也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张某振的卸煤行为与雇

佣活动无任何联系，许某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支队109国道东线大队对郭某志的询问笔录能够证实张某振在从

事雇佣活动时受伤的事实。依照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

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

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张某振返还煤场所从事的卸煤工作是为许

某的利益而为之，卸煤工作在客观上表现为与雇主指示从事的运煤工作

要求相一致。故许某作为雇主，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许某诉称

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第二次鉴定结论能否作为有

效证据采信问题，第一次鉴定系张某振单方经南阳新风法医临床司法鉴

定所鉴定，伤情构成两处十级伤残，二次手术费需7500元。第二次鉴定

系经人民法院委托南阳市溯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张某振

交通事故致右腕部损伤属十级伤残；咨询意见为：张某振右腕部内固定

物取出费用约需10000元。对第二次鉴定在原审质证中，双方均无异

议，第二次鉴定结论应当作为有效证据采信。关于再审责任划分是否适

当问题，张某振作为司机，主要职责是保证行车安全，但在卸煤过程中

没有能够尽到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客观上对造成自身损害也存在一定

过失，故再审根据双方的职责和过错程度，依照过失相抵原则，双方之

间的责任以6：4划分更为准确。根据过错程度精神损害抚慰金变更为

3000元并无不当。对于4000元费用系许某垫付，一审的交通费已经认

定，再审予以扣减并无不当。对于张某振是否应当负担1300元的诉讼费

用问题，因双方的责任比例发生变，张某振承担部分诉讼费及鉴定费符

合法律规定。综上，许某及张某振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

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许某对张某振遭受的损害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关键是看张某振

返还煤场卸超重的煤的行为是否属于雇佣活动范围，对此，有两种不同

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张某振的工作职责是从事与司机相关的工

作，许某没有授权张某振从事卸煤工作，且装煤、卸煤是煤场装卸工的

工作职责，同时，许某支付的煤款中包含了装煤、卸煤的劳务费，因

此，张某振对造成的损害后果应自己承担。

第二种观点认为，张某振与许某之间没有约定张某振应当承担装

煤、卸煤工作，属于雇佣活动范围约定不够具体明确，但张某振返还煤

场卸超重的煤的行为是为雇主许某的利益而为之，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

系的，所以，许某对张某振造成的损害后果应承赔偿责任。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如何确定“受雇工作”的范围，是

确定雇主对雇员赔偿责任的一个关键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从事

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

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

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

司法实践中，对雇员从事雇佣活动的范围，可从以下方面来判断：

首先，看雇员执行的事务是否是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活动，即在雇

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执行职务的，就属于雇佣活动范围。如雇主的指示

虽不够具体明确，但雇员的工作是为雇主的利益而为之，仍应属于雇佣

活动范围。其次，从雇员执行职务的外表来看，如果行为在客观上表现

为与雇主指示办理的事件要求相一致，就应认为属于雇佣活动范围。最

后，对雇员超出授权范围的行为认定问题，应按上述法律规定进行把

握，即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

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不仅如此，判断是否为

雇主工作，是否是在受雇工作中受到伤害，还应结合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考量：一是雇员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即其所从事的工作是否是他应当做

的事；二是雇员是否在受雇时间内遭受损害，这里的受雇时间与雇员工

作有关；三是损害发生时，雇员所在地是否为该出现的地方。

本案中，张某振与许某之间虽然对雇佣活动范围约定不够具体明

确，但张某振返还煤场卸超重的煤的行为是为雇主许某的利益而为之，

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并且从执行职务的外表来看，卸煤工作在客

观上表现为与许某指示从事的运煤工作要求相一致。同时，张某振是在

受雇时间内遭受损害的，且张某振从车上摔下受伤的场所是张某振应该

出现的地方。故此，张某振的卸煤工作应当认定为属于从事雇佣活动工

作，许某对张某振造成的损害后果应承赔偿责任。

编写人：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人民法院 成延洲 杨慧文

[[1]](#p25) 加盟模式，即“饿了么”公司与第三方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由第三方公司在特

定区域承包送餐服务，并由第三方公司对外招聘骑手。

二、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区分

12 劳务关系与雇佣关系的认定与区分

——曲某莲诉沙某魏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人民法院（2018）吉0221民初813号民事判决

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曲某莲

被告：沙某魏

第三人：永吉县口前供销社满意农业生产资料商店（以下简称满意

商店）

【基本案情】

沙某魏与需要到农村做广告宣传的单位协商，接下做广告宣传单的

工作后，组织人员到农村以悬挂等方式进行广告宣传。2017年11月20

日，沙某魏与满意商店达成协议，承接了为满意商店做广告宣传的工

作。2017年11月25日，沙某魏让曲某莲和另外一人为满意商店下乡挂宣

传条幅、广告牌，曲某莲挂完条幅、广告牌返回时在走路中摔伤。受伤

后被满意商店人员用车辆送到永吉县医院治疗，诊断为：1.右侧股骨粗

隆间粉碎性骨折；2.左侧股骨颈骨折术后；3.甲状腺左侧占位性病变；

4.肝内胆管结石；5.左侧乳腺癌术后。住院治疗30天，出院医嘱：1.切

口已拆线；2.预防感染治疗；3.卧床休息，做好日常生活护理，防止褥

疮发生。加强肢体肌肉自主收缩，功能练习，防止肌肉萎缩及下肢深静

脉血栓；4.必须每月来院复查X线片，在本院骨科主任、手术医师或经

治医生指导下进行功能练习。在骨折未愈合之前擅自过早负重，可能导

致内固定物折断或松动。5.骨折愈合后建议取出内固定。6.防止任何外

伤，预防再骨折，引起接骨板或接骨钉松动及断裂，7.积极在相关科室

治疗其他原发疾病；8.病情有变化及时来院复查；9.全休一个月；10.加

强营养，口服驴胶补血颗粒及蛋白质粉；11.低分子量肝素钙皮下注射

15天，口服阿托伐他汀钙片、拜阿司匹林。曲某莲支付住院期间医疗费

31272.01元。出院后曲某莲在永吉县口前镇德沅大药房购买药品支付医

药费220元，在永吉县口前镇洪宇大药房购买药品支付医药费82.3元。

沙某魏于2017年11月25日支付曲某莲门诊医疗费84.68元，住院押金

2000元。经吉林江城司法鉴定所鉴定，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曲某莲

损伤误工时间为270日。2.护理期限为150日。3.护理等级为：护理期限

内二级护理。4.后续治疗费约为10000元。

【案件焦点】

曲某莲是沙某魏的雇员还是满意商店的雇员。

【法院裁判要旨】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

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

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

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

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因满意商店等单位需

要到农村以挂广告牌、条幅的方式做广告宣传，沙某魏与满意商店等单

位达成为其提供到农村挂广告牌、条幅等劳动的协议，在双方之间形成

劳务合同关系。沙某魏与曲某莲等达成协议约定：曲某莲等按照沙某魏

的要求为满意商店等单位提供劳动，他们之间亦形成劳务合同关系。沙

某魏与满意商店、曲某莲等分别达成协商的协议，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

理，每份劳务合同只对形成该劳务合同的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沙某魏与

曲某莲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的曲某莲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

应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接受劳务的沙某魏应保障提供

劳务的曲某莲的人身安全，曲某莲在道路上行走对自身的安全也具有注

意义务，双方应按照过错大小承担各自的责任。曲某莲诉讼请求的合理

部分，应予支持。沙某魏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雇用曲某莲等发放传单是

代理满意商店的行为，其主张曲某莲与满意商店形成劳务关系，没有依

据，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曲某莲提供的门诊医疗费两张，一张为复印

件，另一张不属于医疗费收据，该两张证据不能证明曲某莲门诊医疗费

的情况，故对曲某莲提出的门诊费用69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曲某

莲住院期间医疗费和出院后购买药品的费用，予以确认；吉林江城司法

鉴定所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曲某莲损伤误工时间为270日。2.护理期

限为150日。3.护理等级为：护理期限内二级护理。曲某莲的护理费应

按二级护理标准支持150日，曲某莲主张一级护理不予确认；曲某莲出

院医嘱有“加强营养，口服驴胶补血颗粒及蛋白质粉”的内容，其在药店

购买医嘱的营养品费用本院已经在医疗费中予以确认，其另行主张营养

费损失，没有依据，不予确认；曲某莲提供的交通费票据不能说明发生

交通费用的情况，对曲某莲主张500元交通费，不予确认，但曲某莲应

该实际发生一定的交通费，应酌情予以确认。后续治疗费10000元、住

院伙食补助费3000元、误工费24781.5元、鉴定费2500元、鉴定检查费

87.84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沙某魏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赔偿原告曲某莲医疗费

31658.99元、后续治疗费1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00元、护理费

18849元、误工费24781.5元、交通费200元、鉴定费2500元，鉴定检查

费87.84元，合计91077.33元的50%，即45538.67元，沙某魏已给付

2084.68元，尚欠43453.99元；

二、驳回原告曲某莲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劳务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工者根据约定，由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

次性的或者是特定的劳动服务，用工者依约向劳动者支付劳务报酬的法

律关系；雇佣关系是指雇员在一定或不特定的期间内，接受雇主的指挥

与安排，向雇主提供劳务，雇主向雇员支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审

判实务中，雇佣关系与劳动关系的案例屡见不鲜，为了进一步区分雇佣

关系与劳动关系，明确责任划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区分：

1.关系主体是否特定。在劳务关系中，劳务关系的双方主体既可以

是自然人，也可以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双方主体比较多元化。在雇佣

关系中，雇员只可能是自然人，不存在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作为雇佣关

系中的雇员。

2.主体地位是否平等。劳务关系主体之间只存在经济关系，劳动者

自主提供劳务服务，用工者支付报酬，彼此之间不其他存在人身隶属关

系或依附关系。在雇佣关系中，雇员必须根据雇主指示范围内进行劳务

活动，雇员要服从雇主的指挥和管理，双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隶属关系

与人身依附关系。

3.工作条件由谁提供。劳务关系中的劳动方一般只提供简单的劳动

力，在需要生产工具时，也是自备，工作场所根据提供劳务的需要随时

变动。雇佣关系中，雇员一般在雇主指定的工作场所，利用雇主提供的

生产资料进行社会劳动。

4.关系存续期间长短。劳务关系中，劳务需求方所要求的劳动服务

往往是一次性或在某一特定期间就可以完成，在完成约定的劳务后，双

方关系就自然解除。而雇佣关系因为雇主所需要的劳务量一般相对比较

大，技术含量也要高于劳务关系，因此，雇佣关系的存续期间一般要比

劳务关系久。

5.适用何种归责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

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伤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

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

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在劳务关系中，接受劳务的一方对于

提供劳务的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但在雇佣

关系中，雇主对雇员因雇佣活动遭受人身损害，要承担无过错责任。

编写人：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人民法院 张洪光

13 探索举证责任分配与主动调查的平衡点

——王某海诉熊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9民初9869号民事判决

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王某海

被告：熊某

【基本案情】

王某海承接熊某交付的水电安装事宜后，根据相关的工作量，雇用

了案外人岑某祥共同作业。2016年11月1日，王某海根据熊某的指示先

在熊某开办的公司旁将电线拉到江东大道南侧的路灯处，挂在南侧路灯

顶端，再将电线拉到江东大道北侧的路灯处，挂在北侧路灯的顶端。同

时，为使王某海将上述电线挂至南、北两侧的路灯顶端，熊某为王某海

提供了由案外人操作的升降机，王某海站在与升降机相连的吊篮上，并

在江东大道北侧将电线挂至路灯顶端时，从高处坠落地面，造成腰1椎

体骨折、右胫骨下端粉碎性骨折、右肩胛骨骨折等，王某海随即被送往

浙二医院进行治疗，现已终结治疗。经鉴定，王某海因上述事故被评定

为人体损伤八级残疾和伤后误工期为210日左右、护理期为90日左右、

营养期为90日左右。对此，王某海因案涉事故产生医药费、伤残赔偿金

等各项损失共计395582.20元。

【案件焦点】

双方是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

【法院裁判要旨】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海在本案中提供了

录音资料一份，欲证明王某海、熊某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事实。因录音

资料中涉及杭州市萧山区义蓬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裘某荣，

故法院依法向案外人裘某荣进行核实。在核实中，裘某荣表示：王某海

提供的录音文字资料基本真实，具体细节以录音为准。同时，其告知：

就案涉纠纷组织过2次调解，但因吊机驾驶员未到场，故调解未果；至

于王某海、熊某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合同关系，其很难界定。根据

以上核实情况，法院制作了备忘录一份并在庭审中向双方当事人进行出

示。

关于案涉事故发生的过程，鉴于当事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且证人

岑某祥的证言不能全面反映案涉事故的整个过程，故法院依法召集当事

人前往事故现场进行勘验并当场制作《勘验和调查笔录》。经勘验，王

某海、熊某对事故发生过程达成一致意见。

综上，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鉴于王某海经法院释

明后，坚持以王某海、熊某之间系雇佣关系向熊某主张权利，故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王某海就其在本案中与熊某之间构成雇佣关

系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另外，根据以上认定的事实，法院确认双方当

事人在案涉事故发生过程中均存一定的过错。根据以上对证据的认证和

事实认定，王某海关于王某海、熊某系雇佣关系的主张，依据不足，法

院不予采信，进而对王某海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某海的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相较于法律适用，民商事审判中更加棘手的是事实查明。特别是在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中，当事人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在事情发生的

过程中未及时保留证据，导致自己在诉讼时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

的主张。而在庭审中，原、被告各执一词，对案件事实的查明造成极大

阻碍。在此情况下，有的法官认为，应当遵守“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法官不能像公安侦查一样去调查案件事实，如果当事人自身无法提供充

分证据，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有的法官认为，如果直接

根据证据规则，强行分配举证责任，往往会导致裁判结果与社会舆论产

生极大冲突，激化“法理”与“情理”的矛盾，应当通过法庭调查，尽量还

原客观事实，真正地维护公平正义。

在民商事审判中，存在承办法官直接根据证据规则，通过分配举证

责任的方式审理、裁判案件。比如，民间借贷纠纷中，在《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适用前，

只要案涉债务形成于两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非举债配偶未能提供证

据证明案涉债务存在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应认定为夫妻一方个人债务

的情形，便直接认定案涉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再如，离婚纠纷中，

只要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原、被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便推

定“应有和好可能”。这种模板式审理、裁判让承办法官在十分钟内即可

完成庭审，并当庭作出判决，虽然在法理上无可厚非，甚至在上诉过程

中也少有改判风险，但却偏离了法律要维护的公平正义，激化了“法

理”与“情理”的矛盾，在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

民商事案件中原、被告地位平等，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举证责任分配原

则，在当事人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承办法官不能以经侦办案的方式去固

定事实，从而产生对一方当事人有利、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利的法律后

果。

本案中，王某海虽主张其受雇于熊某，但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协议，

熊某也不认可该事实。对此，王某海提供了录音资料、手机短信，并申

请证人出庭作证。因录音涉及案外人，故承办法官依法向案外人进行核

实。根据核实情况和证人在庭审中的陈述，认定王某海提供的证据与其

主张的王某海、熊某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待证事实缺乏充分的证明效

力。因王某海坚持以王某海、熊某之间系雇佣关系向熊某主张权利，故

判决驳回王某海诉请。同时，在认定事故发生过程的事实时，虽然当事

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但承办法官组织当事人进行现场勘验，最终还原

客观事实，为今后王某海、熊某之间矛盾纠纷的化解打下基础。

综上，笔者认为，承办法官在民商事审判中应当找到举证责任分配

与主动调查的平衡点。既要遵循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不能越

俎代庖地帮助当事人调查其主张的事实，又要“接地气”，充分考虑客观

实际，通过法庭调查还原案件事实，真正地维护公平正义。分配举证责

任不是为了省略主动调查，从而减轻自身的工作量，更不是为了套用模

板搞形式主义裁判，而是为了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兼顾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的裁判。退一步讲，即便在主动调查之后依然无法查明案件事

实，此时再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作出最终的裁判也更能让当事人和老

百姓接受，从而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

编写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贺一豪

14 雇佣、承揽与劳务关系之间的区别

——毕某旺诉杨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人民法院（2018）云0127民初631号民事判决

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毕某旺

被告：杨某

【基本案情】

杨某从事家庭式作坊寿材加工业务，杨某委托他人询问毕某旺能否

为其提供寿材加工工作，毕某旺与杨某口头约定：如果由杨某提供餐

食，则杨某向毕某旺支付的加工费为200元/个，如果杨某不提供餐食，

则加工费为250元/个。2017年6月17日，毕某旺到杨某的作坊中进行寿

材加工，由杨某提供餐食，另外杨某曾提供1000元让毕某旺去购买加工

寿材的工具。2017年6月24日，毕某旺在杨某的作坊中使用角磨机（电

锯）加工寿材时，被角磨机锯伤左手，毕某旺被送至嵩明县人民医院进

行治疗，后又转院至云南中德骨伤科医院治疗，在云南中德骨伤科医院

治疗9天后又转院至嵩明康华骨伤科医院治疗8天，经医生诊断毕某旺的

损伤为：桡神经手背支断裂，第2掌骨粉碎性骨折伴骨缺损，示指伸肌

腱、固有伸肌腱、中指伸肌腱断裂，手背皮肤撕脱伤。毕某旺自己支付

了医疗费29204.78元。毕某旺于2018年1月14日自行委托昆明法医院司

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经鉴定毕某旺此次损伤的后期医疗费评定为5000

元，毕某旺自行支付了鉴定费790元。

【案件焦点】

1.毕某旺与杨某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抑或是劳务关系；2.

适用何种赔偿范围。

【法院裁判要旨】

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

的，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活动而受到伤害，在提供劳务者向接受劳务一

方主张损害赔偿时，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本案中，毕某旺利用自己的木工技术在杨某的家庭作坊中从事寿材加工

工作，由杨某按照计件向毕某旺支付劳动报酬，同时杨某还向毕某旺提

供餐食，杨某也曾拿了1000元给毕某旺并让毕某旺购买加工工具，故法

院认为毕某旺的工作场所受杨某支配，毕某旺工作时间（何时吃饭、何

时休息）受杨某的管理，毕某旺在杨某家从事寿材加工时受杨某监督，

即毕某旺与杨某之间存在着管理、安排、监督的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的

特征，并非杨某提出的双方系承揽关系的反驳主张。杨某雇佣毕某旺从

事寿材加工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未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

且杨某在雇佣毕某旺时，未对毕某旺的年龄及身体状况进行严格审查，

雇用了年龄较大的毕某旺从事角磨机（电锯）切割等危险事项，故杨某

应承担本次损害的主要责任；毕某旺作为一个有一定木工经验的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在寿材加工过程中未尽安全谨慎义务，未主动排除提供

劳务过程中的安全隐患，对其损害自身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本次损害

的次要责任。法院结合案件实际认为毕某旺应自行承担本次损失40%的

责任，杨某应承担毕某旺损失60%的责任。

对毕某旺主张的医疗费29204.78元，因毕某旺提供了相关医疗费收

据予以证实，故法院对该费用予以支持；对毕某旺主张的误工费

2050.20元，虽毕某旺年龄较大，但是毕某旺长期从事木工工作，并结

合毕某旺受伤时仍为杨某从事寿材加工等工作的实际情况，法院予以支

持；对毕某旺主张的护理费2050.20元，因云南中德骨伤科医院及嵩明

康华骨伤科医院均出具了陪护证明，证实毕某旺在住院期间需要一人护

理，故法院予以支持；对毕某旺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因不违

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对毕某旺主张的营养费850元，因有嵩明

康华骨伤科医院的医嘱证明毕某旺需要加强营养，并结合毕某旺的病情

及年龄情况，故法院予支持；对毕某旺主张的后期治疗费5000元，因有

昆明法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证实，故法院予以

支持；对毕某旺主张的鉴定费790元，因有鉴定费发票予以证实，故法

院予以支持；对毕某旺主张的交通费500元，因毕某旺未提供票据予以

证实，法院酌情计算为200元。上述费用合计41845.18元，应由毕某旺

及杨某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比例承担相应的责任，即由杨某赔偿毕某旺

上述损失41845.18元的60%，即25107.11元，由毕某旺自行承担41845.18

元的40%，即16738.07元。

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五条

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杨某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赔偿毕某旺医疗费、误工

费、护理费等费用共计41845.18元的60%，即25107.11元；

二、驳回毕某旺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常常遇到涉及雇佣、承揽或是劳务关系的案

件。由于这类案件在审理中彼此之间的关系比较难以区分，在审判实践

中对该类案件的定性争议较大，导致对同一案件，因不同法官认定的法

律关系不同而最终作出完全不同的处理。因此，严格把握雇佣、承揽和

劳务关系的异同，在审判实践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下面想就此

三者谈谈其区别。

雇佣关系、承揽合同关系和劳务关系之间的区别如下：

1.概念不同。雇佣关系是指受雇用人在一定或不特定的期间内，从

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用人

接受受雇用人提供的劳务并按约定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承揽关系

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

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务关系是指劳动者提供劳动力，用人单位使用劳动

力，双方形成劳动力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

2.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人身支配与服从管理关系不同。雇佣关系中雇

主与雇员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双方之间具有支配与服从的关系，雇

佣人必须为受雇人提供合理的劳动条件和安全保障，同时对其工作进行

监督管理，受雇人则需听从雇佣人的安排，按其意志提供劳务；承揽合

同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支配与服从的关系，在劳

动中承揽人一般自行决定自己的操作规程和劳动过程，不受定作人的组

织指挥和监督管理，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中具有独立性；而劳务关系中双

方只形成劳动力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并不存在管理与服从的关系。

3.提供劳动和支付报酬的内容不同。雇佣关系中，雇工所付出的主

要是劳动力，当然也包含一定的技术成果，但通常其技术含量比较低，

其报酬成分也比较单一，仅包括劳动力的价值。雇主享有雇工劳动的一

切成果，这种成果不是雇主付酬的直接对象。而在加工承揽关系中，承

揽人所付出的主要是一定的技术成果，其次才是一定的劳动力；承揽事

项应具有特殊性，它一般需要具备相应的设备条件，蕴含一定的技术成

分，为此，合同法规定承揽事项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

检验等相类似的工作，且规定了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

力，完成主要工作承揽。承揽关系中的报酬也不同于一般劳务关系中的

报酬，其报酬不仅包含劳动力的价值，还应当含有技术成份的价值以及

一定的利润成分，即定作人接受承揽人物化的劳动成果，该成果是定作

人付酬的直接对象；劳务关系中劳动者只提供单纯的体力劳动，没有技

术含量的成分，所获报酬也仅是劳动力的价值。

4.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同。雇佣关系中雇工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

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加工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

程中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

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劳务关系中，由于双

方当事人在损害的发生上均无过错，故适用公平原则，即由受益人在受

益范围内对受损害方的经济损失作适当补偿。

具体到本案而言，毕某旺是在不特定期间内，按照杨某的要求，为

杨某打制寿木的特定劳务，虽然毕某旺是自己领取杨某的资金准备工

具，所提供的劳务也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但杨某是按照毕某旺的做工

天数，以每人每天200元的工钱支付报酬和提供午餐，做多少天支付多

少天的工钱，完全是支付劳动力报酬的方式，而不是以劳动成果作为支

付报酬的直接对象，毕某旺并没有享有劳务报酬之外的额外利益，且杨

某在一定程度上对毕某旺的工作内容、工作进度行使着管理和指挥职

能，其工作性质也没有特定的人身依附性，依法应认定为雇佣关系，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该种情形属于提供劳务受

害者责任纠纷，优先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适用，故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应属于提供劳

务者受害责任纠纷，适用有关过错责任的法律规定。

编写人：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人民法院 李绍录

15 雇佣和承揽关系的界定与责任承担

——郑某虎诉王某海、郑某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人民法院（2017）浙1023民初4417号民事判决

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郑某虎

被告：王某海、郑某建

【基本案情】

王某海因建房需要，于2015年9月将其新房中的混凝土浇筑项目承

包给被告郑某建。被告郑某建承包后，雇用原告郑某虎在工地上做工，

约定工资按每日200元计算，按日结算。郑某虎在施工过程中因操作失

误跌落楼梯，造成全身多处骨折。

郑某虎被送往天台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3天，后转入宁波市第六医

院住院治疗35天，途中支付救护车费1800元。住院治疗过程中，郑某虎

共花费医药费105617.53元。在治疗过程中，郑某虎购买腰部外固定支

具等辅助器材花费2040元。郑某虎出院后，于2017年6月6日委托浙江光

华司法鉴定中心黄岩分所对其伤残等级以及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

行了鉴定，浙江光华司法鉴定中心黄岩分所于2017年7月6日作出鉴定意

见书，认定郑某虎损伤致5肋以上骨折构成九级伤残，同时评定其误工

期180日、护理期90日、营养期90日，该次鉴定郑某虎花费鉴定费2260

元。另查明，在郑某虎住院治疗期间，王某海已支付郑某虎医药费

7012.5元；郑某建曾于2015年10月6日向王某海支取10000元，并出具借

条一份，后郑某建将该10000元款项交付给郑某虎；除上述款项外，郑

某建又支付给郑某虎3000元。

【案件焦点】

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如何界定。

【法院裁判要旨】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

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

损害的，适用过错原则，即根据提供劳务一方和接受劳务一方各自的过

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

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

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到本案，王某海将

混凝土浇筑项目承包给郑某建，双方构成承揽关系；郑某建雇用原告做

工，双方构成雇佣关系。对于本次事故中双方的过错问题，法院认为，

原告在施工过程中操作失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自身未尽到谨慎的安全

注意义务，对存在的安全隐患注意不够，疏忽大意，对本次事故的发生

应承担主要责任。同时，在本次事故中郑某建作为雇主，在对雇员的施

工管理及人身安全问题上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其应对本次事故承担

一定的责任。王某海作为定作人，其在将混凝土项目承包给郑某建时，

存在一定的选任过失，对本次事故的发生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综合本

案双方在本次事故中的过错，法院酌情确定由郑某建承担30%的责任，

由王某海承担10%的责任，由郑某虎自行承担60%的责任。

郑某虎因本次受伤造成的合理损失有：1.医疗费105617.53元；2.误

工费，双方确认一致为27720元；3.护理费，双方确认一致为9856元；4.

住院伙食补助费1140元；5.鉴定费2260元；6.营养费，双方确认一致为

2700元；7.交通费，法院酌情确定为2500元；8.医疗辅助费用2040元；

9.残疾赔偿金，郑某虎伤情构成人体损伤九级伤残，其残疾赔偿金为

91464元。上述损失合计245297.53元。故郑某建承担30%的赔偿责任，

即应赔偿郑某虎73589.3元，王某海应承担10%的责任，即应赔偿郑某虎

24529.7元。同时，考虑到郑某虎伤情已构成九级伤残，结合双方在本

次事故中的过错程度，法院酌情确定由郑某建赔偿郑某虎精神损害抚慰

金3000元，由王某海赔偿郑某虎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综上，郑某建

合计应赔偿郑某虎各项损失合计76589.3元，王某海应赔偿郑某虎各项

损失合计25529.7元。王某海已垫付医药费7012.5元，同时郑某建以借款

形式向王某海支取的10000元也已由郑某建交付给郑某虎，该笔款项应

视为王某海向郑某虎支付，郑某建与王某海之间就该10000元的借条作

废。故自郑某虎受伤后，王某海已支付郑某虎17012.5元，郑某建已支

付郑某虎3000元。据上，郑某建尚需赔偿郑某虎73589.3元，王某海尚

需赔偿郑某虎8517.2元。综上所述，郑永虎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部分，

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对于郑某建抗辩的郑某虎伤情应按照2017年新标准

进行鉴定，其伤情不构成九级伤残，郑某虎计算的伤残赔偿金有误。法

院认为，郑某虎受伤时间为2015年9月，应以其受伤时的鉴定标准为

准，故对于郑某建该抗辩，法院依法不予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

款第六项、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

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

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郑某建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原告郑永虎因

本次事故造成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

合计73589.3元。

二、限被告王某海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原告郑永虎因

本次事故造成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

合计8517.2元。

【法官后语】

本案审理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界定雇佣和承揽关系，以适用不同

的责任标准。对于承揽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

条第一款有明确的定义：“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

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款

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

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而对于雇佣关系的认定，则主要在《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

款：“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

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司法解释在此对雇佣作了列举加概

括式的规定，雇佣应当属于狭义的劳务关系。由此可知，雇佣和承揽

中，债务人的给付均包含了一定劳务的提供，并获得相应的报酬。

一、雇佣和承揽在具体构成要件上的差异

首先，两者在标的上不同。雇佣主要侧重于雇员提供劳务的行为，

注重的是劳务付出的过程，在报酬给付时亦以此为考量；承揽则主要侧

重于工作成果的给付，要求承揽人按要求完成工作，并根据成果给付报

酬，具体的过程则在所不问。

其次，两者在人身依附属性上不同。雇佣关系中，雇员一般受雇主

的指挥、管理、监督，雇员按照雇主的意志做事，系“雇主的手臂”，自

主性较差；而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可以对自己的工作时间、工作方式等

进行自主安排，承揽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和技能，选择自己认

为最好的方法，自主性较强。

再次，两者在劳动设施由谁提供上不同。雇佣关系中，一般由雇主

提供场地、设备设施，雇员只是提供劳力；承揽关系中，承揽人根据被

承揽人的特殊要求，可以自己选择场地，自己提供设备、技术和劳力。

最后，工作的专业性程度不同。雇佣关系中，雇员一般听从雇主安

排只提供劳务，工作的专业性较弱；承揽关系中，承揽人需要具备一定

的知识、技能，才能完成特定的工作成果，专业性较强。

二、雇佣和承揽的归责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第十

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

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

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由此，当雇员从事雇佣活动自身

遭受损害或者造成第三人损害时，雇主承担无过错责任。之所以这样规

定，是因为雇员在工作的过程中受雇主支配，工作环境、设备设施等也

由雇主提供，雇主具有较高的安全保护义务。当雇员造成第三人损害

时，也只有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和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

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

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如果认定为承揽合同

关系，那么定作人的责任几乎接近于无责，而由承揽人承担全部责任。

编写人：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人民法院 林英盖

16 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认定标准

——侯某国诉李某义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2民终73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侯某国

被告（上诉人）：李某义、李某昌、李某良

【基本案情】

2016年2月27日上午，侯某国在为李某义等共同经营的草场工作时

从高处坠落导致受伤。侯某国受伤后于当日入住唐山市第二医院就诊治

疗25天，经诊断为“腰1椎体爆裂骨折合并脊髓损伤（L2 ASIA C级）、

腰5椎体压缩骨折、腰椎退行性变、双侧肺挫伤伴胸腔积液、腰1附件骨

折、胸12棘突骨折、腰2横突骨折”。住院期间侯某国共支付医疗费

59465.01元，另购买残疾辅助器具支出费用150元。2017年4月14日，丰

南司法医学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鉴定意见：1.侯某国伤

残属于六级。2.侯某国自受伤之日起休息至评残前一日。3.侯某国自受

伤之日起需人护理至评残前一日。4.侯某国自受伤之日起需营养至评残

前一日。5.侯某国腰椎内需二次手术取出内固定物约10000元。侯某国

支付鉴定费3200元。侯某国诉至法院，要求李某义等连带赔偿其因伤造

成的各项损失。

本案诉讼过程中，李某义等提出重新鉴定申请，经法院委托，天津

市天宏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鉴定意见：被鉴定人

侯某国腰部外伤致双下肢瘫肌力4级，构成七级伤残。其误工期、护理

期、营养期截止于评残前一日。

【案件焦点】

1.侯某国与李某义等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2.侯某国诉请损失是否

于法有据；3.双方各自是否存在过错及应承担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提供劳务者受害是指在

个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前提下，提供劳务的一方因劳务活动自身受到

伤害。李某义等申请出庭的证人虽不能明确说明双方当事人是否形成劳

务关系，但证人卢某候陈述“工人自己负责装车，东家不管”，证人白某

林陈述“李某义等每月按我的加工数量结算工资”，其中“工人”“东家”“工

资”等词汇可以推定证人认可自己及与自己从事相同工作的人为李某义

等工作的事实，证人卢某利则表示是否为雇佣关系不清楚。因此，结合

侯某国的工作地点以及李某义等对侯某国工作的管理能力，应认定侯某

国与李某义等之间形成劳务关系，侯某国为提供劳务一方，李某义等为

接受劳务一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个人之间

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

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李某义等虽主张侯某国存在过错，但未能提供证

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李某义等以“多人装车只有

侯某国一人发生事故，说明侯某国有过错”为由主张侯某国对自己受伤

的事实存在过错系主观推断，有悖常理。而李某义等作为经营者，未对

侯某国的工作环境提供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致使侯某国在提供劳务过

程中人身受到伤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侯某国主张的医疗费损失59465.01元有票据证明，且有住院病案、

用药清单及司法鉴定意见书等予以佐证，法院予以确认。对侯某国自述

李某义等曾向其支付过医疗费40000元的事实，法院予以确认，应在李

某义等应付医疗费的范围内予以扣除。对于侯某国主张的误工费损失，

经查侯某国系农民，虽偶有期间在李某义等经营的草场工作，但并非长

期固定工作，故应以农业行业年均工资标准计算误工损失。对于侯某国

主张的护理费损失，应以居民服务业年均工资标准，结合法医鉴定所确

定的护理期限计算护理费损失。对于侯某国主张的营养费、住院伙食补

助费，因侯某国在本市医院住院治疗，出院后亦居留在本市休养，故法

院酌定按照每天人民币40元的标准计算上述两项费用。营养期限以法医

鉴定所确定的期限为准。对于侯某国主张的伤残赔偿金，应以司法鉴定

意见书所确定的伤残等级按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但截至定

残之日，侯某国已年满62周岁，故应按18年计算此损失金额。对于侯某

国主张的二次手术费，因李某义等对丰南司法医学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

见书的第5项鉴定意见予以认可，故对此诉请，法院予以支持。对于侯

某国主张的残疾辅助器具费系购买拐杖费用，根据唐山市第二医院出院

证所载出院后注意事项中“1.继续卧床2个月后佩带丈具下地活动”的医

嘱，购买残疾辅助器具费用亦属合理范围，故对此诉请，法院予以支

持。对于侯某国主张的交通费损失，法院根据侯某国伤情，结合其住

院、出院及复诊情况，酌定为人民币5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因损害导致

残疾的，精神抚慰金为残疾赔偿金，故对侯某国另行主张精神抚慰金的

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天津市天宏物证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均予认可，故法院予以采信，因此侯某国的伤

残赔偿金应以此鉴定意见所确定的七级伤残为依据计算。该鉴定意见认

为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截止评残前一日，与丰南司法医学鉴定中心

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一致，故上述期限应截至伤者首次评残前

一日为宜，即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的计算期限自2016年2月27日至

2017年4月13日。此外，李某义等主张二次鉴定费用应由侯某国负担的

辩解意见，法院认为，天津市天宏物证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

书中鉴定侯某国伤情为七级伤残，否定了丰南司法医学鉴定中心所作出

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所确定的伤残等级，但就误工期、护理期以及营养期

的鉴定意见与第一次鉴定意见一致，且李某义等对第一次鉴定结论中第

5项意见亦予以认可。因此，对两份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中的部分内

容均需作为定案证据予以采信，故法院酌定双方各自负担两次鉴定费用

的50%，即双方各自负担鉴定费5600元，李某义等所垫付的鉴定费超出

应负担金额的部分应在向侯某国支付的赔偿金中予以扣除。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

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作出如下

判决：

一、李某义、李某昌、李某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侯某国医

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伤残赔偿金、二次

手术费、残疾辅助器具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96024.66

元。李某义、李某昌、李某良互负连带责任；

二、驳回侯某国其他诉讼请求。

李某义等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同意一审法院裁判意见。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

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近年来，伴随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越来越繁荣，

各种劳动关系在经济生活中普遍增多，在基层法院派出法庭管辖的范围

内，许多用工都是由用工者自己集合一定的个体农民来完成的，如筑

路、建房、搬运等。由于农民法律意识不强，提供劳务的一方因事前约

定不全面，提供劳务活动时使自身受到伤害的案例不胜枚举。现实生活

中，雇佣与承揽两种法律关系均是基于劳务合同产生的法律关系，有较

多的相似性，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因而在出现人身伤害事故时如何定性

就成为法院审理的难点。

本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当事人侯某国主张自己与李某义等系雇佣

劳务关系，而李某义等主张双方应为承揽关系。在本案一审、二审审理

中，两审法院均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认定和

当事人侯某国是否有过错。因此，如何界定当事人之间的劳动关系成为

本案裁判的关键。要解决这一难点首要问题就是要明确区分雇佣与承揽

的不同。

雇佣合同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

劳务活动，雇佣合同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雇佣关系是提供劳务的合

同，雇员以完成一定的劳动为标的，雇主为其支付劳务报酬，至于工作

成果则不是合同的标的。2.雇员的工作不具有独立性，其受雇主指挥与

管理，以雇主的设备、技术为依托工作。3.雇佣关系中所从事事项范围

较广、技术含量低，报酬单一且仅具有劳动力价值。4.雇员在从事雇佣

活动中的风险由雇主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

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承揽合同的定义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

定，“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

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

作”。故承揽合同特征主要有：1.承揽人按定作人要求完成工作成果，定

作人视其工作成果完成情况给付承揽人报酬。2.承揽人独立工作不受定

作人指挥管理，自担风险，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工作，工作

成果具有特定性。

综上，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区别：（1）雇佣关系的雇主与雇员间

存在人身依附关系，雇主指挥雇员劳动，安排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雇

员无选择的权利。（2）承揽关系的定作人与承揽人之间无人身依附关

系，而是平等关系，承揽人独自安排工作时间、地点等，不受定作人指

挥和干预。（3）雇佣关系中雇员劳动报酬较稳定，而承揽关系中的承

揽人则要承担一定的亏损风险。

本案中当事人李某义等辩称侯某国与其系承揽关系，然而证人在证

言中称“工人自己负责装车，东家不管”“李某义等每月按我的加工数量

结算工作”，虽然证人不能明确表示自己及与自己从事一样工作的侯某

国与李某义等是否为雇佣关系，但可以结合其工作地点，工资给付等情

况，综合确认侯某国与李某义等形成劳务关系，侯某国为提供劳务方，

李某义等为接受劳务方，双方并非承揽关系。另外李某义等虽主张侯某

国有过错，但在一审及二审中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依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其理应承担不利后

果。

编写人：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 李春香

17 承揽关系和雇佣关系的认定

——钱某富诉于某战、钱某京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河南省焦作市孟州市人民法院（2018）豫0883民初1512号民事判决

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钱某富

被告：于某战、钱某京

【基本案情】

于某战、钱某京之间经常发生不特定劳务合同关系，于某战有工

程，经常交给钱某京，由钱某京找人干活。由于双方相互信任，对于报

酬的计算方式、标准没有明确约定。钱某京称每次于某战让其找人干

活，工程完工后其按市场上正常的大工、小工报酬标准给予某战报工程

费用，于某战给付工程款后，其按每个人出勤天数及大工、小工报酬标

准发放工资，没有从中另外多得钱。于某战称对钱某京很信任，每次活

干完，钱某京说报酬多少就是多少。2017年11月，于某战让钱某京找人

给其建厕所，钱某京找人将厕所主体建成。2017年12月8日，于某战让

钱某京找人处理厕所地面，钱某京找到钱某富以及王某勤，三人一起处

理地面。于某战安排铲车运来一车石子用于铺设地面，然后将铲车停在

厕所旁边。当天11点左右，钱某富正在建成的厕所内清理多余石子时，

钱某京私自驾驶停放在旁边的铲车，因其不会操作，导致铲车失控，将

厕所墙撞塌，倒塌的预制板砸向钱某富，造成钱某富身体多处骨折。钱

某富受伤后被送往洛阳正骨医院住院治疗，于2018年3月20日出院，花

去医疗费131929.76元，被诊断为：右侧胫腓骨下段开放性骨折、右足

跟部大面积皮肤软组织缺损、左足第一足趾开放性骨折、右侧肱骨干骨

折。钱某富从洛阳正骨医院出院后，因伤口一直感染，又在本村卫生室

和洛阳石化医院进行治疗，花去医疗费15247.09元。钱某富另购买轮

椅、便凳等辅助器具花费800元。以上共支出医疗费、辅助器具费

147976.85元。于某战已支付钱某富医疗费10000元；于某战庭审中称其

个人让钱某京处理厕所地面，与其经营的公司无关。

【案件焦点】

钱某富与钱某京、于某战之间的关系是雇佣还是承揽。

【法院裁判要旨】

河南省焦作市孟州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侵害公民身体健康权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于某战让钱某京找人处理厕所地面，钱某京找

钱某富等去干活。虽然于某战没有让钱某富去干活，也未直接给钱某富

发工资，但于某战让钱某京处理厕所地面并没有给钱某京约定总的工程

费用，钱某京称按大工、小工的工资标准和于某战结算工程费用，于某

战与钱某富及钱某京之间形成雇佣关系，于某战是雇主，钱某富、钱某

京等均受雇于于某战。于某战称与钱某京系承揽法律关系、不存在劳务

关系，无证据证实，法院不予支持。于某战称该案应适用建筑物倒塌的

法律规定确定侵权赔偿人，理由不足，法院不予支持。钱某京作为于某

战的一名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擅自驾驶铲车致伤钱某富，于某战

应承担赔偿责任，钱某京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钱某富

目前支出医疗费用147976.85元，扣除于某战已支付的10000元，于某战

应赔偿钱某富137976.85元。钱某富要求钱某京与于某战共同承担赔偿

责任，法院不予支持。

河南省焦作市孟州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于某战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赔偿钱某富各项损失137976.85

元；

二、钱某京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驳回钱某富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当前我国农村劳务市场十分繁荣，尤其在农村建房方面。由于安全

意识差，导致安全事故经常发生，由此产生的赔偿纠纷也较多。当前我

国农村劳务市场用工形式多种多样，其中雇佣和承揽是常见的用工形

式，两者在工资发放、用工过程方面都类同，但涉及的法律后果完全不

同。雇员在从事雇佣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

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

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

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承揽人在从事承揽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

则由自己承担，被承揽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或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

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

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把握好两者的关系，直接关系到

当事人的利益。

雇佣是指雇员按照雇主的指示，利用雇主提供的条件提供劳务，雇

主向提供劳务的雇员支付劳动报酬的合同。承揽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

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两者相同点

为：一方为另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支付报酬。区别在于：1.目的不

同。雇佣关系是以直接提供劳务为目的，承揽关系则是以完成工作成果

为目的，提供劳务仅仅是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承揽人提供的是工作成

果并非单纯的劳务。2.人身依附关系不同。雇佣关系的受雇人在一定程

度上要受雇佣人的支配，在完成工作中须听从雇佣人的安排、指挥；承

揽人与定作人之间不存在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中具有

独立性。3.风险不同。雇佣关系中风险由雇主承担，雇工在从事雇佣活

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要承担赔偿责任，而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承揽

关系中，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

责任，定作人只对定作、指示或选任有过失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于某战不直接指挥钱某富等施工，该特征符合承揽的特

点，但钱某富等人的报酬是按天计算工资，于某战并没有将工程大包给

钱某富等，于某战在用工时也未明确是承揽，更符合雇佣的法律关系特

征。

在审判实践中，要严格把控承揽的法律关系，当事人之前以大包的

形式用工或协议明确约定为承揽的，才应认定为承揽，否则均应认定为

雇佣。遇到此类纠纷，首先认定为雇佣，再审查是否大包或有明确约定

为承揽，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保护提供劳务者一方的合法权益。

编写人：河南省焦作市孟州市人民法院 霍跟上

18 雇佣关系、承揽关系、劳务关系的区别

——郭某强诉洪某明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民终4808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郭某强

被告（上诉人）：洪某明

被告：朱乙、厦门原光植物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光公司）、黄

某安

【基本案情】

原光公司需搭建铁棚，其法定代表人朱甲雯父亲朱乙通过案外人洪

某成找到洪某明商谈工程，商定以一天700元的价格由洪某明施工。洪

某明联系郭某强施工，未告知朱乙。郭某强于2017年10月20日开始施

工，施工过程中未采取安全保护措施，2017年10月26日其在施工过程中

跌落受伤，后被送往厦门市第五医院治疗，住院23天，花费医疗费

36754.48元，支出辅助器具费200元。事故发生后，原光公司向郭某强

支付8000元。

2018年1月24日，郭某强委托福建正泰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伤残等

级、后续医疗费、出院后护理期进行鉴定。2018年1月26日，福建正泰

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郭某强本

次外伤所致损伤及后遗症，构成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十级伤残。2.被

鉴定人郭某强后续取出内固定物的医疗费总共约需8000元。3.根据被鉴

定人郭某强的原发损伤，结合其临床治疗、恢复情况，综合评定其出院

后护理期90日。审理过程中，洪某明、朱乙申请对郭某强的伤残重新鉴

定，法院依法委托后，福建尚正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4月18日出具司法

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郭某强的伤残等级评定为十级。

另查明，除本案讼争工程外，洪某明雇用郭某强参与其承包的其他

类似工程施工，郭某强的劳动报酬为每天200元。本案讼争工程洪某明

劳动报酬一天500元，郭某强劳动报酬一天200元。洪某明联系郭某强参

与施工本案工程时，并未明确一天的劳动报酬。2017年10月20日至2017

年10月26日，郭某强搭建讼争铁棚四天半，另外一天半洪某明安排郭某

强到其承包的其他工程施工。后洪某明向郭某强支付2017年10月20日至

2017年10月26日劳动报酬1200元。

又查明，河南省唐河县大河屯镇赵寨村村民郭某德（1948年3月6日

出生）与李某云（1962年8月16日出生）育有郭某强、郭某磊、郭某雪

三个子女。郭某强夫妻育有两个子女郭某丹（2002年9月29日出生）、

郭某豪（2005年11月14日出生）。郭某强提供马巷镇市头社区居民委员

会盖章的租赁合同，载明郭某强自2016年8月26日起租赁厦门市翔安区

马巷镇市头社区房屋居住生活。

再查明，事故发生后，洪某明向郭某强支付5300元，其中5000元郭

某强出具借条。洪某明称该5300元是借给郭某强的，不同意将该款项作

为赔偿款抵销。

【案件焦点】

雇佣关系、承揽关系、劳务关系的区别。

【法院裁判要旨】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郭某强与洪某明之间存

在劳务关系，作为提供劳务的一方，郭某强应对工作中的风险进行充分

的了解，但其在施工过程中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导致跌落受伤的后

果，因此其应自行承担30%的责任。洪某明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未采

取足够的安全保障措施避免事故的发生，亦存在过错，应承担70%的责

任。朱乙系原光公司的代理人，原光公司亦认可朱乙的代理行为，故朱

乙将案涉工程发包给洪某明的行为由原光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郭某

强以朱乙承包讼争工程又转包给洪某明为由，主张朱乙承担连带责任的

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原光公司作为业主，

委托朱乙将搭建铁棚的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洪某明施工，

应当依法与洪某明承担连带责任。至于洪某明辩称郭某强跌落受伤是黄

某安操作不当导致，其未能举证证明，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

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洪某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郭某强经济损失

145591.67元和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共计150591.67元；

二、厦门原光植物油有限公司应对洪某明承担的上述赔偿义务承担

连带责任；

三、驳回郭某强的其余诉讼请求。

洪某明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洪某明上诉主张其与郭某

强系共同受雇于朱乙。法院认为，二审中，洪某明所申请三名证人的证

言，不足以证实电焊工存在统一薪酬标准；在洪某明提交的录音中，郭

某强仅确认按天计酬，并未确认其与洪某明共同受雇于朱乙的事实，故

洪某明的举证均不足以证明其上诉主张。在案证据显示，除本案讼争工

程外，洪某明雇用郭某强施工类似工程，因郭某强的固定工资是一天

200元，洪某明叫郭某强施工案涉工程时未明确说明劳动报酬，理所当

然认为报酬是200元一天；洪某明自己一天的工资应该是500元，不需要

告知郭某强。洪某明联系郭某强施工也没有告诉朱乙。可见，对于案涉

工程，洪某明无论在薪酬标准和人员选任上均有决定权，一审认定其承

包案涉工程并雇用郭某强并无不当。朱乙的行为受到原光公司的追认，

一审认定其代理原光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洪某明并无不当。据此，郭

某强和洪某明作为劳务关系的双方，应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

任，一审酌定的责任比例适当，应予维持。原光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洪某明施工，一审认定其应与洪某明承担连带责

任正确。洪某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

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区别与认

定，其中包括原光公司与朱乙之间的关系、朱乙与洪某明之间的关系、

洪某明与郭某强之间的关系。前述关系涉及承揽、雇佣、劳务、代理等

多种法律关系的认定。其中，承揽、雇佣和劳务关系之间的区分与认定

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重点和难点之一。首先从概念上区分，雇佣关系是

指受雇用人在期间内从事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

他劳务活动，雇用人接受受雇用人的劳务并按约定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

关系。承揽关系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

定作人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务关系则是指劳动者提供劳动力，

用人单位使用劳动力，双方形成劳动力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一般而

言，区分三种关系的关键在于查明各主体之间是否存在人身支配与服从

管理的关系。其中，雇佣关系中的主体存在支配与服从管理的关系，雇

用人必须为受雇人提供合理的劳动条件和安全保障，同时对其工作进行

监督管理，受雇用人须听从雇用人安排，按照其指示提供劳务。而承揽

合同中的各主体不存在支配与服从管理的关系，承揽人只需要完成定作

人提出的劳动成果即可，承揽人一般自行决定操作规程并自行组织劳动

过程，不受定作人的组织指挥和监督管理，其工作具有独立性。而劳务

关系中，各主体只形成劳动力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并不存在管理和服

从的关系。对于人身支配与服从管理的关系可以从具体劳动过程中的情

况加以判断，包括对劳动工具的提供、提供劳务是否有自主权、提供劳

务中是否存在操作规程的指示和统一等。因此，对承揽、雇佣和劳务关

系之间的区分关键在于各主体之间是否存在人身支配与服从管理的关

系，要重点查明各主体间在劳动工具的提供、提供劳务与否是否有自主

权、提供劳务中是否存在操作规程的指示和统一等方面的情况。

编写人：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 易之凯

19 形似承揽，实为雇佣

——王某平等诉刘某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调解书字号

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5民终220号民事调解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王某平、刘某、刘某文

被告（上诉人）：刘某章

【基本案情】

王某平系死者刘某军的妻子，刘某、刘某文系二人的子女。刘某章

从事个体加工树墩业务，在获取树墩信息后，雇佣工人用挖掘机将树墩

从土中挖出，然后将树墩的信息通知刘某海等，刘某海等再电话联系其

他人。刘某军、王某夫、王某忠、刘某华等自带斧子及三轮车等至树墩

现场。刘某军等在出工、完工的具体时间上均不受刘某章的支配，王某

夫、王某忠、刘某军等将树墩上较长的树根及多余的土去除后用三轮车

运至刘某章经营的个体加工厂，然后刘某章利用机器将树墩进行加工，

再进行销售。刘某章根据当天树墩的重量称重后，按照每斤4分钱的价

格与王某夫等结算，结算后经参与人协商一致，扣除三轮车费用后，平

均分享劳动报酬。刘某军自2016年2月起开始从事该项工作。干活期

间，工人们自带工具、自行解决喝水问题、自行安排休息时间、自行解

决伙食问题。2017年7月3日，刘某军、刘某海、刘某华、王某忠四人在

事发地即高唐县清平镇一村庄进行串树疙瘩工作，次日，刘某军、王某

忠、王某夫、刘某华四人在事发地继续从事串树疙瘩工作。根据高唐县

气象局出具的证明，事发当日清平区域的最高气温在37.5℃。当天早晨

刘某军等从家门出发，在高唐县清平镇吃了早餐，上午11时左右收工，

上午干活期间刘某军身体并无明显不适，11时30分左右在清平镇小餐馆

吃饭，吃饭期间刘某军身体出现不适，被王某夫等送往高唐县清平卫生

院，因病情严重被送往聊城市人民医院。2017年7月4日至2017年7月12

日共计花费医疗费93045元。经诊断认为刘某军患劳力性热射病及多脏

器功能障碍综合征等。2017年7月12日转至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治疗5天，

花医疗费等102744.97元。经诊断为：劳力性热射病、多脏器功能衰竭

等。于2017年7月17日14时左右死亡。刘某军近亲属以雇佣受害为由将

雇主刘某章诉至法院。

【案件焦点】

刘某军与刘某章之间为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

【法院裁判要旨】

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第一，刘某军与刘某章

之间存在从属性。刘某军的工作受刘某章的约束，即每次在什么地方劳

动及将树疙瘩运送到什么地方由刘某章安排，而不是由刘某军等自行无

限期地安排时间，因工作环境在野外且不固定，具体每天出工、停工时

间由刘某军等人自行安排。第二，关于劳动报酬。刘某军所得工资按照

每一次串、运送树疙瘩的重量计算，刘某章根据核准的作业量支付工

资，应视为分期、分段支付工资。是对刘某军等劳动数量的考核和计

酬，是对劳动力的结算，而不是对劳动成果的验收。完全符合雇佣关系

的特征。刘某章也没有对刘某军等交付的树疙瘩进行验收，仅仅是对重

量予以核算。刘某军等交付的不是劳动成果，而是从事为刘某章串树、

装载、运送等体力活动，合同标的为劳务。第三，双方虽然不是一般意

义上持续性、继续性提供劳务，但只要是刘某章提供了新的工作地点，

刘某军等的劳动地点只是由完工的一个地点变换至另一个新的地点而

已，按照刘某章的指示提供自己的劳务，始终按照每斤4分的价格，根

据完成的树疙瘩计算劳动报酬。是否是持续性劳动，主要取决于刘某章

挖出的树墩是否持续。第四，刘某军等完成工作不具有独立性，刘某军

等的劳动，构成刘某章经营活动的一部分。刘某军等将树疙瘩去除多余

的土、多余的树根然后装车并运送至刘某章处，刘某章称重后，再利用

机器对树疙瘩进行加工，然后予以销售、获利。

综上，刘某军与刘某章之间形成雇佣关系，而不是承揽关系。刘某

军作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且从事该项劳动已有一年以上的经

历，也应当预见在高温、高湿环境下，自己从事高强度劳动可能带来的

不良后果，但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没有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以及防暑

措施，最终造成了事故的发生。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可以减轻刘

某章的民事责任。综合上述分析，并考虑到本案案情，且根据当事人过

错程度，酌情确定刘某章因刘某军死亡对王某平等的合理损失承担50%

的赔偿责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九

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

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

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某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某平、刘

某、刘某文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

生活费、丧葬费259115.89元，被告刘某章已支付160元，还应支付

258955.89元；

二、被告刘某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某平、刘

某、刘某文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

三、驳回原告王某平、刘某、刘某文其他诉讼请求。

刘某章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

下协议，请求人民法院确认：

上诉人刘某章赔偿被上诉人王某平、刘某、刘某文医疗费、护理费

伙食补助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

济损失共计200160元，刘某章已垫付160元，余款200000于2018年5月10

日之前给付完毕，逾期双方同意按原审判决执行。

【法官后语】

本案在法院审理中，关于刘某军与刘某章的法律关系是雇佣还是承

揽的问题，当事人各执一词，法官也是综合分析后才有定论。

一种观点认为，刘某军等与刘某章系承揽关系。理由如下：1.刘某

军去劳动，并非刘某章安排，是刘某章通知刘某海，刘某海再自行组织

人员去工作，刘某军、刘某海等可定性为松散型的临时组成的合伙组

织；2.刘某章不负责人员的召集、点名、请假等事宜，刘某军等在出

工、完工的具体时间上均不受刘某章的支配，双方不存在人身隶属关

系；3.刘某章不提供劳动工具，都是刘某军等自备工具、自行安排休息

时间、自行解决伙食问题；4.刘某章不直接向刘某军发放工资，而是刘

某章根据刘某军等的工作总量支付报酬，刘某军等扣除相关费用后再均

分劳动报酬。

另一种观点认为，刘某军与刘某章系雇佣关系。理由如下：1.刘某

章虽没有亲自雇请刘某军工作，但是刘某章委托刘某海召集人员，所以

刘某海的雇请行为代表了刘某章；2.刘某军与刘某章之间存在人身从属

性。刘某军的工作受刘某章的约束，是在刘某章授意下工作，而不是由

刘某军等自由安排；3.刘某军提供的是劳务，不是劳动技术，刘某章要

求的是劳动量，不是技术成果。刘某章无须负责点名、请假等事宜，以

工作量来计算劳务费；4.刘某军等的工作系刘某章生产经营活动的组成

部分，并非独立承揽某项作业。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本案从表象上看似承揽关系，从

实质上分析为雇佣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为雇佣关系，二审法院在一审判

决的基础上根据双方当事人意愿调解，相当于认可雇佣关系的成立。

本案反映了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看似承揽又符合雇佣、既具备

承揽关系的部分特征又吻合雇佣性质的案件确实存在。在审判实践中，

承揽和雇佣的交织与冲突也是层出不穷。在处理该类案件时，必须深入

理解承揽与雇佣的含义，着重分析两者的区别，可从是否存在人身支配

依附关系、是否独立自主完成工作、是否验收一定技术成果、劳动报酬

的支付方式等多个方面进行甄别，切莫放大其中一点，造成一叶障目，

应该在抽丝剥茧的基础上宏观把握，正确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编写人：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人民法院 邢成

20 承揽雇佣法律关系混同，如何区分过错

——张某丽等诉郭某雄、郭某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5民终1290号民事裁定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张某丽、林某海、郭某

被告（上诉人）：郭某雄

被告（被上诉人）：郭某凯

【基本案情】

双方当事人均为永春县蓬壶镇南幢村人。郭某雄为加盖其位于永春

县蓬壶镇南幢村的房屋二层，将该建设工作承包给不具有建筑施工资质

的郭某凯，由郭某凯组织施工。郭某凯完成了郭某雄房屋二层的加盖工

作，停工约二十日后，因郭某凯承包工程较多，时间冲突，由林某忠到

郭某雄厝完成一层修补和三层楼板护栏修建工作。一层修补和修建三层

楼板护栏工作期间，郭某雄让郭某凯找吊砖工人，郭某凯叫来吊砖工人

林某春，并提供吊砖机械，林某春自行安装吊机后，在从事吊砖工作时

从二楼板面摔下抢救无效死亡，事发之时，郭某雄及郭某凯均不在现

场。张某丽、林某海、郭某系林某春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郭某抚养义

务人为四人。张某丽、林某海、郭某因林某春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为

396671.45元。

【案件焦点】

1.本案死者林某春与郭某雄、郭某凯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2.两被

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3.赔偿责任应如何分摊。

【法院裁判要旨】

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郭某雄房屋建三层护

栏工作时，林某春承担吊砖工作，并非由郭某雄直接指定，而是受郭某

凯指派并由郭某凯提供吊砖机器，由此可以证实郭某凯在完成二层房屋

加盖后，虽已经委托林某忠完成剩余工作，但其对郭某雄房屋后续建设

仍有跟进，郭某雄仍直接与郭某凯联系，郭某雄与郭某凯的承包关系尚

未结束，因此，郭某雄与郭某凯构成承揽合同关系。经庭审调查及蓬壶

派出所询问笔录显示，林某春与郭某凯系舅甥关系，林某海称其父亲林

某春生前通常是由郭某凯介绍做事，工资也是由郭某凯支付，对此郭某

凯并无异议。郭某凯主张其仅是介绍林某春做工，工资是由郭某雄支

付，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林某春系受雇于郭某凯的盖然性大于受

雇于郭某雄的可能性，故认定郭某凯与林某春存在雇佣关系。

郭某凯系郭某雄农村自建低层房屋的承揽人，林某春根据其指示在

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接受劳务一方的郭某凯应承担赔偿责任，林某春

并无吊砖资质也未经过培训，其本人未尽到安全谨慎之义务，自行安装

吊砖机器不稳固导致跌落，其自身也应承担过错责任。郭某雄作为定作

人，其自行加盖二层房屋未经审批，且将工程承包给没有相关资质的郭

某凯施工，郭某雄对选任承揽人存在过失，其在房屋加盖现场未提供任

何安全防护措施，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

此，郭某雄承担30%的赔偿责任，郭某雄在事故发生后已支付的5000元

应扣除。郭某凯承担本事故40%的赔偿责任，郭某凯已支付15000元予

以扣除。林某春自身承担本事故30%的责任。

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

下：

一、郭某雄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赔偿张某丽、林某

海、郭某经济损失114001.43元；

二、郭某凯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赔偿张某丽、林某

海、郭某经济损失143668.57元；

三、驳回张某丽、林某海、郭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郭某雄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在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过程中，郭某雄向法院申请缓交诉讼费，法院依法向郭某雄送达了

《不准予缓交诉讼费通知书》及《缴款通知书》后，郭某雄未在指定期

限内缴纳上诉费。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按上诉人郭某雄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法官后语】

在承揽、雇佣法律关系混同的纠纷中，当定作人存在选任过失、承

揽人存在管理过失、提供劳务方自身分别有过失时，应当按照各自过错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的关键点是区分死者林某春与房主郭某雄、

承揽人郭某凯之间的法律关系，即林某春是受房主郭某雄雇佣或是受承

揽人郭某凯雇佣，以区分责任份额。

1.是否存在控制支配是确认雇佣关系的关键

本案中，郭某凯承包郭某雄二层房屋加盖工作，加盖完成需待水泥

凝固后才可完成一层修复及三层护栏的修建，因郭某凯时间冲突，其将

剩余工作交由案外人林某忠完成，郭某凯是否就此结束承揽工作？根据

证据显示，郭某凯虽将剩余工作交由林某忠完成，但房主郭某雄仍与郭

某凯直接联系，包括指派吊砖工人林某春及提供吊砖机器，且郭某凯熟

知剩余工作的内容及进度，对此，应认定郭某凯的承包工作仍然持续。

郭某雄在需要吊砖工人时让郭某凯找人，并未指定由林某春完成，可

知，林某春系受郭某凯指派，结合林某春与郭某凯在本案之前长时间的

合作惯例，认定林某春与郭某凯之间的劳务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

林某春与郭某凯之间存在个人劳务关系，而房主郭某雄与郭某凯之间存

在承揽关系。

2.雇佣、承揽、提供劳务者根据自身过错分配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提供劳务一

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

为承揽、雇佣混同的侵权纠纷案件，赔偿义务人应为三方，即定作人、

承揽人及提供劳务人，提供劳务一方受到侵害，应当对定作人、承揽人

及提供劳务人三方的过错进行综合评定。承揽合同履行中所产生的风险

由承揽人承担，当定作人存在选任、指示等过失时，对定作人依照过错

责任原则进行规则，而提供劳务的受害人，则根据其自身的注意义务大

小进行归责。

编写人：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人民法院 曾惠婷

21 农村建房中工人受伤，需要厘清与房主

是劳务关系还是承揽关系

——刘某诉匡某、徐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6民终1478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刘某

被告（上诉人）：匡某

被告：徐某

【基本案情】

刘某、徐某、案外人潘某、赵某长期从事拆除搭建预制板（包含吊

梁）的工作，且四人是相对固定的组合。四人中无论谁招揽到业务均会

通知其他三人共同参与，除机械费用由徐某获得外，所得报酬平均分

配。匡某因修建位于四川省华蓥市双河街道办事处杜家坪社区某房屋的

需要，经案外人唐某介绍认识徐某。2017年6月29日，徐某邀请刘某、

案外人潘某、赵某到被告处从事拆除、搭建预制板（包含吊梁）工作。

当天12时，刘某、徐某、潘某在屋顶先用四块跳板铺在安装吊机的预制

板上，用吊机吊梁时，安装吊机的预制板和跳板突然断裂，徐某、刘某

先后从楼上摔下。随后刘某与徐某被送至华蓥市人民医院治疗。刘某的

伤情经诊断为：1.枢椎骨折；2.头皮、左大腿挫裂伤；3.左股骨外髁及

胫骨内侧平台多发骨髓水肿；4.左膝关节内侧半月板后角、外侧半月板

前后角损伤（Ⅱ度）；5.左膝内侧副韧带部分裂；6.左手软组织伤。刘

某住院治疗68天后于2017年6月29日出院。出院医嘱：继续卧床休息，

不适随诊；继续颈托制动、复查颈椎CT1月/次至骨折痊愈方可拆除颈

托。匡某垫支医疗费10000元。2018年2月5日，刘某的损伤经广安福源

司法鉴定所鉴定为九级伤残。该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结论：1.误工期

200日，护理期100日（每日1人护理），营养期90日；2.后续医疗费

5000元。刘某与匡某因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刘某起诉至法院。

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匡某以其与徐某为承包关系，刘某受伤应

由徐某承担，申请追加徐某为本案被告，法院予以准许。匡某对刘某自

行委托鉴定作出的鉴定结论不服，于2018年2月7日向一审法院申请重新

鉴定。2018年4月8日，经一审法院委托，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

结论：1.刘某致残等级为十级；2.刘某无必然发生的后续治疗费。

【案件焦点】

刘某与匡某、徐某之间的关系应如何认定。

【法院裁判要旨】

四川省广安市华蓥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徐某、潘某、赵

某长期从事农村建房中拆除搭建预制板的工作，且四人是相对固定的组

合。刘某经徐某介绍，在匡某处从事拆除搭建预制板的工作，其提供劳

务的对象为匡某，并非徐某，报酬虽通过徐某进行结算，但徐某只是代

为结算，并未从中赚取差价，刘某的报酬亦由匡某支付，即按工作日结

算报酬200元/天，应当认定刘某与匡某之间形成了个人之间的劳务关

系。刘某等虽经徐某介绍到匡某处工作，但工作内容并不由徐某决定，

报酬也不由徐某发放，并不符合劳务关系成立和生效的条件。因此，匡

某辩称将拆除搭建预制板的工作发包给徐某，与徐某之间系承揽合同关

系，刘某是徐某雇佣的，责任应由徐某承担，与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

法院不予采信。对刘某的损害，本案一审按双方的过错程度判决匡某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据此，四川省广安市华蓥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

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

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

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

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匡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某支付赔偿款

31641.4元；

二、驳回原告刘某其他的诉讼请求。

匡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同意一审法院裁判意见，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

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随着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日益富裕，开始大量翻修、新建住

房。而长期以来，农村盖房修屋的工程都是由一些乡村建筑队甚至个人

承担。他们安全意识不强、技术水平不高，施工设备简陋、缺乏监督管

理，农村建房建设中引发的各种人身损害纠纷也不断增多。法院受理该

类案件主要有劳务关系中的人身损害以及承揽关系中的人身损害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劳务关系以及承揽关系中人身损

害赔偿的责任主体以及赔偿方式有不同的规定，因此司法实践中法院认

定当事人双方是何种关系将直接影响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劳务关系和承揽关系的区别，首先，概念不同，劳务关系是指劳动

者与用工者根据口头或者书面约定，由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或者

是特定的劳动报酬，用工者依约向劳动者支付劳务报酬的法律关系；承

揽关系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

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其次，二者主体地位不同，劳务关系中，提

供劳务方与接受劳务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双方只存在着经济上交换而没

有人身隶属关系，接受劳务方只是对提供劳务方的劳动力进行支配，而

非对人进行支配，也就是说双方只存在劳动力的支配与被支配而不存在

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承揽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也是平等的，不

存在支配与服从的关系，在劳动中承揽人一般自行决定自己的操作规程

和劳动过程，不受定作人的组织指挥和监督管理，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中

具有独立性。最后，提供劳务以及确定报酬的基础不同，劳务关系中，

因提供劳务方提供的仅是单纯的劳动力，没有其他技术成分在内，故接

受劳动方所支付的报酬仅是提供劳务者劳动力的价值。在承揽关系中，

承揽人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技术成果，其次才是劳务。承揽关系中报酬基

于承揽人自身技能水平、生产规模以及原材料的价格等因素而确定，并

且承揽人有时还要承担相应的风险。以上是劳务关系和承揽关系的主要

区别点，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三者进行区分还是有很大困难的，因实际

生活中很多临时性劳务当事人双方都是口头约定，一旦在劳务中有人身

损害发生，双方往往只是口头陈述而无相应证据予以证实。笔者认为，

准确区分劳务关系与承揽关系，应从各自的特点、权利、义务的内涵及

所产生的各种法律关系等入手，遇到类似案件，应根据当事人所提供的

证据，参照劳务关系与承揽关系的特征来区分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

系。

编写人：四川省广安市华蓥市人民法院 郑倩

22 承揽关系中定作人的过错认定

——于某文诉赵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36758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于某文

被告：赵某

【基本案情】

2018年8月5日，赵某将气焊切割拆卸工作承包给周某、于某文，支

付周某工钱2000元，于某文工钱2500元。8月8日，于某文因要切割外层

木头内层金属物品，用非切割金属物的锯片切割，导致锯片在快速旋转

时爆裂破碎，锯片溅起割伤其左肩部。于某文于8月8日至8月11日在北

京长峰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左肩开放性外伤，左侧三角肌前束、中

束断裂。赵某垫付医疗费8000元，于某文自行支付医疗费3865.66元。

于某文称其切割使用的锯片系赵某提供，赵某对此不予认可，称系

于某文自带工具。于某文称切割使用的锯片系赵某购买，于某文已指定

要求赵某购买切割瓷砖的锯片，但赵某购买了切割木头的锯齿锯片，赵

某对此不予认可，称于某文要求其购买的就是切割木头的锯齿锯片。于

某文称其受伤之时切割的物品是外层木头内层金属物品，赵某不予认

可，称其当时切割的是木头，系其自身操作失误导致受伤。于某文称其

反复强调赵某购买的锯片不是锯金属物的锯片，不能切割，但赵某说赶

紧干，干完了就完工了，就付工钱，赵某对此不予认可，称其没有说过

这样的话。

另，于某文不具备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的资质。

【案件焦点】

1.于某文与赵某之间是劳务关系还是承揽关系；2.赵某是否对于某

文的受伤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

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

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于某文按

照赵某指示，完成气焊切割拆卸工作，赵某给付于某文工时费，双方形

成了承揽关系，赵某仅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的过失承担赔偿责任。于

某文不具备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的资质，赵某在选任上有过失，应承担相

应的责任。于某文明知切割的是金属物，仍用切割木头的锯片作业，自

身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法院确定于某文、赵某等的责任承担比例分别

为60%和40%。对于某文的诉讼请求，医疗费以医疗票据为准，于某文

自付的医疗费3865.66元及赵某垫付的8000元，以上述承担比例分担，

赵某垫付部分可在总款中扣减；误工费，营养费，法院根据于某文伤

情，确定误工期15日，营养期15日，误工费9000元，营养费750元；饭

费法院确定为住院伙食补助费，为400元；于某文要求的护理费，未提

交相关证据，法院不予支持。于某文要求的房费，没有法律依据，法院

不予支持。以上费用均按照法院确定的赔偿比例进行赔付。

综上所述，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赵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于某文医疗费、误工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共计806.264元。

【法官后语】

现实生活中，存在当事人一方为修缮或者装修房屋而请一些打零工

的人的情况，对于这些打零工的人与房主之间的法律关系，需要根据实

际情况来具体分析。在劳务关系中，雇员按照雇主的指示，利用雇主提

供的各种劳动条件、工具，以自己的技能来提供劳务，雇主支付劳务

费，一般按照时间计费，体现的是一种劳动力的交易。劳务关系是否存

在，不仅要看有无劳务合同，并且要看行为时的事实关系，即当事人之

间是否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是否有一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

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是否是按时定期给付劳动报酬，所提供

的劳动是否是雇主一方生产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如果符合上述情形，

则可以认定为劳务关系。如果当事人一方提供的劳务是其独立的业务，

并不受当事人另一方的控制管理、只需要交付劳动后的成果，所获得的

是一次性结算报酬，则双方之间构成承揽关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

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

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条

规定的是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错的侵权民事责任，即定作

人原则上不承担赔偿责任，除非定作人对定作物的制作方法作出的指示

有明显的过错，或者定作人明知承揽人没有从业资格仍选任。定作人承

担责任除具有过错外，还需要符合以下条件：1.定作人与承揽人之间存

在承揽关系，即承揽人依照承揽合同的约定或者定作人的指示完成加工

承揽事项。不论其是否签订了书面承揽合同，只要存在事实上的承揽关

系即可；2.损害行为是承揽人在进行加工承揽过程中发生的，如果超过

承揽事项的范围，不存在定作人的责任；3.造成损害事实的直接行为人

是承揽人，而不是定作人，并且是承揽人在执行承揽事项中实施的行

为；4.侵权责任的承担者是实施侵权行为以外的人，即定作人要为自己

定作、指示或选任的过错所造成后果承担替代责任。本案中，于某文的

劳动并不受赵某指挥，而是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完成任务，并且双

方约定一次性支付报酬，因此双方之间构成承揽关系，赵某在提供工具

和选任人时具有过错，且于某文对自身安全存在疏忽，因此法院分责比

例适当。

若承揽人在为定作人完成预定工作时发生人身伤害后果，承揽人和

定作人均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的，此时如何处理？最高人民法院的主

流观点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4期）（总第72期）

中，周某凤等诉宜昌县建设局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裁判摘要中指出：承

揽人在为定作人完成约定工作时发生人身伤害后，双方都没有过错的，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依公平原则由双方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

编写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郭婧芳

23 承揽人工作中意外身亡小区业主承担按

份责任

——毛某云等诉张某亮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人民法院（2018）川0722民初803号民事判决

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毛某云、黄甲华、黄乙华

被告：张某亮、侯某伟、宋某森、冯某清、侯某兴等

以下省略75个被告，该案被告共计80人。

【基本案情】

慧川小区没有业主委员会，也没有聘请物业管理公司，由其中一业

主林某之母刘某德和其他几个业主自发进行管理，未获取任何报酬。

2017年，刘某德主要负责物管费的收取及开支，用于门卫工资及小区公

有设施的维护费用等。因该小区物业管理需要，需找人修剪小区内三棵

树的树枝，后经小区业主杨某尔向刘某德介绍，最终决定由黄某和来完

成该项工作。2017年10月23日上午8时许，黄某和自带梯子和绳子，和

张某元一起去修剪树枝。黄某和在修剪树枝时不慎从树上掉落，后经医

院抢救无效死亡。

另查明，1.张某元在三台县公安局潼川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

事故当日是黄某和喊其去慧川小区修剪树枝的，工钱100元每天；2.黄

某和系非农业家庭户，生于1958年4月17日，其与妻子毛某云生育黄甲

华、黄乙华两个女儿；3.三台县潼川镇慧川小区共四栋7个单元85户，

张某亮、肖某、刘某、黄某新、范某艳、彭某银、谢某花、姚某华、唐

某武、谢某帅、羊某环、何某君、傅某达、谢某芬、陈某伟、张某、侯

某伟、梁某梅、任某梅、刘某全、何某、达某党、赵某梅、赖某有、姚

某、欧阳某蓉、周某秀、伍某秀、陈甲、丁甲、颜甲、胡某然、左某

银、吴某英、童某龙、王某兴、蒋某芳、宋某森、杨某钦、刘某通、赖

某辉、傅某兰、陈某明、赵某兰、蒋某川、梁某兰、黄某辉、邹某明、

刘某军、邱某萍、颜乙、刘某容、龚某伟、冯某清、姚某英、胡某东、

陈某明、吕某帆、余某旺、李某燕、蒲某琼、余某永、谢某、谌某华、

岳某海、廖某英、罗某燕、张某福、侯某兴、杨某明、陈乙、傅某容、

林某、黄某、刘某村、韩某敏、梁某均系该小区的业主，其中何某君是

A幢3单元2楼2号和B幢1单元2楼1号两套房屋的业主，蒋某芳是C幢2单

元3楼2号和C幢2单元4楼2号两套房屋业主，达某党是B幢1单元5楼3号

业主。毛某云等未对B幢1单元6楼4号和D幢1单元2楼3号业主提起诉

讼，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魏某、宋某春、胡某玉系该小区业主。

本案在开庭审理中，宋某森陈述，黄某和修理这三棵树的过程和方

法不是在刘某德的命令指挥下完成的，工作过程中使用的工具和方法都

由黄某和本人决定，不构成隶属性的劳务关系，黄某和与刘某德不构成

雇佣关系。冯某清陈述，该事故与业主无任何关系，小区也没有业主委

员会，仅最近几年才有两个守门的，是谁叫黄某和来修剪树枝的他们都

不清楚。

【案件焦点】

1.刘某德找人修剪树枝的行为是否代表全体业主；2.黄某和与小区

业主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3.小区业主是否承担责任以及如何承担

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刘某德找人修剪树

枝的行为是否代表全体业主的问题。刘某德作为自发的小区管理人员，

为小区无偿服务，负责物管费的收取和开支，应是小区业主认可的。小

区内树木是公共设施，刘某德找人修剪树枝的行为并非为其个体利益，

而是对小区共有区域的环境进行清理的行为，且报酬也是从收取的物管

费中支取的，故刘某德找人修剪树枝的行为应代表全体业主。关于黄某

和与小区业主是雇佣关系或承揽关系的问题。雇佣关系是指雇员向雇主

提供劳务，雇主支付相对稳定的劳动报酬，且雇员对工作地点、工作时

间、工作进程等如何安排没有自主选择权，亦不能将应负的劳务义务转

移给他人承担，必须亲自履行。承揽关系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

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从本案事实经过来看，小

区业主仅联系了黄某和要求其完成修剪树枝的工作，并未干预其工作过

程，且黄某和联系张某元一起修剪树枝也不是受业主安排，修剪树枝的

工具和绳索也是黄某和自带，黄某和只须向小区业主交付修剪树枝的工

作成果即可，故本案符合承揽关系的要素特征，小区业主与黄某和之间

形成承揽关系。关于小区业主是否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修

剪树枝系高空作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应由具有相关经验的人员用专

业工具完成，而黄某和是即将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且不具备相关经验

及专业工具，小区业主在选任承揽人时存在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黄某和在高空作业时未尽到审慎的安全注意义务，具有重大过错，

其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综合本案实际情况，法院酌定由小区

业主承担20%的责任适宜。

综上所述，毛某云等主张黄某和与小区业主系雇佣关系，并由小区

业主承担80%的责任，与法院查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法院不予支

持。毛某云等诉请的处理事故伙食补助费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据

此，毛某云等因黄某和死亡产生的费用确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614540

元；2.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3.处理事故误工费720元；4.丧葬费

18000元；5.交通费500元，合计653760元，小区业主承担20%即130752

元，由85户业主平均分担，每户业主承担1538元。

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四十四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原告毛某云、黄甲华、黄乙华因黄某和死亡产生的各项费用，

由被告张某亮、侯某伟、宋某森、冯某清、侯某兴等共计75人各赔偿

1538元，由被告何某君、蒋某芳各赔偿3076元（以上赔偿款项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毛某云、黄甲华、黄乙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由物业公司进行专业化管理，是现代化小区发展的趋势，但老小区

却普遍享受不到这种待遇。近年来，越来越多没有物业的老小区走上了

居民自治的道路，本案中慧川小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慧川小区没有正

规物业公司，也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仅凭几个热心居民自发管理小

区，负责小区的公共服务等事宜。刘某德作为业主之一代为管理小区事

务且一直为小区无偿进行服务，全体小区业主是认可的。小区内的树木

是公共设施，刘某德请黄某和修剪树枝并非为其个人利益，而是对小区

的共有区域进行管理，且付给黄某和的报酬也是从收取的物管费中支

取，故刘某德请黄某和修剪树枝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全体业主的行为。

本案当事人人数众多、案涉矛盾纠纷大，若不妥善处理必将导致负

面舆情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此案的判决处理方式兼顾了法理与情

理、促进了矛盾化解、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同时，该案

暴露出老小区物管缺位的种种弊端，因而老小区的改造势在必行，探索

小区自治管理模式不失为一个有力途径。小区自治模式的实行离不开社

区的指导，也离不开相关行政机关的监管与助力：1.社区居委会、街道

办事处可以联合社会组织为小区自治注入前期资金，组织业主推选出业

主委员会，建立自营管理公约制度；2.政府的住建等职能部门应加大对

老旧小区的监管并给予政府补助，帮助完善小区的基础设施；3.各自治

小区也可以动员业主投入管理资金，利用各小区的自身条件，如划定停

车位等，引入物业公司进行运作。另外，该案也反映出小区业主的法律

意识淡薄，对于安全风险认知不到位、缺乏小区管理风险防范意识。对

此，社区和辖区政府在帮助老小区硬件改善和风险监督的同时也要注重

对老小区业主们的法制宣传，如定期宣讲消防隐患排查知识及开展对

《物业管理条例》的学习等活动。老小区的改造任重道远，只有多措并

举着力构建社区、政府、物业等多方共管的模式，才能使老小区转型成

为有自治管理组织、有完善基础设施、整洁安全有序的“新”小区。

编写人：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人民法院 兰斌 王丽 何曦

24 合伙关系与雇佣关系的区分和界定

——王某等诉艾某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13民终5819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王某、周某乙、周某丙、周某甲、付某

被告（上诉人）：程某、路某、张某、左某

被告：艾某

【基本案情】

艾某在桐柏县朱庄乡开办有木材加工厂。2018年4月28日下午，程

某、路某、张某、左某与周某砍伐树木时，倒下的杨树砸伤了周某，当

日周某被送往桐柏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5460.15元。同

日，周某转往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至2018年5月2日，支出医

疗费46829.22元。2018年5月2日，周某死亡，5月14日下葬。事故发生

后程某、路某、张某、左某向王某等赔偿100000元。

程某、路某、张某、左某与周某在事故发生时买树、伐树按每吨90

元平均分配收益。五人均未佩戴安全帽，未设置安全防护措施。周某与

艾某存在多次关于木材的交易往来，本地木材加工厂有替收树人垫付树

款的交易习惯，艾某按每吨520—550元向周某支付树款。

周某甲、付某系周某父母，两人共四个儿子。王某系周某妻子。周

某乙、周某丙系周某的儿子。

【案件焦点】

程某、路某、张某、左某与周某之间的关系是雇佣关系还是合伙关

系。

【法院裁判要旨】

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与艾某之间应系买

卖合同关系，不存在雇佣关系。王某等称周某系受雇于艾某，但未提交

周某受雇于艾某的证据，王某等虽申请三名证人出庭作证，称周某受雇

于艾某购买杨树，但均系推测，并未听艾某承认也无其他直接证据证

实，且王证甲、刘证乙也证实艾某虽向其二人支付过树款，但并未直接

到现场勘查树木，也未直接指挥砍伐树木，如艾某系直接收树人，该行

为不符合收树人正常行为。艾某虽向王证甲、刘证乙支付过购树款，但

程某、路某、张某在庭审时称在当地收树人（树贩）在收树时，板厂老

板经常会垫付树款，垫付款可能会直接向树主支付，故艾某向证人支付

树款的行为不能证明艾某雇用了周某。另艾某的记账单也显示多次向周

某支付树款。结合以上证据，周某与艾某之间应为买卖关系，艾某对周

某的损失不应予以赔偿。

程某、路某、张某、左某虽辩称四人系受雇于周某，但庭审时程

某、路某、张某也自认四人与周某在砍伐此次树木时，按每吨90元平均

分配收益，故五人应为合伙关系平均受益。程某、路某、张某、左某、

周某在伐树时未做安全防护措施，存在明显过错，应对此次事故承担

70% 的过错责任，即程某、路某、张某、左某各承担70%的1/5责任，周

某虽然是受害人，但也是伐树团体中的一员，也应承担1/5的责任。周

某作为成年人，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自身存在相应过错，以自身承担

30%的责任为宜。

对于王某等因伤残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为：1.医疗费52289.37元；

2.误工费403.12元。王某等请求403元，法院予以认可；3.护理费403.81

元，护理人数无医嘱证明，故法院按1人计算；4.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

80元；5.营养费40元；6.死亡赔偿金25014元；7.丧葬费25014元；8.交通

费3000元；以上共计386277.14元，其70%加上精神抚慰金30000元，为

300394元。程某、路某、张某、左某各赔偿1/5，即60078.8元。因事故

发生后程某、路某、张某、左某已赔偿100000元，故每人应再赔偿

35078.8元，因程某、路某、张某、左某与周某系共同操作不当造成死

亡，系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判决如下：

一、被告程某、路某、张某、左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各赔

偿原告王某、周某乙、周某丙、周某甲、付某各项经济损失35078.8

元；四被告程某、路某、张某、左某互负连带赔偿责任。

二、驳回原告王某、周某乙、周某丙、周某甲、付某对被告艾某的

诉讼请求。

程某、路某、张某、左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所谓个人合伙，是指两个

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

动。程某、路某、张某、左某与周某多次共同进行伐树、贩卖树木的经

营活动。2018年4月28日下午，周某召集程某等共计五人一起到山边伐

树，约定报酬为每吨90元，报酬五人均分。在伐树过程中，双方相互协

作，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劳动报酬，是为了共同目的和利益而临时组成

的合伙关系。双方在放树过程中，共同出力，劳动报酬平均分配。五人

明显具有合伙完成伐树工作的合意，而伐树这一合伙事务具有临时性，

该合伙行为并不具有组织形态，程某等与周某之间的关系符合松散型合

伙的特征，故一审法院认定五人之间为合伙关系并无不当。伐树尤其是

砍伐较高的大树，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合适的

工具，以及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具，否则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但五人在伐

树过程中均未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具，未采取安全措施导致本案事故

发生。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案情酌定受害人周某承担30%的责任，因

受害人也是伐树团体中的一员，应再承担70%责任中的1/5的责任划分亦

并无不当。

综上，程某、路某、张某、左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河南省南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

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对于该案争议焦点之一是程某、路某、张某、左某与周某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本案的购树款由周某所出，其中购买树木的价格是

周某谈妥的，程某等没有出购树款，不具备共同出资的条件；周某向树

木所有人支付购买树木的价款，卖树所得利润归周某一人；程某等每人

分得的每吨90元是购树人支付给伐树人的劳动报酬标准，购树人如果参

与伐树，也会分得一份，本案中周某亲自参与伐树，因此每吨90元由程

某、路某、张某、左某和周某均分，该90元仅是劳动报酬标准，而非收

益。因此周某和程某等之间是劳务雇佣关系。

另一种观点认为，程某、路某、张某、左某虽辩称，该四人系受雇

于周某，但庭审时程某、路某、张某也自认四人与周某在砍伐此次树木

时，按每吨90元平均分配收益，故五人应为松散型合伙关系平均受益。

一审法院最终采纳了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雇佣关系指受雇佣人在雇主的指示和监督下，利用雇佣人提

供的条件，以自己的技能为雇佣人提供劳务，并获得由雇佣人提供报酬

的法律关系。关于雇佣关系的特征，主要是被雇佣人一方给付的劳动是

在雇佣人的支配与管理下完成的，是一种从属的劳动，被雇佣人获得的

报酬只是自己提供劳务所得，不包含利润。而雇主所得的收益包括经营

活动所产生的各种收益，同时雇主也承担着相对多的经营风险。《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

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

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

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本案中，虽然周某负责联系

树木买受人，并商讨价格，从表面上看，他是砍伐工作的雇主，其余砍

伐工人受其雇佣，对劳务过程中雇员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应由雇主承担

责任。但周某与程某、路某、张某、左某之间是平等的协作关系，不存

在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周某联络工作，充其量只是一个牵头负责人，

且其收入是按每吨90元平均分配收益，周某并未因此而获得比其他工人

更多的报酬，周某本人也共同参加劳动，统一分配利益。如由周某一人

来承担承事故责任是不公平的，故周某与被邀请的其他砍伐工人之间并

非雇佣关系。

第二，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

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规定，当

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

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

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一般情况下对于个人合伙关系的成

立需要订立书面的合伙协议，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未订立书面合伙协议而

产生合伙纠纷的情况非常常见，因此司法解释规定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个

人之间也能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中，周某与程某、路某、张某、左某

都是同一乡镇的居民，通常习惯也是一个人找到事务后，相互邀请邻居

或经常在一起做事的伙伴共同完成某一事务，平均分配收入。受害人召

集程某等共计五人一起到山边伐树，约定报酬为每吨90元，报酬五人均

分。在伐树过程中，双方相互协作，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劳动报酬，是

为了共同的目的和利益而临时组成的合伙关系。双方在共同放树过程

中，共同出力，劳动报酬平均分配。五人明显具有合伙完成伐树工作的

合意，而伐树这一合伙事务具有临时性，该合伙行为并不具有组织形

态，程某等与周某之间的关系符合松散型合伙的特征。

综上所述，本案中，程某等与受害人周某之间为松散型合伙关系，

而不应当认定为雇佣关系。

编写人：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人民法院 田密 王光伟

三、雇主与雇员的责任划分

25 雇工受雇主指示选任的雇工提供劳务受

害后的责任认定

——谢某全诉谢某赐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5民终119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谢某全

被告（上诉人）：吴某民

被告（被上诉人）：谢某赐

被告：吴某霞

【基本案情】

吴某民为装修店面雇用谢某赐为水泥工，后谢某赐召集谢某全、殷

某兰为吴某民搬运装修材料。谢某全的工资每天150元，殷某兰的工资

每天130元，谢某赐向谢某全、殷某兰每天每人抽取10元。2016年8月16

日，谢某全在吴某民店面搬运石板材欲搭乘电梯到地下二层时，电梯坠

落，致谢某全受伤。谢某全在安溪县医院住院治疗31天，花费医疗费

66563.89元。谢某全的伤情经福建安泰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1.十级伤

残；2.误工期限为180天，出院后的护理期限为60天；3.后续治疗费用约

21000元。事故发生后，谢某赐支付谢某全2500元，吴某民支付谢某全

24500元。

【案件焦点】

1.谢某全与谢某赐之间，谢某全与吴某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具体责

任承担。2.是否追加李某州为本案被告。3.具体损失数额认定问题。

【法院裁判要旨】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人民法院认为：谢某全系谢某赐召集为吴某民

搬运装修材料的搬运工，约定报酬为每天150元，其中谢某赐抽取10

元；谢某赐在吴某民的指示下邀集谢某全、殷某兰搬运装修材料，搬运

的时间地点根据吴某民的指示进行。谢某赐虽向谢某全每天抽取10元，

但谢某赐也与谢某全一起共同为吴某民提供劳务，谢某全的劳动报酬由

吴某民支付，因此，本案中吴某民为雇主。吴某民作为雇主，未对劳务

提供者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对施工现场管理不到位造成本事故的

发生，应对本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谢某赐在召集谢某全为吴某民

提供劳务过程中有获利行为，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谢某全在提供劳

务过程中无过错，不承担责任，结合本案的实际，由吴某民承担90%的

责任，谢某赐承担10%的责任。谢某全请求吴某霞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吴某民主张李某州安装的电梯存在质

量问题应对谢某全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审查后认为与本案属不同法律关

系，予以裁定驳回，吴某民可另行解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福建省2016年度人身损

害赔偿有关费用标准等相关规定，谢某全的损失为：1.医疗费66563.89

元即医疗费以安溪县医院票据为准；2.护理费为11411.4元；3.住院伙食

补助费为930元；4.营养费为6600元；5.误工费为22572元；6.交通费酌

情认定为300元；7.残疾赔偿金为27586元；8.鉴定费2600元；9.精神抚

慰金5000元；10.后续治疗费21000元。谢某全的总损失为：164563.29

元。吴某民承担90%为148106.96元，扣除已支付的24500元，应再支付

谢某全123606.96元；谢某赐承担10%为16456.33元，扣除已支付的2500

元，应再支付谢某全13956.33元。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

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

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谢某赐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谢某全医疗费等合计

13956.33元。

二、被告吴某民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谢某全医疗费等合计

123606.96元。

三、驳回谢某全的其他诉讼请求。

吴某民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谢某全为吴某民提供搬运

装修材料的劳务，谢某全在搬运装修材料过程中因电梯坠落受伤致十级

伤残。吴某民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对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且事故系

因其提供的电梯坠落所致，故吴某民应当对本案事故给谢某全造成的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吴某民承担90%的赔偿责任并未超过吴某民

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吴某民请求降低其赔偿比例，缺乏依据，不予支

持。吴某民主张谢某全系受雇于谢某赐，谢某全也存在过错，其仅存在

选任过失，证据不足，不予采纳。吴某民主张一审认定的谢某全经济损

失的项目和数额有误，未能举证证明，亦不予采纳。吴某民主张李某州

安装的电梯存在质量问题，应对谢某全承担赔偿责任，因吴某民与李某

州之间系另一法律关系，双方可另行解决。吴某民请求将本案发回重

审，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吴某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

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最大的争议焦点在于如何判定谢某全与谢某赐之间，谢某全与

吴某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及责任分担。

关于谢某全与谢某赐之间，谢某全与吴某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及责任

分担，其难点在于确认谢某全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具体与谁形成雇佣关

系，谁才是谢某全在本案中的雇主。雇佣关系是指受雇用人在一定或不

特定的期间内，接受雇用人的指挥与安排，为其提供特定或不特定的劳

务，雇用人接受受雇人提供的劳务并依约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如

何判断双方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主要从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上判

断。所谓形式要件是看双方有无订立书面或口头的雇佣合同，看劳动力

与报酬是否成为交易对价，受雇人提供劳务，雇佣人支付报酬，则一般

可视为双方存在雇佣关系。而实践中，当事人之间订立书面雇佣合同的

极少，因此要判断双方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需结合实质要件：首

先，看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为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支付报酬；其次，

看雇工是否受雇佣人控制，雇工受雇佣人控制是雇佣法律关系存在的基

础，雇佣人对雇工享有发号施令加以指导的权利，而这种命令指导是关

于雇工如何完成其职务活动方法方面的；最后，雇工应由雇佣人或其委

托人所选任。本案中，谢某赐在吴某民的指示下邀集谢某全、殷某兰为

吴某民搬运装修材料，由吴某民支付劳动报酬，搬运的时间地点及劳动

工具根据吴某民的指示进行，因此本案的雇佣关系中吴某民为雇主，谢

某全与谢某赐均为雇员为吴某民提供劳务。吴某民假谢某赐之手支付劳

动报酬及谢某赐从中抽取10元，并不能改变三方之间的雇佣关系。因

此，谢某全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自身受到损害，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

相应的责任。吴某民作为雇主，未对劳务提供者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

施，对施工现场管理不到位造成本事故的发生，应对本事故的发生承担

主要责任。谢某全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无过错，不承担责任。谢某赐在召

集谢某全为吴某民提供劳务过程中有获利行为，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

任。结合本案的实际，由吴某民承担90%的责任，谢某赐承担10%的责

任。

编写人：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人民法院 苏荣杰 张晓娟

26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 认定标准

——种某某诉李某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人民法院（2018）黑0709民初106号民事

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种某某

被告：李某某

【基本案情】

2018年3月29日上午，李某某雇用种某某为其到养猪场装猪和在金

山屯区5连卸猪。在第二次卸猪过程中种某某从李某某驾驶的拉猪车上

掉了下来，致使种某某左手臂骨折，疼痛难忍。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诊断为左桡骨远端骨折。种某某在亲属护理下，在哈尔滨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住院治疗16天。种某某受伤后，李某某没有支付

任何费用。种某某与李某某协商无法就赔偿事项达成一致意见，故起诉

至法院。

【案件焦点】

1.李某某、种某某之间的过错责任；2.种某某诉求的相关费用是否

合理。

【法院裁判要旨】

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

受害责任纠纷。本案中，种某某提供劳务，李某某接受劳务并支付报

酬，双方已形成个人之间劳务关系。种某某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造成自身

损害，李某某应承担赔偿责任。种某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提供

劳务过程中应谨慎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因其未尽到自身安全保障义务致

使受到损害，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种某某主张的医疗费39581.94元有医

疗机构票据及鉴定机构意见证实，应予以支持。种某某主张误工费、护

理费，因其属无固定收入人员且又不能提供近三年的平均收入，应按照

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全省分行业就业人员工资标

准计算。误工费为16452.19元、护理费为1343.04元。种某某主张的住院

伙食补助费1600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确认。种某某主张的营养费因

无证据证实，不予支持。种某某主张的交通费340.25元未超出法律规定

的合理限度，应予以支持。种某某主张的精神抚慰金1000元，因其未被

评定构成伤残，不予支持。种某某主张的鉴定费1510元有鉴定机构票据

予以证实，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种某某的各项损失共计为60827.42

元，李某某应承担70%的责任即42579.19元。种某某自行承担30%的责

任即18248.23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

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种某某

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42579.19元；

二、驳回原告种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是指在个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前提下，

提供劳务的一方因劳务活动自身受到伤害的，在提供劳务一方向接受劳

务一方主张损害赔偿时，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一般来说，引发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有如下两

点：第一，提供劳务者风险意识差，自我保护能力低；第二，接受劳务

一方组织管理与安全保障能力不足。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以及劳

动用工市场部分领域规范的欠缺与不完善，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越

发普遍。

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会以提供劳务者自身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为

由，判决其自身对损害的发生自行承担一定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归责原则由“无过

错责任原则”已变更为“按照各自过错承担相应责任”。因此，在提供劳

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中，提供劳务者对其自身不存在过错、接受劳务

者一方存在过错须负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客观地说，提供劳务者的举

证能力一般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在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前提

下，对于提供劳务者而言，对于证明对象的确定不宜过宽，对于证明标

准的要求也不应过高。所以，在当前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并不会苛求

提供劳务者对自身没有过错或接受劳务一方存在过错的举证能力，但是

雇员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本身应负有安全

注意义务。

编写人：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人民法院 黄凯

27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由双方根据过错承

担

——李某者诉李某花、廖某元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4民终53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李某者

被告（上诉人）：李某花、廖某元

【基本案情】

李某者于2018年春节后到元江县城打零工谋生，因未经过职业培

训，李某者的月收入为1000元至2000元。2018年7月27日晚，李某花、

廖某元因自家在荫脚组盖的房屋要打顶，廖某元打电话给李某黑要求其

于第二天带7个工人来做工。2018年7月28日上午，李某者与李某黑及其

他工友，共计7个工人来到李某花、廖某元位于荫脚组的施工工地。李

某者当天的工作职责是用推车运输混凝土并将推车挂到吊车上。在挂推

车的过程中，因李某者的左手未及时放开，其左手拇指被上升吊车的钢

绳夹伤。李某者随即便被送往元江县人民医院就诊，经诊断为左手拇指

撕脱离断伤。元江县人民医院于2018年7月28日建议李某者转往云南中

德骨科医院（昆明）进行住院治疗。李某者主张其遭受医疗费、误工

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以及交通费等经济损失共计31558.61元，

扣除李某花、廖某元已经垫付的6000元，李某花、廖某元还应赔偿李某

者25558.61元。

【案件焦点】

李某者在工地上挂推车是廖某元安排的还是李某者自行去挂的，即

如何认定双方当事人对于损害结果的过错程度。

【法院裁判要旨】

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

某者与李某花、廖某元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李某者未经专业培训就从事

建筑工作，且其在受伤前只从事过一次推混凝土并挂吊车的工种，针对

具有危险性的工作，李某者在施工中未尽到一个成年人应尽的安全注意

义务，未及时放开手，致其左手拇指被上升吊车的钢绳夹伤，其也未提

供证据证实控制吊车的工人存在故意行为，因此，李某者对此次事故中

造成自己受伤也有一定过错，应当对给自身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30%的

责任。李某花、廖某元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应当对李某者等在施工中的

人身安全负有保障义务，但李某花、廖某元没有对雇员进行必要的安全

培训，也没有要求施工人员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故李某花、廖某

元对给李某者造成的损害后果应当承担70%的赔偿责任。同时，根据李

某者遭受经济损失的实际情况，法院认为此次受伤给李某者造成的经济

损失为27312.31元。

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

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

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二十

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李某者的经济损失为27312.31元，由李某花、廖某元共同赔偿

李某者19119元，扣除李某花、廖某元已支付的7216.50元，余款

11902.5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

二、驳回李某者的其他诉讼请求。

李某花、廖某元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同意一审法院裁判意见，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

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劳务关系是指提供劳务一方为接受劳务一方提供劳务服务，由接受

劳务一方按照约定支付报酬而建立的一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劳务提供

者因劳务自身遭受损害，对于此类侵权行为所产生的责任承担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可见，采用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即无须问雇员是否存在

过错，完全由雇主承担责任，这显失公平。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

任法》第三十五条则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

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依据该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提供劳

务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也有自身存在过错的情况，对此提供劳务一方也

应担负一定的责任，从而接受劳务一方的责任可以得到免除或者是减

轻。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并未进一步规定接受劳务一

方存在过错的情形，但是结合司法实践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

规定可知，接受劳务一方在提供劳务一方为其提供劳务服务时，应当尽

到充分的监督、指导和管理义务，否则应认为接受劳务一方具有过错，

应承担责任。同时，接受劳务一方还应当为提供劳务一方提供相应的生

产设施并采取充分的安全保护措施，以避免提供劳务者遭到损害。

就本案而言，李某花、廖某元之所以需要对李某者遭受的损失承担

责任，在于其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对李某者等在施工中的人身安全负有

保障义务，李某者等的劳务活动均应在其监督下进行，其可以控制及防

范李某者等的行为。但李某花、廖某元没有对雇员进行必要的安全培

训，导致经验欠缺的李某者在从事劳务活动时受到伤害，未尽到对劳务

活动的监督、指导、管理和控制义务。同时，李某花、廖某元作为接受

劳务一方，没有要求施工人员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也未为李某者

提供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导致李某者在提供劳务时遭受损害。而李某

者未经专业培训就从事建筑工作，在施工中未尽到一个成年人应尽的安

全注意义务，对此次事故造成自己受伤也有一定的过错。法院根据双方

的过错程度，认定李某花、廖某元应当承担70%的责任，李某者承担

30%的责任。

编写人：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束璐瑶

28 提供劳务方违反工作纪律受到损害的责

任划分

——刘某章诉安宁驰达物流有限公司、昆明如祥货运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

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人民法院（2018）云0181民初1511号民事判决

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刘某章

被告：安宁驰达物流有限公司、昆明如祥货运有限公司

【基本案情】

刘某章于2017年2月1日进入安宁驰达物流有限公司从事驾驶员工

作。2017年6月14日，刘某章驾驶拖挂车在安宁市青武山云南能投昆明

盐矿装货时从车上摔下导致跌伤，后送至云南昆钢医院住院治疗27天，

医疗费用已由安宁驰达物流有限公司全部支付。经云南正大法医司法鉴

定中心鉴定，刘某章胸12椎体爆裂性骨折并椎管内骨性占位评定为九级

伤残，右腕关节功能活动丧失评定为十级伤残，后期医疗费用为16000

元。

另查明，安宁驰达物流有限公司工作场所关于承运驾驶员职责的安

全告知书要求不得穿凉鞋进入装车作业现场，事发时刘某章穿着凉鞋。

【案件焦点】

1.刘某章因身体受伤产生的各项损失如何计算；2.刘某章所受损失

由谁承担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章在为安宁驰达物

流有限公司工作过程中身体受到伤害，应由接受劳务一方根据过错承担

侵权责任。安宁驰达物流有限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其车辆是否挂

靠被告昆明如祥货运有限公司均不引起责任主体的变更。本案中，刘某

章受伤的主要原因是安宁驰达物流有限公司没有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

其行为本身存在较大过错；刘某章作为专业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的驾驶

员，违反工作纪律穿着凉鞋进入作业现场，其行为本身对损害结果的产

生也存在一定过错。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认为由安宁驰达物流有

限公司承担90%的赔偿责任较为合适。

根据法律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误工

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

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赔偿金。

刘某章身体受到伤害产生的费用确定为：残疾赔偿金136382.4元、

误工费29595元、护理费916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700元、交通费500

元、后期治疗费16000元、鉴定费1800元、被扶养费生活费12965元，以

上合计209104.4元，由安宁驰达物流有限公司承担90%的赔偿责任，即

188194元，剩余10%的责任由刘某章自行承担。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

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

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

一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安宁驰达物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刘某章各项

损失共计人民币188194元；

二、驳回刘某章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劳务合同是指以劳动形式提供给社会的服务民事合同，是当事人各

方在平等协商的情况下达成的，就某一项劳务以及劳务成果所达成的协

议。劳务合同分两类：一类是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同步，如运输、寄存

等，该类劳务合同侧重于劳务行为本身；另一类是消费过程独立于生产

过程，如服装加工、家具制作等，该类劳务合同侧重于劳务行为的结

果。

劳务合同双方平等协商，完全以其自由意志签订合同，应首先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调整。合同双方可以就提供劳务一方是否遵

守接受劳务一方的工作纪律及违反工作纪律受到损害应当承担的法律责

任进行约定。在有明确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提供劳务一方违反工作纪律

受到身体伤害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系违约责任，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务合同

确定。

由于国家对劳务合同的干预程度较低，除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外，合同内容的约定主要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若当

事人未对提供劳务一方是否受到接受劳务一方工作纪律的约束及违反工

作纪律所产生法律后果等事项进行约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

系侵权责任，其责任承担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

定。

在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提供劳务一方是否受到接受劳务一方工

作纪律的约束根据劳务合同种类的不同而略有不同。一般来说，运输合

同等侧重于劳务行为本身的劳务合同，因提供劳务方的生产过程与接受

劳务方的消费过程同步，提供劳务方在提供劳务时应当受到接受劳务方

与劳务活动相关的工作纪律约束。承揽合同等侧重于劳务行为结果的合

同，因消费过程独立于生产过程，提供劳务方交付的是劳务结果，可不

受接受劳务方工作纪律的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

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该规

定，过错责任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担责原则。在提供劳务方不

受接受劳务方工作纪律约束的情况下，其受到损害产生的法律后果与是

否遵守工作纪律无关，在责任划分过程中应结合其他因素判定双方过错

程度。在需要接受劳务方工作纪律约束的情况下，提供劳务方违反工作

纪律的行为本身即存在过错。但是，由于劳务合同不同于劳动合同，双

方主体间不存在人身关系，提供劳务方不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和安

排，也不必严格遵守接受劳务方的规章制度，其责任承担应当分析违反

工作纪律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后确定。本案中，双方劳务

合同系运输合同，刘某章需要遵守被告运输方面的工作纪律。被告工作

场所关于承运驾驶员职责的安全告知书要求不得穿凉鞋进入装车作业现

场，事发时刘某章穿着凉鞋的行为违反了工作纪律的规定，存在一定过

错。由于造成刘某章受伤的主要原因系被告没有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

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判定由安宁驰达物流有限公司承担90%的赔

偿责任。

编写人：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人民法院 范玉

29 双方均无过错时，是否可适用公平原

则？

——郑某庆、张甲诉四川渠县公安局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调解书字号

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7民终656号民事调解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郑某庆、张甲

被告（被上诉人）：四川渠县公安局（以下简称渠县公安局）

【基本案情】

郑某庆、张甲的直系亲属张某川系渠县公安局退休民警。2017年6

月6日，渠县公安局单位统一安排部署组建十支队伍参加“渠县公安局庆

七一歌咏比赛”。按照要求，城区四所及静边、临巴六个派出所组成合

唱队。同年6月13日，合唱队负责人陈某钊（渠县公安局某某派出所所

长）按照上级指示聘用张某川担任合唱队指导老师。张某川接受聘用

后，于同日邀请好友万某一起为合唱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编写朗诵词

和动作。6月14日15时左右，渠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派车将张某川接到

渠县艺烽双语学校会议室，指导合唱队30名民警进行队形、动作、歌

唱、朗诵排练。16时29分左右，合唱团全体成员休息时，张某川从排练

场台上下来时不慎踩滑摔倒，头部撞击到舞台边柱子的棱角上，造成张

某川头部受伤，额头形成6—8厘米的创口，当场昏迷不醒，在场的城东

派出所副所长张乙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渠县人民医院120救护车和医

务人员于16时40分左右到达现场后，确认张某川呼吸心跳已停止，心肺

复苏无效死亡。

2017年6月21日，渠县公安局单位经局党委会研究决定，作出了渠

县公安局“渠公〔2017〕13号”文件，渠县公安局关于张某川同志申报工

伤死亡的请示。2017年9月1日，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渠人

社发〔2017〕58号文件”，关于渠县公安局为张某川同志申报工伤死亡

的情况回函。处理建议：1.根据政策规定，张某川死亡不属于《工伤保

险条例》调整规范，我局无政策依据受理其工亡申请。2.建议由渠县公

安局与死者张某川亲属协商解决或由法院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进行处理。

2018年1月29日，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按照民发

〔2011〕192号文件规定，对郑某庆、张甲因张某川死亡发放一次性抚

恤金158108元，丧葬费22719元。

郑某庆、张甲与渠县公安局多次协商解决张某川死亡事宜未果，故

诉至法院，要求渠县公安局赔偿郑某庆、张甲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

神抚慰金、交通费、误工费等共计508551元。

【案件焦点】

1.死者张某川与渠县公安局的法律关系是什么；2.张某川死亡的民

事责任如何认定与划分；3.郑某庆、张甲主张的费用有无法律依据。

【法院裁判要旨】

四川省达州市渠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死者张某川系渠县公安局

退休民警，其受聘为渠县公安局单位编写公安志和执政实录，2017年6

月，受渠县公安局邀请对其合唱队开展活动进行指导，属于临时提供劳

务，经劳动行政部门认定不属于工伤，不受《工伤保险条例》调整，故

与渠县公安局形成劳务关系，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调

整。本案中双方对于本次事故发生均无过错，在无法适用过错或无过错

责任进行归责时，应适用公平原则，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对于死者

近亲属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与国家发放的一次性抚恤金并不冲突，可予

以支持。

四川省达州市渠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

百三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规

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渠县公安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郑某庆、张甲等

各项损失共计20万元；

二、驳回郑某庆、张甲的其他诉讼请求。

郑某庆、张甲向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17民终656号民事调解

书：

一、由被上诉人渠县公安局支付上诉人郑某庆、张甲各项损失共计

25万元；

二、上诉人郑某庆、张甲不能再就此主张权利。

【法官后语】

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劳务法律关系一般有两种情形，单位与个人

之间（不属于劳动法律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认定：第一，是否提供了劳务；第二，接受劳务一方是否因为提供

劳务而受益；第三，提供劳务者是否接受了指示、控制、管理或者监

督；第四，提供劳务是否违反接受劳务一方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

本案中，死者张某川与渠县公安局的法律关系的认定是适用法律的

前提。死者张某川系渠县公安局退休民警，2017年6月，受渠县公安局

的邀请对其合唱队开展活动进行指导，属于临时提供劳务，经劳动行政

部门认定不属于工伤，不受《工伤保险条例》调整，故与渠县公安局形

成劳务关系，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调整。

正确归责和划分责任是保证判决公正的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

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确定

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

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

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其确定的归责原则是过错

责任，修正了司法解释的规定，改采用过错责任原则。从新法优于旧法

原则和法律位阶上看，在劳务法律关系中提供劳务一方遭受损害的应适

用过错原则归责。

笔者认为，无论采用哪种归责原则，过错都是审理提供劳务者受害

案件当中应当考虑的主要因素。本案中，张某川在提供劳务过程中不慎

摔倒受伤死亡，其本人没有过错，渠县公安局对张某川的死亡也不存在

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

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和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规定，对张某川死亡产生的损失无法适用过

错原则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规定：“行为人损

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的，依照其规定。”由于双方均无过错，无法律明确规定（如环境污染

责任、饲养动物损害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形下，原告主张被告承

担无过错责任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

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

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规定，渠县公安局应分担张

某川死亡的部分损失，综合考虑原告家庭状况和渠县公安局经济能力，

人民法院酌定渠县公安局分担部分损失共计20万元。二审虽然对损失分

担的金额予以了调整，但实际上二审法院及当事人均认可一审判决适用

公平原则处理的思路。

编写人：四川省达州市渠县人民法院 幸秋香

30 工作餐后送回餐具时摔伤不属于在劳务

活动中受伤

——林某诉孟某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2018）辽0115民初592号民事判决

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林某

被告：孟某佳

【基本案情】

2017年，林某不定期在孟某佳经营的花卉经营场所从事装箱、装

袋、打包等劳务活动，孟某佳提供中午工作餐。2017年12月3日中午，

林某就餐后送回餐具时不慎摔伤。当日，林某被送往沈阳市辽中区人民

医院住院治疗，于2018年1月2日出院。住院期间，需要一级护理1日，

二级护理29日，由林某配偶和儿子轮流护理，共支出医疗费68709.87

元、辅助器械费318元。

林某和配偶是农村居民，林某儿子无职业。经林某申请，法院委托

沈阳佳实司法鉴定所对林某左髋伤残程度和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费用进

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林某左髋部伤残等级为九级，人工全髋关节置

换术约需5万元。

【案件焦点】

1.林某受伤后的各项经济损失的确定；2.孟某佳对林某所受伤害是

否承担责任，承担责任比例的确定。

【法院裁判要旨】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林某医疗费68709.87

元、辅助器械费318元，人工全髋关节置换费用5万元，有沈阳市辽中区

人民医院门诊收费票据、往来结算票据、用药明细、司法鉴定意见书等

证据予证明，予以确认。

林某的护理费计算问题，林某称由其配偶和儿子护理，其配偶是农

村居民，其儿子无职业。林某未能说明其儿子和配偶各自护理天数，二

级护理29日，确定二人各护理14.5天，一级护理1天，确定二人共同护

理1天。由于林某未提供证据证明护理人员的收入情况，林某配偶护理

产生的护理费按照本地上一年度农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为655.65

元，原告儿子护理产生的护理费按照本地上一年度居民服务业平均工资

计算为1667.18元，护理费共计为2322.83元。

关于误工费，林某是农村居民，由于其未提供证据证明收入情况，

法院根据本地上一年度农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算至定残前一日即

2018年5月2日，误工费为6387.3元。

关于残疾赔偿金，林某伤残被鉴定为九级，其系农村居民，根据伤

残等级，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标准，自定

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故残疾赔偿金为51524元。

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鉴定费。林某住院30天，每日按照

100元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为3000元；根据住院时间、距离等因素，

酌情认定交通费为1000元；林某主张的鉴定费1720元，有司法鉴定部门

的发票予以证明，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孟某佳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比例问题。林某于工作餐后

送回餐具时不慎摔倒，其受伤时并未从事劳务活动，而是从事日常生活

行为。林某应对日常行为中可能出现的伤害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孟某佳

为林某提供工作餐，其亦有义务保障就餐场所的安全。根据林某受伤情

况等因素，确定孟某佳承担林某因人身损害所造成经济损失30%的责

任，其余经济损失由林某自行承担。根据林某伤残等级、伤残部位、孟

某佳过错等因素，确定孟某佳赔偿林某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

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

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孟某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林某医疗费20612.96

元、残疾辅助器具费95.4元、人工全髋关节置换费用15000元、住院伙

食补助费900元、误工费1916.19元、护理费696.85元、残疾赔偿金

15457.2元、交通费300元、鉴定费51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共

计赔偿63494.6元；

二、驳回原告林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审理中，是否属于“在劳务活动受

伤”常成为案件的核心争议焦点。此事实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双方是否有

过错及责任比例，如果不属于“劳务活动中受伤”，劳务接受者一般没有

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劳务提供者在非工作场所如餐厅、厕所、

浴池等处受伤，劳务接受者对该场有管理义务，根据管理过错程度，应

承担一定比例责任，一般是次要责任，其承担的责任明显低于劳务提供

者因劳务活动受伤应所承担的责任比例。

区分是否属于劳务活动，需要衡量是否在工作时间、工作场合、从

事的活动与工作的密切度、从事的活动是否需要特殊技能或者专业要

求、从事的活动危险性是否高于日常行为等因素。本案中，林某在孟某

佳提供工作餐处就餐并在送回餐具时摔伤，表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

的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

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因林某送回餐具与劳务活

动的联系不紧密，不需要特殊技能或者专业要求，是相对日常行为，危

险性未显著增加，故不能认定为提供劳务活动中受伤，只能认定是因日

常行为受伤。孟某佳为林某提供午餐和就餐场所，该场所在孟某佳的管

理和控制范围内，应承担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故确定孟某佳承担一定

比例的赔偿责任。

编写人：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刘治兵

四、雇主与其他被告、第三人之间

的责任划分

31 未签订书面合同情况下各方法律关系的

认定

——范香某等诉熊炳某、三明市国土资源局三元分局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4民终1815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范香某、范钦某、张美某、范庭某、范细某、范

小某、范玉某

被告（上诉人）：熊炳某

被告（被上诉人）：三明市国土资源局三元分局（以下简称三元国

土局）

【基本案情】

三元国土局应上级要求，需修建完成辖区内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标

志牌，遂由其工作人员联系熊炳某，告知了具体的工程事项，在尚未签

订施工合同的情况下，即交由熊炳某自行组织相关人员着手施工。因修

建标志牌的基座需要石料，2017年6月10日，熊炳某驾驶着皮卡车，载

着范承某等沿路边捡拾石子。当日14时50分许，车辆由南至北行驶至三

明市三元区莘口镇沙阳村往西际村1.5千米弯道路段时，将乘坐在后车

斗的范承某甩掉下路面，造成范承某受伤。经交警部门查实，驾驶人熊

炳某于事故发生时的驾驶证状态为“吊销”，交警部门认定本起交通事故

中熊炳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范承某不承担事故责任。

事故发生后，范承某即以“摔伤致人事不省1小时余”为主诉，被送

往三明市第一医院住院治疗至2017年7月11日，住院31天，范承某仍处

于“中昏迷状态”，院方建议“继续留院治疗”，但范承某的家属要求出

院，在院方告知相关风险后，家属仍要求出院，经上级医师同意后，该

院予办理出院。为此，花费医疗费合计171516.99元。其间，家属还支

出了护理费和住宿费，并购买了部分生活用品。

2017年7月11日，范承某又被送往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接受治疗至

2017年8月11日，住院31天，入院诊断：“1.创伤性重型颅脑损伤术后：

（1）右侧额颞顶外伤性脑梗死，（2）左侧额颞顶部颅骨缺如，（3）

右侧颞顶枕部颅骨缺如，2.气管切开术后，3.双侧肺炎。”出院诊断：“1.

创伤性重型颅脑损伤术后：（1）右侧额颞顶外伤性脑梗死，（2）左侧

额颞顶部颅骨缺如，（3）右侧颞顶枕部颅骨缺如，2.气管切开术后，3.

双侧肺炎。”出院医嘱：“继续住院治疗。”为此，花费医疗费78918.21

元。

之后，范承某继续在该院治疗至2017年9月11日，住院31天，入院

诊断：“1.创伤性重型颅脑损伤术后：（1）右侧额颞顶外伤性脑梗死，

（2）左侧额颞顶部颅骨缺如，（3）右侧颞顶枕部颅骨缺如，2.气管切

开术后，3.双侧肺炎。”出院诊断：“1.创伤性重型颅脑损伤术后：（1）

右侧额颞顶外伤性脑梗死，（2）左侧额颞顶部颅骨缺如，（3）右侧颞

顶枕部颅骨缺如，2.气管切开术后，3.双侧肺炎。”出院状况：“患者一

般情况差，余办理周转出院。”出院医嘱：“周转出院。”为此，花费医

疗费合计149222.79元。

之后，范承某继续在该院治疗至2017年9月18日，住院7天，入院诊

断：“1.创伤性重型颅脑损伤术后，2.双侧颅骨修补术后，3.气管切开术

后。”出院诊断：“1.创伤性重型颅脑损伤术后，2.双侧颅骨修补术后，3.

气管切开术后。”出院状况：“患者一般情况差，余办理周转出院。”出

院医嘱：“出院后在当地医院继续治疗。”为此，花费医疗费合计

17613.87元。

在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住院期间，家属还支出了护理费和住宿费。

2017年9月18日，范承某因“脑外伤术后意识不清3月余”又被送往大

田县中医院住院治疗至同年10月31日，住院43天，经治疗后，院方认

为：“患者病情稳定，生命体征平稳，鼻饲饮食尚可，予办理今日出

院。”出院医嘱：“注意休息，避免感冒，预防褥疮，预防窒息，加强被

动康复锻炼治疗，门诊随访。”为此，花费医疗费合计29019.82元。

2017年11月5日，范承某以“痰多、低热1天”为主诉至大田县医院住

院治疗至同年11月9日，初步诊断：“肺部感染、脑外伤恢复期、双侧开

颅术后恢复期、气管切开术后、腰骶部压疮”，住院治疗4天，“入院后

予对症处理，现患者家属要求出院给予办理”，出院医嘱：“门诊随访，

注意家庭护理，防止并发症发生。”为此，花费医疗费合计1006.73元

（自费部分）。

2017年12月7日，范承某以“重型颅脑损伤气管切开术后半年”为主

诉至大田县医院住院治疗至同年12月10日，初步诊断：“重型颅脑外伤

气管切开术后、重型颅脑外伤后遗症、瘫痪”，住院治疗3天，“入院后

予更换气套导管，更换胃管，更换尿导管，支持对症处理，经以上治疗

患者病情好转，要求出院，请示上级医师同意办理今日出院”，出院医

嘱：“建议门诊随访。”为此，花费医疗费合计3104.7元。

2017年12月23日，范承某以“肢体及语言功能障碍7月余”为主诉至

大田平安医院住院治疗至2018年1月2日，入院诊断：“创伤性重型颅脑

损伤术后、气管切开术后、双侧肺炎、褥疮”，住院治疗11天，“入院后

药物予消炎、补液营养正常等对症治疗；康复师床边指导训练，现患者

病情稳定，建议到上级医院继续诊治，予办理出院”。出院诊断：“创伤

性重型颅脑损伤术后、气管切开术后、双侧肺炎、褥疮、低蛋白血

症”，出院医嘱：“建议到上级医院继续诊治，注意休息，积极被动活动

肢体关节。”其中，该部分医疗费已由残联支付，因此，家属不主张该

部分医疗费。

2018年4月9日，范承某以“重型颅脑损伤气管切开术后10个月，伴

痰多3天”为主诉至大田县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肺部感染、颈部

气管切开术、重度颅脑损伤后遗症”，住院治疗3天，2018年4月12日，

范承某因“重度颅脑损伤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呼吸衰竭”死亡。为此，

花费医疗费合计257.37元（自费部分）。2018年4月14日，范承某的遗

体火化。

事故发生后，范承某的家属先后于2017年6月12日至2017年6月26日

期间，在药店购买“人血白蛋白”合计15900元，于2017年6月22日至2017

年6月29日，在药店购买“注射用替加环素”21支共计9450元，于2017年7

月17日，在药店购买“玫满”1盒计50元。以上在外购药合计25400元。

2018年1月26日，范香某委托福建恒正司法鉴定所对范承某的伤残

程度、护理依赖程度、护理人数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

书，认为“范承某的损失评定为一级伤残；范承某的损伤评定为完全护

理依赖程度；护理人数为2人”，为此，花费鉴定费2575元。

范钦某生于1942年7月26日、张美某生于1945年2月26日，二人育有

四子一女，范承某系长子。范香某系范承某的妻子，二人育有一子三

女，分别是儿子范庭某、女儿范细某、范小某、范玉某，均已成年。

事故发生后，熊炳某总共支付给范承某的家属259510元，其中，熊

炳某及三元国土局均认可其中125000元是熊炳某以预支工程款的形式，

并在出具了借条给三元国土局的情况下支付的医疗费。

【案件焦点】

涉案各方当事人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

【法院裁判要旨】

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

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

据加以证明。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均未签订书

面合同，对于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多见于各方当事人间的陈述，而没有

相关合同予以佐证。当事人的陈述作为法定的八大类证据之一，人民法

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以此重构客

观事实的经过。同时，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

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

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

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

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其次，范香某等陈述范承某

系受雇于熊炳某，对此，熊炳某在庭审时虽予以否认，认为其和范承某

均受雇于三元国土局，但根据熊炳某在发生事故当日，于交通管理部门

所作关于“我带着范国某、范承某两人，开着皮卡车沿沙阳村往某村七

八百米沿路边捡石头”“我和三元国土局还未签订合同”的陈述，可以看

出，熊炳某认为应由其与三元国土局签订合同，而且，三元国土局的工

作人员也陈述三元国土局只与熊炳某个人接洽，并不认识范承某等。若

如熊炳某所述，作为“雇主”的三元国土局从未与范承某等其他“雇员”接

触，还只和熊炳某一人签订合同，显然不符合常理。因此，熊炳某关于

范承某系受雇于三元国土局的陈述，于情理严重不符，法院不予采信。

最后，从三元国土局的陈述来分析，三元国土局认为，其是将工程发包

给炳新公司，并提供了其认为是在2017年6月11日，由参与竞价的三家

公司（炳新公司、鑫坤公司、集鼎公司）自行提供的营业执照、建筑业

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开户许可证等材料以及两份施工合

同，但第一，甲方为“三元国土局”的施工合同上，任何一方均未签字、

盖章，不能作为主张事实的依据；第二，另一国土局与他人签订的施工

合同，也不能作为三元国土局据此主张相关事实的依据；第三，鑫坤公

司提供的营业执照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2日”、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落

款时间为“2017年9月14日”、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变更栏落款时间

为“2017年8月7日”、开户许可证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9日”，均于本案

事故发生两个月后，此与三元国土局关于“该材料均为2017年6月11日提

供给三元国土局，当天即确定由炳新公司中标承建”的陈述自相矛盾，

故对三元国土局的该陈述，法院不予采信；第四，三元国土局还提供了

集鼎公司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11日”的报价函，但如上分析，三家公

司至少是在事故发生三个月后才递交了相关资质材料，集鼎公司的该份

报价函存有疑点，且在法院询问三元国土局能否提供另两家公司的报价

函，尤其是其主张的中标方炳新公司的报价函时，三元国土局陈述材料

已丢失，于情理亦不符，此外，炳新公司的工作人员及熊炳某均否认该

公司参与了竞价，故对三元国土局关于炳新公司参与了工程竞标、报价

的陈述，法院不予采信；第五，熊炳某与炳新公司作为涉事方对三元国

土局的上述主张均不予认可，二者均认可系在事故发生之后，三元国土

局才想到要求熊炳某完善手续，找一家建筑公司挂靠项目，但事后，熊

炳某并未找该公司挂靠承建项目。综上，三元国土局的陈述自相矛盾、

存有诸多疑点，实难令人信服，且无证据予以进一步佐证其反驳事实，

故对三元国土局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结合各利害关系方所作陈述的

可信度及相互印证的程度，可推断本案工程系三元国土局在未与任何一

方签订书面施工合同前，即交由熊炳某组织人员施工，之后，熊炳某又

雇用了范承某等进行施工之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法院予以确认。从

三元国土局关于“其他施工人员均不认识，涉案工程一般在做完以后派

人到现场验收”的陈述，可以看出，三元国土局对于熊炳某具体安排哪

些人员施工及如何施工等，并不进行干预，双方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

系。三元国土局要求熊炳某提供的不是劳务本身，而是提供劳务后所产

生的成果，即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因此，三元国土局与熊炳某之

间形成承揽法律关系，熊炳某为承揽人，三元国土局为定作人。该工程

由熊炳某承揽而来，并负责组织完成，无论范承某是熊炳某直接招来，

抑或由其他施工人员找来，均无法改变范承某等是在熊炳某的支配下提

供劳务，也本应由熊炳某直接支付报酬的事实，范承某与熊炳某之间形

成雇佣法律关系，范承某为雇员，熊炳某为雇主。

综上，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

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

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

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规定，熊炳某作为雇主，对雇员范

承某因提供劳务受伤致死的损害后果，应承担赔偿责任。交通事故认定

书虽然认定“范承某不承担事故责任”，但由于交通事故认定与民事诉讼

中关于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归责原则有所区别，因此，交通事故

认定书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范承某在提供

劳务过程中，疏于安全意识，坐在皮卡车后斗，以致被甩出酿成事故，

其自身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三元国土局作为定作人，将涉案项目交由

不具备任何资质的熊炳某个人组织施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应当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综合各方的过错程度及事故发生的原因力等因素酌情

确定对于范承某家属遭受的合理损失，熊炳某承担40%的赔偿责任，三

元国土局承担30%的赔偿责任，范承某及其亲属自行承担30%的责任。

本案熊炳某不仅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责任主体，同时也是范承某的雇

主，范香某等选择以雇佣法律关系主张赔偿责任，系其权利之自由处

分，故对三元国土局提出要求车主承担赔偿责任及本案系道路交通事

故，不应由其承担赔偿责任的答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若本起事故存

在其他侵权人，与本案有关的赔偿责任主体可依法向侵权人追偿，但这

并不影响范香某等在本案中要求熊炳某及三元国土局依法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对范香某等人请求的赔偿项目及赔偿数额经核实，认定本起事故造

成范承某的各项经济损失合计1499051.2元，熊炳某应承担各项经济损

失的40%，扣除熊炳某已赔付的259510元，熊炳某还应赔付340110.5

元；三元国土局应承担各项经济损失的30%即449715.4元；受害人及其

家属自行承担各项经济损失的30%即449715.4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

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七

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

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

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案造成范香某等各项经济损失为：医疗费476266.18元、护

理费78780元、误工费36157.1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920元、死亡赔偿

金78002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2405.44元、

鉴定费2500元、营养费4920元、交通费4000元、住宿费4560元、丧葬费

34514.5元。以上各项经济损失合计1499051.2元；

二、熊炳某应赔偿给范香某等上述第一项经济损失的40%即

599620.5元，扣除熊炳某已赔付259510元，熊炳某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一次性赔偿给范香某等340110.5元；

三、三元国土局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给范香某等上

述第一项经济损失的30%即449715.4元；

四、驳回范香某等的其他诉讼请求。

范香某等、熊炳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确

定是准确判断赔偿责任主体的前提和基础，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

见，本案中，应就三元国土局、炳新公司、熊炳某、范承某、皮卡车车

主等各方主体间的法律关系予以厘清。具体分析如下：1.三元国土局与

炳新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是否成立或存在合同法

律关系是界别各方责任的基础性法律事实，三元国土局主张，其系经询

价程序确定炳新公司为涉案工程项目施工主体，熊炳某为炳新公司的代

表，三元国土局系与炳新公司之间形成定作承揽合同关系，而非与不具

备任何资质的熊炳某个人形成定作承揽合同关系。根据民事诉讼举证规

则，凡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对合同订立和生效

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三元国土局明确陈述对于涉案项目的施工按

照惯例需进行询价、施工单位应为具备相应资质的法人单位，但却未能

提供反映询价过程的完整、明晰的材料，故无法认定炳新公司经询价程

序被确定为涉案项目的施工（承包）单位，同时，三元国土局亦未就涉

案施工项目与炳新公司签订施工合同，故三元国土局所提交的相关证据

不足以证明其就涉案“永久农田保护标志牌”修建项目与炳新公司形成合

同（发包和承包）关系、熊炳某系受炳新公司委托参与涉案项目施工活

动。2.三元国土局与熊炳某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承揽合同是承揽人

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

本案中，三元国土局与熊炳某之间虽未就完成“永久农田保护标志牌”修

建项目签订书面合同，但三元国土局工作人员为按期完成涉案修建项目

而主动与熊炳某取得联系，熊炳某事实上亦以完成涉案施工项目为目的

组织人员开始了修建工作，结合三元国土局工作人员一审中有关“其他

施工人员均不认识，涉案工程一般在做完以后派人到现场验收”的陈

述，可以认定三元国土局在“永久农田保护标志牌”修建项目的施工过程

中，并不支配熊炳某的劳动力，只负责接收最终的劳动成果。一审法院

关于三元国土局与熊炳某之间形成承揽法律关系、三元国土局为定作

人、熊炳某为承揽人的认定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予以确认。3.熊炳

某与范承某之间形成雇佣（劳务）关系。雇佣合同是以提供劳务为标的

的合同，雇主在合同项下支配雇员的劳动力，雇员按照雇主的指示提供

劳务并获得报酬。熊炳某作为承揽人，为完成定作工作，邀请包括范承

某在内的人员参加项目施工，具体工作由熊炳某指挥安排，范承某等的

劳动力受熊炳某支配，劳动报酬的标准亦与熊炳某协商确定，故熊炳某

与范承某之间形成雇佣（劳务）关系。4.皮卡车车主并非本案责任主

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

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

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

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经查，范承某在提供

劳务过程中从雇主熊炳某驾驶的皮卡车后斗跌落致害，不存在第三方侵

权的因素，范香某等以范承某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害为由提起本案诉

讼，并未选择向皮卡车车主提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之诉，根据前述规

定，皮卡车车主并非本案赔偿责任主体。

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三元国土局与熊炳某因涉案修建项

目形成承揽合同关系，熊炳某与范承某间因涉案修建项目形成雇佣关

系，三元国土局作为定作人，应就其选任过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熊炳

某应就范承某在雇佣活动中受伤承担雇主责任，范承某自身对于损害后

果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亦应承担相应责任。三元国土局关于其与炳新

公司而非熊炳某形成承揽关系、不应就范承某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

任、熊炳某在本案中应承担至少60%责任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

据，法院不予支持。三元国土局关于其不应承担范承某因本起事故产生

的医疗费中的转院治疗费用、护理费应按180元/日标准确定、被扶养人

生活费的确定没有依据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范香某等关

于三元国土局与熊炳某就涉案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范承某不应承担

30%的过错责任以及一审法院确定的护理费、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

标准不当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该类型纠纷的当事人出于各种原因，往往在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合同

的情况下，即组织人员进行施工，嗣后，需要对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

受伤进行负责时当事人之间往往相互推诿，对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各

执一词。因此，准确界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准确判断赔偿责任主

体的前提和基础。

本案中，首先，根据双方举证情况来看范香某等就各方之间的法律

关系这一争议事实，主要提交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熊炳某在交警部

门所作的关于事故经过的陈述以及范香某等的陈述，除此之外，再无其

他更有利的证据。当事人的陈述虽然是法定的八大类证据之一，但因当

事人与案件具有利害关系，其陈述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各自的立场，庭审

实践中，一些当事人为推脱责任而向法院作不实陈述的情况也屡见不

鲜。这就要求法官认真审查当事人的陈述，善于发现其中的疑点和明显

不合情理的情节，综合当事人的举证情况，审查确定某方的陈述能否作

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进而形成内心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

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

存在。本案如若熊炳某所述属实，其与范承某均受雇于三元国土局，则

作为“雇主”的三元国土局从未与范承某等其他“雇员”接触，还只和熊炳

某一人签订合同，显然不符合常理；另外，若如三元国土局陈述，其是

将工程发包给炳新公司，鑫坤公司（三元国土局主张与炳新公司同时参

与涉案项目竞标的公司）提供的所谓参与竞标的营业执照、建筑业企业

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变更栏、开户许可证等材料的落款时间

均于本案事故发生的两个月后，与三元国土局关于“该参与竞标的材料

均为2017年6月11日（涉案项目开工之前）提供给国土局，当天即确定

由炳新公司中标承建”的陈述自相矛盾。因此，熊炳某与三元国土局陈

述的有关事实，存在难以解释的矛盾之处，不应予以采信。

其次，根据民事诉讼举证规则，主张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

人，应当对合同的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三元国土局未

就涉案项目与炳新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其提供的相关证据并不足以证明

其就涉案修建项目与炳新公司形成合同（发包和承包）关系、熊炳某系

受炳新公司委托参与涉案项目施工活动。另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三元国

土局工作人员为按期完成涉案修建项目主动与熊炳某取得联系，熊炳某

事实上亦以完成涉案施工项目为目的组织人员开始了修建工作，结合三

元国土局工作人员一审中有关“其他施工人员均不认识，涉案工程一般

在做完以后派人到现场验收”的陈述，可以认定三元国土局在涉案修建

项目的施工过程中，并不支配熊炳某的劳动力，只负责接收最终的劳动

成果，二者之间系承揽法律关系。

综上，结合各利害关系方所作陈述的可信度及相互印证的程度，可

推断本案工程系三元国土局在未与任何一方签订书面施工合同前，即交

由熊炳某组织人员施工，之后，熊炳某又雇用了范承某等进行施工之事

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三元国土局与熊炳某之间形成承揽法律关系，熊

炳某为承揽人，三元国土局为定作人。范承某与熊炳某之间形成雇佣法

律关系，范承某为雇员，熊炳某为雇主。

上述案例对从事此类经济活动的各方当事人有以下几点启示。第

一，在事故发生后，应及时报警处理，以便公安机关及时对各方当事人

制作询问笔录，还原客观事实。一般而言，事发第一时间所作的笔录较

少有外界因素的干扰，当事人的陈述也更符合客观事实，纠纷发生后，

也有利于法院对相关事实进行准确认定；第二，在民事经济活动中，尽

可能地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第三，在提供

劳务过程中，雇主应尽到安全提醒责任，雇员自身也应加强自我安全保

护意识，避免施工损害。

编写人：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人民法院 余源

32 未成年人提供劳务过程中雇主应尽更高

的注意义务

——邹某某诉林某明、赵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9民终1847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邹某某

被告（被上诉人）：林某明、赵某

【基本案情】

林某明自2015年起开店从事空调拆装业务，开店前林某明已在其哥

哥处学习了四年拆装空调业务。邹某某自2016年3月起在林某明处当学

徒工学习拆装空调，双方约定，林某明包吃、不包住，此外林某明向邹

某某每月支付一定金额的生活费，自2016年8月起邹某某的生活费金额

为每月固定600元。

2017年1月10日，赵某要求林某明为其将老崔家园一处租住房屋内

的两台挂式空调拆下来，将其中一台安装至锦绣花园赵某的新房主卧室

内，另一台则安装至赵某新房对面赵某弟弟的房屋内，林某明表示同

意。对于拆装费用，双方约定，拆装一台空调费用为150元，两台费用

合计为300元，在拆装完毕后支付拆装费。

后林某明与邹某某共同将赵某在老崔家园租住房屋内的两台挂式空

调拆下来，将其中的一台运至赵某在锦绣花园D栋×室的房屋内，另一

台则放于锦绣花园D栋×室房屋对面的房屋处。在为赵某安装主卧室的

挂式空调前，为便于安装空调，林某明决定将主卧室内待安装空调旁的

窗户玻璃取下，其后，林某明与邹某某共同将赵某主卧室内的挂式空调

安装完毕。安装该台空调期间，林某明与邹某某均系上了安全绳，但均

未戴安全帽。在安装好该台空调后，林某明将包括邹某某所系安全绳在

内的所有安装工具收拾好，放至锦绣花园D栋×室房屋对面的房屋处，

准备在锦绣花园D栋×室房屋对面的房屋处安装第二台空调，并让邹某

某与赵某共同将拆下的玻璃装回原处。

在林某明离开赵某主卧室去其他房间收拾工具期间，邹某某在赵某

的协助下共同将拆下的玻璃装回窗户原处，并准备用螺丝固定玻璃。在

安装玻璃时，为便于操作，邹某某从该主卧室的窗户处钻出去站在窗台

外托住玻璃，赵某则站在主卧室内的窗户旁拧螺丝。因林某明已将安全

绳收走，故在安装玻璃时邹某某并未系安全绳。在赵某拧螺丝的过程

中，因赵某拧螺丝的时间略长、邹某某无力长时间托举住玻璃而不慎从

该窗户外摔落至地面受伤。

邹某某受伤当日即被宜春市120急救中心送至宜春浙赣友好医院门

诊治疗，随后又立即被转送至宜春市人民医院治疗，在宜春市人民医院

住院28天后，于2017年2月7日出院，其间，邹某某曾行右膝关节半月

板、副韧带及髌腱探查、骨折复位内固定、胫骨骨软骨瘤切术。出院

时，邹某某被诊断为右侧股骨远段骨折并骨骺损伤、右侧胫骨内骨软骨

骨瘤等；医嘱建议：全休三个月，需继续在支具保护下继续行右下肢功

能锻炼，出院后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后半年返院复查，骨折愈合

后返院取内固定，等等。邹某某在宜春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发生

门诊医疗费240元、住院医疗费28164.34元（含治骨瘤的1500元），并

支付了矫形器费2200元，出院后为拍片检查，邹某某又在该医院发生门

诊医疗费579元，医疗费合计31183.34元（含门诊医疗费819元、住院医

疗费28164.34元、矫形器费2200元）。

2017年5月5日，邹某某经江西宜春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两项九级伤

残、一项十级伤残，误工期为200天，护理期为90天，营养期为60天，

后续取内固定的治疗费为8000元。为做该鉴定，邹某某垫付了鉴定费

1900元。

另查明，邹某某系居民家庭户口。

【案件焦点】

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未成年学徒工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而引发

的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承揽关系和雇佣关系中责任应如何划分。

【法院裁判要旨】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就赵某的空调拆装业

务，林某明与赵某之间建立了承揽关系，其中，林某明系承揽人，赵某

系定作人，予以确认。林某明辩称邹某某及林某明与赵某之间系雇佣关

系，其中赵某系雇主、林某明与邹某某系雇员，不予支持。

邹某某与林某明之间系雇佣劳动合同关系。林某明在接受本案中该

空调拆装的定作工作后，根据以往拆装工作性质，该拆装工作无法由林

某明独立完成，林某明遂根据该工作情况，安排在自己店里作为学徒工

的邹某某跟随自己共同完成该拆装工作。而邹某某在林某明处当学徒

工，学习拆装空调技能，为此林某明除包邹某某的吃外，还每月向邹某

某支付一定数额的生活费，邹某某的生活费金额较为固定，并不按林某

明所承接拆装业务的数量进行计件计算，邹某某亦不从中抽取任何费

用；本案中的空调拆装价格由林某明与赵某进行商谈，邹某某并不参

与；对于空调拆装工作的安排与分工，系由林某明所决定，邹某某听从

林某明的指挥。尽管林某明本人亦与邹某某共同拆装空调，但是，在拆

装本案所涉空调时，邹某某提供劳务的对象实际系林某明而非赵某。可

见，邹某某与林某明建立的系雇佣劳动合同关系，其中，林某明系雇主

（即接受劳务方），邹某某系雇员（即提供劳务方）。

关于邹某某损失的承担。赵某在协助邹某某将玻璃安装回窗户原处

时，应提醒邹某某注意人身安全，但未尽安全提示义务，存在一定的过

错，应对邹某某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法院认定，由赵某承担邹

某某5%的赔偿份额，金额为6185.88元。扣减赵某已支付的12000元后，

赵某还向邹某某多支付了5814.12元。对于赵某多支付的该5814.12元，

由邹某某向赵某返还。林某明作为邹某某的雇主，雇请邹某某为其提供

空调拆装的劳务，应提供诸如安全绳、安全帽等高空作业的安全防护措

施，并对邹某某的人身安全尽安全监管责任。但是本案中，林某明未为

邹某某提供安全帽，仅在拆装空调时为邹某某提供了安全绳；安装空调

前，林某明为了便于安装空调，将安装空调处窗户上的玻璃取下，再与

邹某某共同完成空调的安装，随后，林某明安排邹某某进行空调安装的

扫尾工作，即将拆卸下来的玻璃重新安装回窗户原处，此时林某明本应

继续为邹某某提供安全绳，但是，为便于继续安装位于赵某家对面房屋

内的第二台空调，林某明将邹某某的安全绳收回；在邹某某发生事故

时，林某明离开安装空调的房间（即主卧室），去其他地方收拾包括安

全绳等空调拆装工具材料，未在安装现场指挥、监管，未尽安全监管责

任。综上，法院认定，由林某明承担30%的赔偿责任，赔偿金额为

37115.26元。因林某明已为邹某某支付了12000元，扣减该款后，林某

明还应再向邹某某支付赔偿款25115.26元。发生本次事故前，在将玻璃

装回窗户原处时，邹某某明知自己身上的安全绳已被林某明收走，在没

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情况下，邹某某仍然擅自离开安装空调的房间

内，站在窗户外面的窗台处进行高空作业，应当预见其行为存在发生人

身安全隐患的可能性，但由于其疏忽大意或轻信能够避免，致使发生本

次安全事故，自身存在较大过错，对于本次事故应承担主要责任。故法

院认定，由邹某某自负65%的赔偿份额，金额为80416.4元。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

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和第

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林某明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邹某某支付赔偿款

25115.26元；

二、邹某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赵某返还赔偿款5814.12

元；

三、驳回邹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邹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邹某某的户口系居民家庭

户，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发生本次事故前一年在城镇连续居

住、生活、学习或工作，因此应当按农村标准计算赔偿金。故关于邹某

某主张按城镇标准计算赔偿金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因此，邹某

某在本案中的各项损失为：医疗费29683.34元、残疾辅助器具（拐杖）

费100元、后续治疗费8000元、误工费4000元、护理费9089元、住院伙

食补助费1120元、营养费1800元、交通费112元、残疾赔偿金60913.2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元、鉴定费1900元，合计123717.54元。

林某明从赵某处接到拆装空调业务，以自己的人力、设备和技术等

独立进行拆装工作，林某明与赵某之间属于承揽关系。邹某某在林某明

处当学徒工，提供劳务，听从林某明安排，并每月从林某明处获得600

元生活费，双方之间具有支配与服从的关系，邹某某与林某明之间属于

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

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

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十一条规定，雇员

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体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赵

某作为定作人，未对承揽人的资质进行审查，存在选任过失，在协助邹

某某进行玻璃安装时，对邹某某未系安全绳即进行高空作业未尽到安全

提示义务，因此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林某明作为雇主，仅为邹某某

提供安全绳而未提供安全帽，且安排邹某某进行玻璃安装时将安全绳收

回，亦未在现场指挥、监管，未尽到安全监管责任。尤其邹某某当时系

刚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且仍为领少量生活费的学徒

工，林某明作为师父且系成年人，应当尽到更详尽的注意义务。因此林

某明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邹某某在被安排安装玻璃时，明知应当系安全

绳却过分自信可以避免事故发生，存在一定过错，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关于邹某某主张调整赔偿责任的理由可以成立，予以支持，对本案的责

任划分为：林某明承担65%的赔偿责任，即80416.40元，扣减已支付的

12000元，应再支付68416.4元；赵某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12371.75

元，扣减已支付的12000元，应再支付371.75元，邹某某自负25%的赔偿

责任，即30929.39元。

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

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

款、第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

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

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2018）赣0902民初2863号

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林某明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邹某某支

付赔偿款68416.4元；

三、被上诉人赵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邹某某支付

赔偿款371.75元；

四、驳回上诉人邹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本案系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未成年学徒工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

而引发的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涉及承揽关系和雇佣关系中的责任

划分问题。二审法院从保护未成年弱势群体的角度出发，撤销原审判

决，在责任认定方面要求雇佣人对未成年学徒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应尽到

高于成年雇员的注意义务，更进一步保护了未成年弱势群体的利益。

一、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

我国法律规定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以侵权

行为人的过错作为归责的依据及要件，并依过错程度确定侵权行为人的

责任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

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

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

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条规定明确了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

的，根据双方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提供劳务一方是否承担责任，应

通过提供劳务一方是否存在过错加以判断，如提供劳务者存在过错应相

应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并由过错方承担举证责任。由此可见，

该条规定减轻了接受劳务者的责任，加重了提供劳务者的安全注意义

务，体现了在认定提供劳务者与接受劳务者过错责任的过程中贯彻最大

限度保护提供劳务者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

本案中，法院查明事实为林某明与赵某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邹某

某与林某明之间系雇佣劳动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提供劳务者邹某某

承担65%的主要责任，而接受劳务者林某明和定作人赵某分别承担30%

和5%的次要责任，不符合最大限度地保护提供劳务者合法权益的立法

精神，尤其是未成年工处于生长发育期，更应予以特殊保护。

二、雇主对未成年学徒提供劳务应尽更高的注意义务

法律赋予接受劳务者对提供劳务者的活动负有安全注意和劳动保护

的义务，并承担对提供劳务者的职业活动提供必须保障的责任，是因为

接受劳务者在劳务关系中作为劳务活动的组织者、指挥者、监督者和风

险的防控者，在某种程度上只有接受劳务者才能控制和防范这种风险。

接受劳务者未能履行上述义务也是造成提供劳务者伤亡的主要原因，因

此接受劳务者应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针对未成年工这一特殊的用工群

体，如形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劳务关系，接受劳务者就应该履行法律赋予

的责任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此外，出于对未成年人的弱势群体保护，接

受劳务者更应该对未成年工予以更高的注意和保护义务。

在本案中，林某明与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邹某某约定，邹某某以

学徒工的形式学习拆装空调，从林某明处领取少量生活费，可以看出，

二者形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劳务关系，林某明应对邹某某整个提供劳务的

行为及过程进行全程指导、监督，并提供相当的安全保障措施，以确保

其正确、安全地提供劳务。基于这种对于未成年人的安全监管义务，雇

主林某明应当对雇员邹某某出现的伤害承担主要责任。

三、定作人对未成年提供劳务应尽更详尽的提醒义务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中一般涉及多重法律关系，牵涉多个当事

人主体，其中另一较常见的法律关系为承揽合同关系，提供劳务者在提

供劳务过程中受伤的，定作人是否存在安全监管的义务并承担赔偿责

任，司法实务中认识不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

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

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该条

规定列出了定作人存在定作、选任、指示三种责任，由此可以看出，定

作人对承揽人的资质具有选任的责任，在承揽活动进行过程中，应承担

相应的指示责任。对于承揽人使用未成年工完成承揽活动，定作人应知

情并具备选任的权利，在未成年工进行承揽活动中更应该尽到更高的指

示义务。此外，根据该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

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

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

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该条规

定了第三人过错导致雇员受伤的情形，赔偿权利人有权向第三人请求赔

偿。

在本案中，赵某作为定作人，未对承揽人的资质进行审查，存在选

任过失，在协助邹某某进行玻璃安装时，对邹某某未系安全绳即进行高

空作业未尽到安全提示义务。故本案中定作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编写人：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蒋玲玲

33 农村建房中雇工受害，房主应同无资质

包工头连带担责

——付某民诉赵某付、王某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人民法院（2018）豫0225民初4143号民事判决

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付某民

被告：赵某付、王某申

【基本案情】

王某申系房主，赵某付系王某申建房承包人，付某民系赵某付建房

雇工。

2018年5月20日，赵某付与王某申签订《建房协议》。协议约定：

甲方为王某申，乙方为赵某付。乙方承建甲方大约面积1252平方米，每

平方米300元，为包工包料，其中不包括门、窗、水、电、瓷片、地板

砖。一、二、三层框架。合同还对付款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

后，赵某付对王某申的房屋进行施工。2018年7月17日，赵某付联系付

某民雇其到王某申家盖房子。2018年7月18日凌晨五点多，付某民到赵

某付所建房屋施工工地，未经工作安排，擅自上到二楼，因二楼预制板

断裂，付某民从二楼坠落摔伤，当即被送往兰考第一医院住院治疗。付

某民于2018年9月1日出院，在兰考第一医院住院45天，花费医疗费

70679.97元，因输血花费1934元。2018年9月3日，在兰考恒生医药连锁

公司购买人血白蛋白，花费385元。赵某付为付某民垫付医疗费27000元

及输血费1934元。后因赔偿问题协商未果，付某民诉至法院，请求法院

判令赵某付、王某申连带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

费、营养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复印费共计99794.3元。

【案件焦点】

1.如何确认付某民受损害的原因、责任及损失额；2.房主王某申应

否担责、如何担责。

【法院裁判要旨】

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健康权依法受保

护，公民健康权受到侵害的，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付某民以提供劳

务的方式在赵某付所承包工地做工，与赵某付形成雇佣关系。赵某付在

没有相应施工资质的情况下承揽三层建筑施工工程，未尽到安全管理责

任，致付某民在施工工地受伤，存在一定的过错，对事故的发生应承担

70%的责任；房主王某申将自建三层楼房的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

的个人进行施工，对付某民遭受的人身损害应当与赵某付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付某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上工首日凌晨，在不熟悉工作

环境、不明确工作任务的情况下，擅自行动，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致

损害发生，自身应承担30%的责任。关于付某民因提供劳务受害所致各

项损失，依照法定标准结合原告请求，各项损失共计91656.46元。赵某

付承担70%的赔偿责任为64159.52元，扣除赵某付已垫付的费用28934

元，赵某付应再赔偿各项费用35225.52元。本次出院后的后续医疗等各

项费用可另行请求。

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赵某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赔偿原告付某民医疗费等各项

费用35225.52元；

二、被告王某申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付某民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的收益越来

越好，不少人在农村生活的人都想在家里自建楼房，由于缺乏对法律法

规的了解，加之建筑市场的不规范，建房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尤其

是劳动者致伤残死亡的事情时有发生，引发了许多诉讼和纠纷。诉讼

时，受害者往往将承包工头、房主一并告上法庭，房主该不该担责，应

如何担责的问题往往成为这类诉讼中的焦点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抢险救灾及其

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根据

《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规定，“农民自建低层住宅”是指两层（含两层）

以下住宅，农民自建两层（含两层）以下住宅，承建方不需要建筑从业

资质，而三层（含三层）以上则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调整，

承建方须具备相应建筑从业资质。本案中房主王某申承包给赵某付建设

的楼房是三层楼房，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调整，承建方须

具备相应建筑从业资质，而赵某付系个人，显然不具备相应建筑从业资

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

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

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

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

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按照此规定，本案房主王某申作为发包人将自建三层房

屋发包给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赵某付承建，对赵某付

的雇工付某民在从事建房活动中遭受的人身损害，房主王某申应当同赵

某付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编写人：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人民法院 徐红伟

34 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雇员向第

三人主张赔偿损失未得到全部支持时，可

以就未得到赔偿的部分再向雇主主张赔偿

——周某芬诉昆明万路洁环境卫生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8）云0112民初1676号民事判决

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周某芬

被告：昆明万路洁环境卫生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路洁公

司）

【基本案情】

周某芬于2014年5月受雇于万路洁公司，受雇时已年满71周岁。受

雇后，万路洁公司安排周某芬从事道路清洁工作。2014年11月14日8时

15分，周某芬在昆明市滇池路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附近路段进行道路清

扫作业时遇案外人何某驾驶“东风日产”牌小型轿车沿滇池路南向北方向

行驶。临近时，何某避让不及，所驾车车头右前部与周某芬身体相碰

撞，致周某芬被撞倒在地，受二级重伤。经交警部门认定，该事故发生

原因系何某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加之周某芬

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未注意避让车辆。对此，何某承担事故的主要

责任，周某芬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万路洁公司为周某芬

垫付了救治费用3000元。此后，周某芬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由

起诉何某及有关保险公司主张损失，经两审终审，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终审判决，判定周某芬因该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为165088.83元，

扣除保险赔偿后，周某芬应自行承担损失13757.64元。

2016年9月8日，周某芬将万路洁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万路洁公司

赔偿其在上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讼中未得到法院支持赔偿的损

失13757.64元。

【案件焦点】

周某芬主张的损失应否由万路洁公司赔偿。

【法院裁判要旨】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周某芬受雇于

万路洁公司并向万路洁公司提供劳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院依法

认定双方成立雇佣关系。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 “雇员在从事雇佣

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

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

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但该规定并未明确当雇员选择向第三人主

张损失赔偿但未得到法院全部支持时，能否就未得到赔偿的部分再向雇

主主张赔偿。对此，法院认为，我国民法中“赔偿损失”的宗旨是添补受

损方的全部损失，使其遭受的损失尽量得到弥补。本案中，周某芬在从

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第三人损害，并向第三人主张损害赔偿而未得到全部

支持后，就其未得到赔偿的部分再向作为雇主的万路洁公司主张赔偿，

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总原则。加之本案万路洁公司作为雇主，在招聘雇员时

未仔细核对应聘者的真实年龄，未尽到合理的审查、注意义务，导致其

最终录用并安排了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从事安全风险很高的道路清洁工

作。周某芬对万路洁公司的雇佣及工作安排，既不符合我国爱老敬老的

传统道德观念，也存在对雇员人身安全保障的疏忽，存在过错。基于

此，法院对周某芬提起本案诉讼予以认可。虽然周某芬明知自己年事已

高，仍不顾自身安危，选择应聘从事安全风险较高的工作，且在道路清

洁时未注意避让车辆，本身也存在一定过错，但周某芬的选择更多是出

于生计所迫，其过错程度远未达到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程度，故本案不宜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二条第二款“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

责任”规定，减轻本案万路洁公司的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法院对周某

芬主张万路洁公司赔偿其损失13757.64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

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万路洁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某芬经济损

失13757.64元。

【法官后语】

该案综合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方法，对《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

一款进行了解读：原则上，当雇员受到第三人侵权后，只能在实际侵权

人即第三人和雇主之间选择其一主张权利，不能重复主张，获得双倍赔

偿。但是，若雇员向第三人主张赔偿而不能全部得到法院支持时，可以

向雇主主张赔偿其之前未得到支持的损失部分，至于能否得到支持，由

法院依法裁判。

此类型案件中，往往还存在雇员在交通事故中存在一定责任的情

形，能够适用过错相抵，要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把握好《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

款：“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中“重大

过错”的标准。

针对万路洁公司主张周某芬应聘时提交虚假身份证的问题，合议庭

经充分的法庭调查后，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查明，最终按照举证责任分配

原则，由主张该事实的万路洁公司方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即周某芬虚

报年龄的事实不予确认。该事实的相关证据不足，也从侧面反映了万路

洁公司对雇员的管理并不规范，特别是对老年人应聘者年龄核查存在疏

忽，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过错。

该案加强裁判说理，明确价值导向，积极回应了司法裁判中经常遇

到的当雇员选择向第三人主张侵权赔偿后，诉求未得到全部支持时该如

何处理的问题。此案的审理，对社会上一些劳务公司为节约用工成本，

雇用一些老年人从事安全风险较高工作的用工现象具有一定的警示意

义，对老年打工者维权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编写人：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 孙鹏

35 承揽人无施工资质，发包人应对承揽人

的雇员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代某荣诉刘某荣、四川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四川省自贡市荣县人民法院（2018）川0321民初68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代某荣

被告：刘某荣、四川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美公司）

【基本案情】

骏美公司在2016年12月26日通过司法拍卖取得坐落于荣县工业园区

的一处烂尾楼后，于2017年年初将该烂尾楼工程中包括砌墙、糊墙在内

的泥工部分发包给刘某荣。刘某荣承包该工程后，于2月20日安排代某

荣到该工程中工作。3月9日，代某荣在为该工程提供劳务过程中，因高

凳木板断裂坠伤，同日代某荣被送往荣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右

胫骨下段螺旋形粉碎性骨折，4月20日出院，其间住院42天，给予重症

监护36小时，一级护理7天，二级护理17天，产生医疗费29757.99元。

2018年2月23日，代某荣委托自贡兴达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程度等进行

鉴定，3月6日，该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

被鉴定人代某荣伤残程度评定为十级伤残；2.被鉴定人代某荣后期医疗

费需9100元；3.被鉴定人代某荣误工期180日、护理期90日、营养期90

日”，产生鉴定费2600元。3月23日，代某荣起诉至法院。

3月28日，刘某荣和骏美公司对代某荣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

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法院依法委托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进行重新

鉴定，产生鉴定费5200元，5月22日，该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

书》，鉴定意见为：“1.代某荣右胫骨远端粉碎性骨折累及右踝关节面内

固定术后遗留功能障碍属十级伤残。2.代某荣误工损失以180日为宜，

护理时限以90日为宜，营养时限以90日为宜。3.代某荣右胫骨远端内固

定物取出治疗费用约需7000元。”

代某荣住院期间，刘某荣通过案外人代某前支付了代某荣的全部住

院医疗费及其他费用2000元；代某荣父母共生育有子女5人，代某荣父

亲代某懋（农村居民）现年81周岁，代某荣母亲已故。

【案件焦点】

1.代某荣与刘某荣、骏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2.代某荣与刘某

荣、骏美公司各自的过错程度及应承担的责任比例。

【法院裁判要旨】

四川省自贡市荣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刘某荣与骏美公

司均自认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刘某荣承包了骏美公司发包的其所有的烂

尾楼扫尾工程含砌墙、糊墙在内的泥工劳务，刘某荣与骏美公司之间的

承揽关系成立，应予确认。代某荣长期受雇于刘某荣，代某荣为刘某荣

承包的骏美公司烂尾楼扫尾工程提供劳务，刘某荣支付相应款项，双方

之间形成雇佣关系。

作为接受劳务方的雇主刘某荣未尽到安全生产义务，导致雇员代某

荣在工作中受伤，应当对其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

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

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

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骏美公司作为发包人将工程发包给不具

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刘某荣，没有尽到相应的审核义务为安全施工提供保

障，其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应当与刘某荣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代某荣

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自认长期从事相关工作，应当熟知泥工工

作的工作特征、流程与安全注意事项，但其在自制高凳上作业时，未尽

到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未采取任何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而冒险施工，

以致从高凳上摔下受伤，自身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过错，可以减轻侵

权人的责任。综上所述，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及对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

小，确定由刘某荣承担损失的80%，骏美公司与刘某荣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其余损失由代某荣自行承担。

代某荣在本案中的损失（不包含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30446.02

元，按责任比例刘某荣应承担104356.82元，其余损失由代某荣自行负

担；代某荣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400元，由刘某荣承担；骏美公司与刘某

荣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诉前刘某荣垫付的代某荣医疗费29757.99元、其

他费用2000元，应予品迭。综上所述，刘某荣还应赔偿代某荣74998.83

元，骏美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川省自贡市荣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六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

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刘某荣赔偿代某荣各项损失74998.83元，限于本判决书生效后

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骏美公司对上述第一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驳回代某荣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筑行业日益繁荣，为

追求经济利益，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参与到建筑行业中。然而受利益

驱使，许多发包人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法定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

和个人，由此引发的雇员受损纠纷也时有发生。本案就是一起因承包人

不具备法定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而雇佣施工引发的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

纠纷。

众所周知，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安全索、安全吊篮、空中作业

平台等安全保障设施设备是保障施工安全必须具备的。一旦这些牢固可

靠的安全保障设备缺失，就十分容易发生事故。故具备安全保障设施设

备等安全生产条件是保证生产安全，防止出现安全生产事故，避免造成

雇员人身伤害的重要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二

条“建筑工程实行直接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

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

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

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规定，发包人、分包人在把工程交付之前具有认真

审查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安全生产条件的义务。因而接受发包

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是否具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是审查发包

人、分包人在选任接受发包或分包业务的雇主时有无过错的重要内容。

本案中，骏美公司作为发包人按照法律规定需要审查承包人的施工资

质，聘请具有相应资质或生产条件的人员实施工程，但其没有尽到相应

的审核义务为安全施工提供保障，聘请了不具备法定资质和安全生产条

件的刘某荣接受发包业务。作为单位的骏美公司是具有一定规模和相应

专业水平的，其具有或者虽不具有但能够获得对法律的认知能力和对雇

主安全生产条件的检查能力，不能以“不了解情况”“受到欺骗”为由阻却

对其赔偿责任的追究。骏美公司的行为违反了法定义务与造成实际损害

后果的雇主就具有共同的过错，从一定意义上说，构成了共同侵权，应

当与雇主刘某荣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编写人：四川省自贡市荣县人民法院 杨君 刘晋慧

36 分包人知道雇主无相应的资质，应当与

雇主对提供劳务者受伤的后果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吴某林诉成都顺利兴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4158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吴某林

被告（上诉人）：成都顺利兴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

利兴劳务公司）、邓某庆

被告：成都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钢结构公司）

【基本案情】

顺利兴劳务公司系建筑劳务分包有限责任公司，其经营范围为：安

装钢结构、网架等。顺利兴劳务公司从东南钢结构公司承包的新津县银

隆新能源一标段汽车项目工程分包了劳务工程后，又将分包的屋面、墙

内、墙外上板等工程转包给不具备承包资质的邓某庆。2017年3月中

旬，吴某林到邓某庆承包的该工程处从事钢结构屋面安装工作。2017年

4月1日，吴某林在该工地钢结构房屋上铺设屋面时，踩到房屋面板上，

因房屋面板滑落，摔落到地面上受伤。当日，被送往新津县人民医院治

疗，诊断为：1.右侧1、2、6—9肋骨骨折；2.右侧血气胸；3.双肺挫

伤；4.胸8椎体爆裂性骨折；5.胸5、6、7棘突骨折；6.腰2、3、4右侧横

突及腰4、5棘突骨折；7.枢椎齿突骨折；8.右侧肩胛骨骨折；9.右侧耻

骨上支骨折等。吴某林于2017年7月13日好转出院，出院医嘱：建议伤

后6个月内勿行体力活动；建议评残；伤后需严格卧床3个月，其间需一

人护理。吴某林共花费住院医疗费61227.59元，其中，邓某庆垫付

42000元；邓某庆另垫付吴某林门诊医疗费1629元、其他费用3000元。

2017年8月3日，吴某林向新津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吴某

林与顺利兴劳务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2017年9月14日，新津县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确认双方自2017年3月起存在

劳动关系。顺利兴劳务公司不服，向法院起诉，法院于2017年11月14日

判决确认：吴某林与顺利兴劳务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该判决已产生法

律效力。之后，吴某林向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

2018年3月12日，该局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吴某林在法定期限内未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为此，吴某林起诉至法院。2018年6月1

日，四川唯正司法鉴定所对吴某林损伤程度作出鉴定意见：其右侧6根

肋骨骨折，为十级伤残；胸8椎体爆裂性骨折，为十级伤残；胸5—7棘

突骨折、腰2—4右侧横突及腰4、5棘突骨折后，为十级伤残。吴某林垫

付鉴定费1000元。审理中，邓某庆要求对其垫付费用在本案中一并处

理。

另查明，吴某林抚养有未成年子女：女儿吴某，生于2003年3月18

日；儿子吴某奇，生于2008年8月1日，均系农村居民。

【案件焦点】

1.关于责任主体及责任大小；2.关于吴某林主张的赔偿标准及赔偿

费用。

【法院裁判要旨】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第一，关于责任主体及

责任大小。东南钢结构公司将其承包工程中的劳务工程分包给有资质的

顺利兴劳务公司，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在本

案中，东南钢结构公司对吴某林受伤不具有过错，故对吴某林主张东南

钢结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邓某庆作为雇主在不

具备承包工程资质的情况下，从顺利兴劳务公司转包屋面、墙内、墙外

上板等工程，且在雇请工人施工过程中未采取必要的安全监督和防范措

施，致使吴某林在施工中受伤，邓某庆具有明显的过错，应承担主要赔

偿责任；吴某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施工中对自身安全未尽到

谨慎注意，虽自身受伤，但仍有一定过错，应自负一定责任，法院确认

双方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为9：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

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接受分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

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规定，顺利兴劳务公司明知邓某庆个人

不具备承包资质而将其分包的屋面、墙内、墙外上板等工程又转给邓某

庆，故应当与邓某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二，关于吴某林主张的赔偿标准及赔偿费用。吴某林户籍虽系农

村居民，但其在新津县务工受伤的事实能够认定其为务工农民，故其主

张的残疾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顺利兴劳务公司、邓某庆

辩称其残疾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的理由不能成立。因邓某庆垫

付的医疗费43629元系吴某林治疗开支，庭审中，邓某庆也要求在本案

中一并处理，为了避免诉累，故将该费用纳入本案赔偿范围。吴某林主

张的赔偿费用符合法律规定的部分法院予以支持，法院确认列入其赔偿

范围的费用如下：残疾赔偿金73744.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5044.04元，

但鉴于吴某林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0029.36元，故其被扶养人生活

费按10029.36元计算，误工费22890元；住院生活补助费、营养费5665

元；护理费10300元；医疗费（住院、门诊）62856.59元；鉴定费1000

元；交通费800元，共计187285.75元；由邓某庆赔偿90%，即168557.18

元、吴某林的其余费用自负；另由邓某庆酌情赔偿吴某林精神抚慰金

4000元；顺利兴劳务公司在邓某庆承担责任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邓某庆垫付的46629元从其承担的赔偿总额中予以扣除。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

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

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

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邓某庆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吴某林125928.18元；

二、顺利兴劳务公司在邓某庆承担责任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三、驳回吴某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顺利兴劳务公司、邓某庆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同意一审裁判意见，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所指的雇佣关系是狭义的雇佣关系，是指没有纳入依照法律规

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不包括劳动法所

指的劳动关系。对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

调整的劳动关系，受害人不能对用人单位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应当

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向工伤保险机构请求工伤保险赔偿，对

工伤保险赔偿有争议的，属于劳动争议，按照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程

序，必须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决定不服的，才可

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关于雇主担责的依据及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

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雇主承担过错

责任的主要依据是：一是雇主对雇员的职业活动负有安全注意和劳动保

护的职责义务，改善生产条件，提供安全设备和教育，组织安全生产，

对雇员的职业活动提供必需的保障，是雇主和企业的责任；二是改善事

故诊疗和伤残的赔偿，是对工人因职业伤害支持的经济损失和劳动能力

损失的补偿，与工人操作过失有一定的关系，但雇主并不能因工人操作

过失而不承担责任。即使有时由于工人自身违反操作规程造成事故，也

非工人自愿。为了排除操作过失免责的影响，法律推定工人不会自己伤

害自己即非工人故意造成本人受伤；三是规定雇主责任有利于促进雇主

的劳动保险和劳动保护意识。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即使是个体工

商户都应当给工人投保工伤保险；因此，雇主承担替代责任一般能够通

过保险予以分担，在法律上是公平合理的。从实际情况看，工人遭受职

业伤害使他们的劳动能力、经济收入甚至生命遭受损失，过失保险待遇

仅仅是对他们的一定补偿，本身就体现了对雇主责任的减轻，设定此种

情况下的雇主责任符合社会正义。

发包人、分包人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依据及理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七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

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第一百条第一款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

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二条规

定，“建筑工程实行直接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

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第二十九条规定，“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可

以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单位……总

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就分包工程对建设单位承担连带责任”。既然发包

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分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的

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那么他们的行为就违反了法定义务，与造成

实际损害后果的雇主具有共同的过错，从一定意义上说，构成了共同侵

权，理所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编写人：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人民法院 杜进

37 雇员受害雇主担责，施工单位负连带责

任

——王某中诉新疆天筑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2018）兵08民终387号民

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王某中

被告（上诉人）：新疆天筑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张某、顾某锋

【基本案情】

王某中与陈某华系夫妻关系，生有一女王某玉（2001年11月25日出

生）。2016年，新疆天筑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建新疆西部天山乳业有限

公司位于石河子市北一路以南东七路以东的日处理500吨鲜奶产业化项

目乳品加工厂主生产车间建设项目。新疆天筑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甲

方）就上述工程项目的土建工程与张某（乙方）签订《经济承包合同

书》一份，约定土建工程造价27018387.50元，上缴利润为土建造价的

4.5%，税金全部由乙方承担，并随利费可以一并上缴。因乙方责任引起

的工程延期、安全事故、质量事故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后

张某又将该工程的钢筋工程分包给了顾某锋。王某中为顾某锋从事钢筋

工劳务工作。2016年9月20日18时20分，王某中在从地面至工程基础内

（深约2米）运送加工好的钢筋构件时，由于工程基础周围的土质松

软，没有加固，造成从地面向工程基础内运送钢筋构件的王某中与工程

基础周围松软塌方的土壤一起掉入工程基础坑中，致王某中受伤。

王某中受伤后，于同日23时许入住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治疗并进行左侧肋骨骨折内固定术。2016年10月10日，王某中出院。出

院诊断：腰部挫伤；左侧4—10肋骨骨折；创伤性湿肺；左侧胸积液；

左侧尺骨和桡骨骨折；第1要椎骨折；胆囊结石；胆囊炎。王某中住院

20天，产生住院费89919.42元，该费用全部由张某垫付，住院期间由张

某雇用护工护理。第一次出院后由王某中之妻陈某华进行护理。王某中

为配合治疗，购买医疗辅助用品花费380元。

2017年2月14日，王某中再次入住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治疗并进行内固定取出术。2017年2月21日，王某中出院。王某中住院7

天，其间花费的住院费8617.05元，由张某先行垫付。第二次住院期间

及出院后由王某中之妻陈某华对其进行护理。

2017年3月9日，王某中委托新疆天宇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误

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评定。新疆天宇司法鉴定所做出天宇司鉴

（2017年）临鉴字第068号法医学鉴定书。鉴定意见：王某中损伤程度

评定为十级伤残；误工期为180天；护理期50天；营养期70天。王某中

花费鉴定费用2500元，其中，致残程度评定费用为700元。

庭审中，张某对新疆天宇司法鉴定所做出的鉴定意见不服，请求对

王某中的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因果关系、医药费的合

理性进行评定。法院委托新疆祥云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17年12月5

日，新疆祥云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1.现对被鉴定人王某中2016年

9月20日至2016年10月10日在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病历

及费用清单进行文证审查，认定被鉴定人在此住院期间所进行的诊疗费

用均是对胸部挫伤，左侧4—7肋骨骨折、创伤性湿肺、左侧胸积液、左

侧尺骨和桡骨下端骨折、第1腰椎骨折（横突）治疗的诊疗费用，住院

期间的诊疗费用与被鉴定人胆囊结石、胆囊炎无关联性；2.被鉴定人王

某中胸部损伤致肋骨骨折未达到伤残程度等级；3.被鉴定人王某中左腕

部损伤致关节功能之伤残程度为十级伤残；4.被鉴定人王某中机体损伤

之误工期180天、护理期60天、营养期90天。张某花费鉴定费3920元，

其中，伤残程度评定960元、因果关系评定为1200元、三期评定960元、

医疗费合理性评定为720元。取证照相加邮寄费80元、王某中为配合鉴

定花费交通费169元、花费门诊检查费357元。

【案件焦点】

王某中的损失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

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

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顾某锋作为雇主，

应当对其雇员即王某中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所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

任。新疆天筑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承包人，明知转包人张

某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仍然让张某承包该涉案工程并进行施工作

业，张某以自己的名义将涉案工程中的钢筋工程部分分包给顾某锋，故

新疆天筑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张某应当与顾某锋对王某中受伤造成的损

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由于顾某锋在雇用王某中从事劳务工作

时未对工程基础周围进行必要的加固，导致王某中在从基础边沿运输钢

筋构件至基础坑中时，因基础土方松弛，造成王某中从基础上摔至基础

坑内，顾某锋具有过错；而王某中作为完全民事作为能力人，可以预见

或应当预见到其在没有加固的基础上向基础内搬运钢筋构件会有一定的

危险性，应注意安全谨慎义务，防止受伤事故的发生，但由于王某中未

能注意到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受伤造成损害自身也存在过错，故按各自

的过错程度综合认定，由顾某锋承担王某中损失总额70%的责任，王某

中自行承担30%的责任。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法院对王某中的损失确定如下：1.医疗费。

王某中第一次住院花费89919.42元、第二次住院花费8617.05元，合计

98536.47元，为配合张某鉴定，花费诊查费357元，系王某中应当花费

的费用，结合新疆祥云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法院予以认定。2.住院

伙食补助费。王某中先后两次住院27天，参照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

出差伙食补助标准，法院对王某中的住院伙食补助费确定为3240元。3.

营养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

的意见确定。本案中，王某中伤残等级为十级，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安部颁布的《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

（GA/T1193-2014）7.2.2、7.5.1、7.6.1、10.2.5b之规定，结合新疆祥云

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王某中主张营养期为90天，符合相关法律规

定，法院对王某中的营养费确定为1350元。4.医疗辅助用品费。王某中

为配合治疗花费医疗辅助用品费380元，系王某中客观上应当花费的费

用，法院予以认定。5.误工费。根据王某中的伤残情况，参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安部颁布的《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

7.2.2、7.5.1、7.6.1、10.2.5b之规定，结合新疆祥云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

见，王某中主张误工期180天，法院予以认定。参照2016年度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非私营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王某中的误工费为

27786.58元，王某中仅主张27786元，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法院无异

议。6.护理费。根据王某中的伤情及伤残部位等实际情况，王某中在住

院期间及出院后一定期限内，确需护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

布的《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7.2.2、7.5.1、

7.6.1、10.2.5b之规定，结合新疆祥云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王某中主

张的护理期60天，法院予以认定，根据王某中亲属陈某华护理的实际情

况，参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13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王某中的护理

费为9262.19元，王某中仅主张9262元，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法院无

异议。7.残疾赔偿金。根据新疆祥云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王某中构

成伤残等级为十级，因王某中从四川老家到新疆石河子市打工已近16

年，且于2014年4月购买了石河子市六小区房屋一套，故应认定王某中

在事故发生时其在石河子市居住生活已满一年以上。参照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2016年度兵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王某中的残疾赔偿金为

68178元。8.法医鉴定费。该项费用2500元系王某中在诉讼中实际产生

的费用，因新疆祥云司法鉴定所改变了王某中的伤残等级为十级的鉴

定，故该伤残程度评定的鉴定费由王某中自行负担700元，剩余鉴定费

1800元，系王某中因此次事故造成的损失。至于张某支付的鉴定费用

3920元，其中伤残等级的鉴定费用为960元，法院认为该费用应当与王

某中花费的鉴定费用中的致残等级的费用相互折抵，其余费用，新疆祥

云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没有改变和减少王某中的医疗费、误工

期、护理期、营养费，故该费用由张某自行负担。9.交通费。王某中主

张为配合张某申请鉴定而产生交通费169元，法院对王某中主张的交通

费予以认定。10.被扶养人生活费。王某中因事故构成十级伤残，根据

王某中的伤残部位及恢复状况、年龄等因素，法院认定王某中丧失劳动

能力的程度为10%，王某中定残日，其女已年满16周岁，故王某中之女

王某玉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2235.50元。上述第1项至第10项合计

213293.97元，顾某锋赔偿149305.78元，扣除顾某锋已经给付的

98536.47元，顾某锋应当赔偿给王某中的损失为50769.31元。11.精神抚

慰金，受害人造成伤残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受害人精神损害抚慰

金。王某中因此次事故造成十级伤残，给王某中的身心健康和正常生活

带来较大影响，其精神上也遭受了较大的伤害，王某中要求被告赔偿精

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但具体数额应根据王某中的伤情、

受伤害程度及加害人的过错、加害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本地区平均生活

水平等因素综合认定，法院对王某中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综合酌定2000元

为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

任法》第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

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

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百

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顾某锋赔偿王某中各项损失合计52769.31元，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给付王某中；

二、新疆天筑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张某在顾某锋赔偿范围内负连带

责任。

新疆天筑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同意一审裁判意见，

作出民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系一起施工单位将部分建设转包给没有建筑资质的自然人，自

然人在雇用雇员施工过程中造成自身伤害的案件。因建设施工中造成人

身损害如何赔偿的问题，我国法律没有作出规定，笔者认为，当建筑施

工过程中发生人身损害的，应当按照一般侵权行为处理。在本案中，承

包人、分包人承担的应当是一种过错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

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建筑工程实行直接发包

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第

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

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第二十九条规

定：“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

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单位……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就分包工程对建设单

位承担连带责任……”以上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发包、分包和承包提出

很高的要求，如果发包或分包人违背规定，就是违反了法定义务，与造

成实际损害后果的雇主具有共同过错，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中，顾某锋雇用王某中从事施工劳务工作，在工作过程中不慎

受伤，顾某锋作为雇主应当根据其与王某中的过错程度分担过错责任，

但顾某锋作为雇主其承担过错责任的比例不得少于50%，因顾某锋从张

某处承包了部分钢筋工程施工，且没有建筑资质，因此，张某应当在顾

某锋的过错范围内与顾某锋负连带责任，因张某从新疆天筑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处转包了涉案工程，张某并没有建筑资质，因此，新疆天筑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应当在顾某锋的过错范围内与张某、顾某锋负连带责任。

编写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法院 杜世成

38 一般承揽关系中定作人的担责问题

——沈某祥诉丁某林、青岛大宏工贸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2018）民初字第1379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沈某祥

被告：丁某林、青岛大宏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宏公司）

【基本案情】

沈某祥常受丁某林雇佣，从事涂装设备安装工作，其受雇期间，丁

某林支付沈某祥日工资170元。2017年2月，大宏公司与丁某林签订《环

保工程承揽合同》一份，约定大宏公司将其某车间的焊接烟尘回收处

理、固化炉烟尘处理项目发包给丁某林设计制作，总价款为35000元，

承包方式为包工，竣工日期为2017年3月20日。丁某林签订上述合同

后，遂通知包括沈某祥在内的5人赴大宏公司所在地青岛着手施工，目

前，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大宏公司亦已将合同约定的总价款

35000元支付给丁某林。在丁某林着手施工的2017年3月29日上午10时左

右，沈某祥在大宏公司的工地上从事合同约定的安装工作时，从脚手架

上坠落受伤，先后被送至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扬州市江都人民医院接受

治疗，其中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住院2天，产生医疗费3119.5元，在扬

州市江都人民医院住院21天，产生医疗费45860.86元，合计医疗费

48980.36元，均由丁某林垫付。由于沈某祥的损失未获赔偿，故其以丁

某林为被告，诉至法院。

【案件焦点】

1.丁某林与大宏公司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大宏公司是否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2.沈某祥要求丁某林赔偿其各项损失235516元有无事实和法

律依据；3.各方有无过错，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般承揽关系中，第三

人造成自身损害，定作人与承揽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与之相对应的赔

偿责任，而非连带。定作人与承揽人的担责是独立而分开的。

丁某林与大宏公司之间系承揽关系。理由如下：承揽关系的基本特

征为承揽人独立自主完成工作成果，不受定作人监督或管理，注重工作

成果，工作由承揽人独立完成。本案中，丁某林与大宏公司之间签订的

《环保工程承揽合同》已明确载明承包方式为包工，也即意味着丁某林

组织人员施工时不受大宏公司的现场工作人员的直接指挥，工作范围、

时间及地点均不受大宏公司的控制与管理，系独立完成制作安装工作，

符合承揽关系的相关法律特征，故法院认定丁某林与大宏公司之间系承

揽关系。

针对沈某祥要求丁某林赔偿的各项损失，法院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

关规定并结合丁某林的质证意见，认定如下：（1）医疗费48980.36

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414元；（3）营养费900元；（4）护理费

6660元；（5）误工费主张30600元，对误工费标准，法院参照上年度同

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沈某祥年平均务工时间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认定

沈某祥误工费为150元/天，故误工费为27000元；（6）残疾赔偿金

174488元；（7）鉴定费3318元；（8）交通费，法院酌定800元；（9）

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考虑到沈某祥的伤残等级以及沈某祥自身存在的

过错，酌定为7000元。以上一至九项合计269560元。

由于沈某祥与丁某林之间形成雇佣关系，沈某祥作为提供劳务一方

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应根据提供劳务一方和接受劳务一方各自的过

错责任，确定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沈某祥和

丁某林均存有过错，理由如下：（1）作为提供劳务一方，负有自身安

全注意义务。其在尚未确定丁某林提供的脚手架是否安全、平稳，未有

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即着手施工，具有一定过错，且该过错行

为与损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2）丁某林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其负有

强化劳动安全意识、保护提供劳务者人身安全的义务，具体表现为：其

应提供安全的工作场所、适当的工具和设备，对提供劳务者进行适当的

培训与指导，进行现场监督和指挥等义务。而本案沈某祥在实际施工

时，丁某林本人未在场监督和指挥，其委托现场管理的人员未尽到安全

注意和提醒义务，在未确定脚手架是否安全的情况下即组织施工，具有

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比较双方造成损害原因

力的大小，法院酌定沈某祥自行负担30%责任，丁某林承担70%责任。

对丁某林应承担的70%的责任中，又因环保除尘设备的制作和安装需具

备相应的承揽资质，而大宏公司在将案涉环保工程的制作安装发包给丁

某林时，未能审查丁某林是否具备相应资质，存在选任过失，应当承担

其中的30%责任。

综上所述，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沈某祥与丁某

林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后，作为提供劳务一方的沈某祥因劳务自己受到损

害，因沈某祥自身存在过错，故沈某祥应自行承担30%的责任；作为接

受劳务者一方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故丁某林应承担的损失数额为上

述一至八项总和190792元，其中大宏公司承担30%即57238元，丁某林

承担70%即133554元。丁某林已付51620.36元，应当予以扣减。据此，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

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

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

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

下：

一、被告丁某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沈某祥经济损

失81934元；

二、被告大宏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沈某祥经济

损失57238元；

三、驳回原告沈某祥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有关大宏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法条适用有

值得斟酌的地方，主要是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二款以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

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

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该法条规定了承揽关系中的

定作人对于第三人遭受的损害承担与之过错相对应的赔偿责任，定作人

和承揽人的责任是分开独立的。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

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

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法条规定了定作人与承揽人之

间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与第十条的规定有着天壤之别。对于定作人而

言，第十条规定只是承担补偿性赔偿责任，而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则成

了赔偿责任的实际承担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一条适用于建设工程合同，而纵观本案，承揽人丁某林是自然

人，不是法人，不符合建设工程合同的主体要求。加之承揽人丁某林与

定作人大宏公司之间签订的《环保工程承揽合同》明确载明承包方式为

包工，标的金额也较小，属一般的承揽关系，并不适用该司法解释第十

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提供劳务

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

任。”同样，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截然不同的是该法条适用的是过错责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是2010年7月1日实施的，属法律性

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是2004年5月1日实施的，属司法解释性质。无论是从新法优于旧

法，还是从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角度，都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即适用过错责任。

综上所述，对于大宏公司的担责问题，法院认为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较为合适。在开庭过程中，大宏

公司表示一定会上诉继续维权，但在该份判决下达之后，该公司表示服

判，并在判决还未生效之前就已经积极履行了自己的义务，社会效果反

映良好。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准确适用法律的重要性，法院承担保障经济

活动正常运行，与民众期许同向而行的重责。

编写人：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 殷桂宏 于家燕

39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中责任承担

问题

——周某金诉卓某彩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人民法院（2018）闽0923民初628号民事判决

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周某金

被告：卓某彩、周某夷、柯某基

【基本案情】

柯某基到卓某彩经营的屏南县介仁玻璃门业店定制家具，双方约定

由卓某彩以包工包料的形式负责该房屋内衣柜、橱柜、榻榻米等的订

做、安装。卓某彩之后便到柯某基房屋测量尺寸，并在家具定制完成后

雇请周某夷从事定制家具安装工作，约定工资按照每人每天280元结

算。2017年11月24日，周某夷与周某金一起到柯某基的房屋进行定制家

具安装，因定制的家具部分板材尺寸与房屋布局实际不符，需要对该板

材进行修改，周某夷便叫周某金用切割机切割修改板材，周某金在切割

过程中，不慎被切割机割伤左手。

周某金受伤后，当天被送往福建省武警总队医院治疗，于2017年12

月26日出院，住院治疗32天。经鉴定周某金的伤残程度为八级伤残，误

工期为150日，护理期为90日，营养期为60日，后续治疗费用约10000

元。2018年5月22日，卓某彩申请对周某金伤残程度重新鉴定。屏南县

人民法院委托福建正泰司法鉴定中心对周某金的伤残等级进行重新鉴

定，2018年7月16日，福建正泰司法鉴定所司法出具正泰司鉴所

［2018］临鉴字第39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周某金的损伤构成九级

伤残。周某金确认在其治疗期间收到42000元医疗费款项，庭审中周某

夷提交卓某彩出具的声明书，确认该款项系周某夷支付。

另查明，屏南县介仁玻璃门业店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室内装修建

材、玻璃、铝门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周某金父母共育有五个子女，其父周某宝1949年7月9日出生，其母

韩某菊1949年5月13日出生。周某金与其妻韦某荣共育有三个子女，长

女周某林2006年3月21日出生，儿子周某楠2009年8月27日出生，为多重

残疾人，次女周某星2016年5月10日出生。

【案件焦点】

1.各当事人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及卓某彩、周某夷、柯某基之间

的责任承担；2.周某金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及金额的认定。

【法院裁判要旨】

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柯某基委托卓某彩定制

家具，卓某彩以其自有的技术和雇员等完成家具定制安装作业，向柯某

基交付劳动成果，在交付劳动成果后，柯某基也给付了相应的报酬，双

方之间符合承揽合同法律关系的特点，形成了法律上的承揽关系。

本案中，卓某彩接受柯某基的委托后，告知周某夷家具安装工作的

内容、时间、地点等，并按每人每天280元结算，周某夷之后便自带安

装工具与周某金一起到柯某基家中安装家具，因此卓某彩与周某夷之间

构成雇佣关系。周某夷与周某金一同安装家具，周某金以其技能提供劳

务，周某夷提供工具，并按一天160元支付工资给周某金，周某夷与周

某金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周某夷在庭审中陈述其与周某金是搭档关系，

卓某彩店铺之前的项目每次都是其与周某金一起去，卓某彩对周某夷叫

周某金一起去安装家具也是知情的，且对周某金的安装行为是默许的，

双方形成了一定身份上的支配性，周某金根据卓某彩提供的设计图在指

定时间到指定地点进行安装工作，其工作已经丧失相当的独立性，且卓

某彩提供的家具安装劳务是卓某彩定制家具销售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

并非独立的工作成果，因此周某金应当视为卓某彩的雇员，双方之间构

成雇佣关系。

本案中，周某金系因定制的木板尺寸与实际不符需要修改所以才使

用切割机，定制家具的尺寸是卓某彩到柯某基家中测量并提供给周某夷

的，且卓某彩作为雇主，未履行安全使用提醒、告知义务，也未提供相

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应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

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

任。周某金为周某夷提供劳务，周某夷为其支付报酬，周某夷作为接受

劳务方与切割机的所有者，在指示周某金使用切割机修改板材的过程

中，未履行安全使用提醒、告知义务，也未提供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周某金在提供劳务过程中作为切割机这一高度危险设备的实际使用人，

在使用切割机过程中没有规范操作，未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和养成谨慎

操作的习惯，导致被切割机割伤，二人对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均具有相

当的因果关系，故均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损失。

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

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

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柯某基在未进一步审查屏南县介仁玻璃门业店

是否具备定制家具资质的情况下，就选任其进行家具定制，柯某基存在

选任过失，亦应对周某金受伤造成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综上，

结合本案案情及双方的过错程度，认定周某金自行承担20%的责任，卓

某彩承担55%的赔偿责任，周某夷承担20%的赔偿责任，柯某基承担5%

的赔偿责任。即周某金应自行承担各项损失53184元的责任。卓某彩对

周某金的损失承担55%的赔偿责任，即146255元。周某夷对周某金的损

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53184元。柯某基存在选任过错，柯某基应

对周某金的损失承担5%的赔偿责任，即13296元。

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七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

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

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

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

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卓某彩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某金因本

案事故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146255元；

二、被告周某夷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某金因本

案事故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53184元（扣除已支付的42000元，余款

11184元未支付）；

三、被告柯某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某金因本

案事故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13296元；

四、驳回原告周某金的其余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之诉旨在解决个人用工关系中，提供劳务者因

提供劳务受到人身损害引发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在提供劳务者受

害责任纠纷的案件中，要明确各当事人之间责任承担的问题，首先要明

确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及提供劳务一方与接受劳务一方之间的过错

程度。

在该类案件中，接受劳务者安全保障能力不足是案件多发的主要原

因。实际案件情况反映出，接受劳务者安全保障意识普遍不强，在工作

开展之前缺乏对提供劳务者工作水平和能力的评估，且未履行安全使用

提醒、告知义务，也未提供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导致该类案件高发；

其次，提供劳务一方安全意识不强，审慎注意能力较低，在实践中，提

供劳务者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自我抵抗风险能力较差，提供劳务者可

能因自身过错而不能获得全额赔偿；最后，该类案件多发生在农村建

房、农林牧季节性用工、小工作坊雇工等，临时性较强，且接受劳务者

多为自然人，资金实力不强，导致该类案件执行难度加大，双方利益关

系较难平衡。因此，为保障自身利益，需要使用雇工的个人应当提高风

险防范和安全保障意识，提供劳务一方应注意保留用工证据并注意提升

自身劳动技能和提高安全意识。

编写人：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人民法院 蔡芳莲

40 提供劳务受害者追偿顺序的确定

——毛甲等诉尹某周、北京杰成顺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1民终2348号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毛甲、毛某德、毛某元

被告（上诉人）：尹某周

被告：北京杰成顺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成顺通公司）

【基本案情】

毛某德系毛乙之父，毛某元系毛乙之女、毛甲系毛乙之子。尹某周

雇用毛乙从事运输业务，毛乙所驾驶的事故车辆系尹某周购买，挂靠在

杰成顺通公司名下。2017年5月18日23时20分，在北京市昌平区110新线

果庄隧道出口处，赵某强驾驶“解放”牌重型半挂牵引车、“麟强”牌重型

仓栅式半挂车由北向南行驶，遇前方堵车停车等候时，适有毛乙驾驶

的“东风”牌重型厢式货车同方向从其后驶来，重型厢式货车前部左侧撞

在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后部右侧，造成毛乙死亡，两车损坏。事故发生

后，经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昌平交通支队认定毛乙驾驶违反装

载规定的重型厢式货车超速行驶且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的违法行为，

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赵某

强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尾部反光标识不符合相关

规定、后防护装置不符合相关规定的违法行为，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

发生有因果关系，也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故最终由毛乙承担事故主

要责任，赵某强承担事故次要责任。毛某德、毛某元与毛甲曾就赔偿问

题，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由起诉相关赔偿义务人，2017年12月

19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14民初15200号民事判

决，认定毛乙承担60%的责任比例，赵某强承担40%的责任比例，毛某

德、毛某元与毛甲在交通事故中的损失为1771448元，并根据事故责

任，判决各赔偿义务人共同赔偿毛某德、毛某元与毛甲各项损失

775179.2元。尹某周称货物是自己与发货方联系的，但是只联系了6吨

货物，并不清楚为什么事发时装载了11吨货物。三原告对此不予认可，

认为毛乙对载货量没有决定权，载货量都是由雇主安排的。

【案件焦点】

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的侵权案件中，应当如何确定受害人向第三

人及雇主追偿的顺序。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

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

劳务一方因劳务自身受到损害的，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

案中，毛乙与赵某强发生了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在毛乙受雇佣期间。根

据事故认定书认定，毛乙在此次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故其死亡后果并

非完全是由第三人侵权造成。根据交通队认定的事故原因及违法情况来

看，此次事故与雇员提供劳务方式不当及雇主管理职责缺失均有直接因

果关系，故毛甲等要求尹某周赔偿损失，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关

于赔偿比例问题，毛乙于深夜在高速公路驾驶超载车辆，却仍然超速行

驶，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撞上前方因堵车等候的车辆，毛乙作为驾

驶员的过错程度与雇主尹某周相比，应负主要责任。尹某周对雇员的劳

务行为负有监管和安全防范职责，却未对车辆超载和安全行驶尽到职

责，应负次要责任，故尹某周应对毛乙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未

获赔部分的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尹某周垫付的各项费用，应从尹

某周赔偿数额中予以扣除。杰成顺通公司并非毛乙实际雇主，毛甲等主

张杰成顺通公司系事故车辆挂靠公司并要求其承担责任一节，于法无

据，法院不予支持。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

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作出如下判

决：

一、被告尹某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毛某德、毛某元、

毛甲各项损失175597.76元；

二、驳回原告毛某德、毛某元、毛甲的其他诉讼请求。

尹某周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第一，毛乙驾驶的“东风”牌

重型厢式货车是否系超载车辆。根据《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62号）第三条第五项规

定，三轴货车，其车货总质量超过25000千克视为超限运输车辆。该规

定针对汽车制造企业，要求企业对其生产的每种类型车辆均应当按照国

家标准规定和产品设计要求。即指汽车制造企业生产三轴货车的车辆整

备质量、总质量和轴载质量等均不得超过上述规定。在具体生产制造

中，企业会根据车辆的外廓尺寸、性能和安全风险等因素，制定相应的

核定载质量，以保证车辆各项性能处于良好运行状态。根据机动车行驶

本记载，毛乙驾驶“东风”牌重型厢式货车的核定载质量为9990千克，事

故发生时，涉案车辆实际载货11吨，已然超过了涉案车辆的核定载质

量，故毛乙驾驶“东风”牌重型厢式货车事发时为超载车辆。第二，尹某

周作为雇主是否存在过错。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获得的所有劳动成果

归雇主所有，雇员获得一定的报酬，雇主有监管和安全保障的义务。事

发时，毛乙驾驶的车辆超载，尹某周主张其联系的货物仅为6吨。另

外，其主张已经对毛乙进行安全培训，尽到安全防范责任，但均未提交

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关于事发后，尹某周积极为毛乙家属垫付各项费

用，其人道主义精神是值得赞扬的，但并不构成已经尽到对毛乙的安全

保障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

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故尹某周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之法律后果，法院对其主张的已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之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尹某周主张其为毛乙购买80万的座位

险，可以另行主张权利。第三，关于毛乙的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问

题。根据（2017）京0114民初1520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毛乙居住在城

镇，且其主要收入来源于非农业。尹某周在无相反证据推翻生效判决的

情况下，法院认为毛乙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

正确。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中，受害人毛乙因遭受交通事故，其继承人先行以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为由起诉了相关赔偿义务人。在获得赔付后，其继承人再

行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起诉雇主，要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在此

情况下，雇主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认为应当支持其继承人要求

雇主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

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

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因此，在雇主与雇员均为个人的提供劳务者

受害责任纠纷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是不同的，

前者并未区分雇主与雇员的过错，而认为应当由雇主承担责任。而后者

则认为应由雇主及雇员按过错承担责任。前者规定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

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正是基

于雇主是在承担全部责任后，再向第三人追偿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部

分。而后者则是由雇主承担其过错部分的责任，雇主负担的部分并不包

含第三人应赔付的部分，如果单纯再适用司法解释之规定，认为应当由

雇主追偿，或者不允许赔偿权利人起诉第三人，则将会导致结果上的不

公正。因此，在侵权责任法对个人之间的劳务侵权案件的归责原则已发

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在个人之间的劳务侵权案件中已无继续

适用的必要。

其次，就本案而言，受害人的损害后果是两个侵权行为造成的，既

有来自第三人的侵权行为，也有来自雇主的侵权行为。这两个侵权行为

造成了受害人死亡的损害后果，并且能够根据两个侵权行为对造成损害

后果的可能性来确定责任份额，因此两个侵权行为是互相独立的，在此

情况下，受害人既可以选择先要求雇主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第三人承

担责任，二者并不存在先后顺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个人之间的劳务侵权案件中，不应当限制受

害人向第三人及雇主的追偿顺序，这样才能保证受害人的权益得到合法

救济。

编写人：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范博见

41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对认定定作人选

任承揽人是否存在过失的评价作用

——李某成诉李某福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15民终2395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李某成

被告（上诉人）：李某福、李某喜

被告：吴某春

【基本案情】

2017年3月，吴某春对其所有的房屋进行装修，将其中的墙面乳胶

漆粉刷工程交由李某福、李某喜施工。吴某春提供原材料，李某福、李

某喜按照吴某春的要求完成工作。吴某春按照施工面积计价，给付报

酬。2017年3月19日，李某成受李某福、李某喜雇佣，在粉刷墙壁乳胶

漆过程中从人字梯支撑的挑板上坠落，致身体受伤。李某成被诊断为闭

合性颅脑损伤、颈髓震荡，住院28天，支付医疗费27574.12元。2018年

9月11日，安徽天正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评定李某成因高

处坠落致颅脑损伤，遗留精神障碍，构成十级伤残。

【案件焦点】

定作人吴某春对承揽人的选任有没有过失。

【法院裁判要旨】

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享有人身权利。雇

员李某成受雇主李某福、李某喜雇佣，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李某

福、李某喜应承担赔偿责任。李某成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未能尽到安全注

意义务，致自身受伤，存在一定过错，可以减轻雇主的赔偿责任。李某

福、李某喜承揽吴某春所有房屋墙面乳胶漆粉刷工程，向吴某春交付工

作成果，双方为承揽合同关系。依据《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国家对墙

面乳胶漆粉刷工作人员未实行职业资格准入，定作人吴某春对承揽人李

某福、李某喜的选任没有过错，亦无证据证明吴某春对定作、指示存在

过失，吴某春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

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

五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李某福、李某喜赔偿李某成医疗费等损失86039.62元的70%，

计款60227.73元，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

二、吴某春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驳回李某成的其他诉讼请求。

李某福、李某喜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同意一审法院裁判意见。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

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当前，国家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建立《国家

职业资格目录》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和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举措。为进一步

加强职业资格设置实施的监管和服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根据国务

院的工作部署，重新制定公布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并实行动态调

整。《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具有行政法规的属性和行政法上的执行力。

目录之外不得许可和认定职业资格，目录之内除准入类职业资格外一律

不得与就业创业挂钩。同样，法院审理加工承揽案件，应当依据《国家

职业资格目录》，不得在准入类职业资格目录外认定从业人员无从业资

格，进而认定定作人对承揽人的选任存在过失。不得草率认定定作人的

选任过失，避免对定作人在选任承揽人是否存在过失的认定上出现主观

性、随意性现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

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

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定作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对

定作、指示或者选任存在过失，承担的是过错责任。本案涉案加工承揽

工程为个人私有房屋墙面乳胶漆粉刷工作，定作人、承揽人均为自然

人。个人私有房屋墙面乳胶漆粉刷工程，法律、行政法规对自然人作为

承揽人的主体资格没有强制性要求。《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对墙面乳胶

漆粉刷工作人员亦未实行职业资格准入。定作人吴某春对承揽人李某

福、李某喜的选任不存在过失。

需要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对《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雇员受害责

任的归责原则进行了修改，由无过错责任修改为过错责任。一审虽然综

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二条、第十一条，但未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还是存在

一定瑕疵的。

编写人：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人民法院 黄求华

42 使用农业机械发生事故时农业生产经营

组织和农业机械所有人的责任承担

——张某四诉淄博临淄庚源晨奶牛专业合作社、崔某新提供劳务受害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3民终1447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受害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张某四

被告（被上诉人）：淄博临淄庚源晨奶牛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庚

源晨合作社）、崔某新

【基本案情】

庚源晨合作社与崔某新于2013年8月30日签订承包协议，约定庚源

晨合作社将玉米青贮工程承包项目发包给崔某新包工施工，由崔某新组

织人员施工。2013年9月29日，张某四在庚源晨合作社铡草时，双手被

机器割伤，于当日住院治疗10天，花费医疗费6366.16元。张某四伤情

经诊断为挤压伤，经鉴定为八级伤残。张某四受伤后，崔某新支付医疗

费2000元。后双方因赔偿数额协商不成，张某四起诉要求庚源晨合作社

赔偿各项损失共计88607.76元，崔某新承担连带责任。

【案件焦点】

庚源晨合作社和崔某新在本案中的责任承担应如何认定。

【法院裁判要旨】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

受到伤害，应当由雇主承担责任。庚源晨合作社将玉米青贮工程承包给

崔某新，由崔某新组织人员施工。崔某新在临淄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庭审中承认张某四系自己雇佣，自己给张某四发工资。事故发生

后，崔某新支付张某四2000元，并承认系庚源晨合作社垫付。可以认定

张某四与崔某新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张某四受崔某新雇佣，在从事雇佣

活动中发生事故，致张某四受伤，崔某新作为雇主，应当赔偿张某四各

项损失。张某四与庚源晨合作社不存在雇佣关系，张某四要求其赔偿损

失于法无据。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七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二十

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

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崔某新赔偿张某四医疗费6366.16元、误工费2479.7元、护理费

821.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0元、伤残赔偿金74340元、交通费150元，

共计84457.76元，扣除崔某新已经支付的2000元，余款于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付清。

张某四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庚源晨合作社是否应

对张某四的伤害后果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案各方当事人对张某四在

铡草过程中因事故造成伤害的事实无异议；对张某四因事故造成损失及

损失数额亦无异议，故予以确认。庚源晨合作社是一家主营业务范围为

奶牛养殖、饲料供应销售等在内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涉案铡草机

为该合作经济组织所有，根据一审中庚源晨合作社提供的承包协议书、

收条，结合庭审陈述等证据，能够证实发生本次伤害事故的玉米青贮工

程系由庚源晨合作社向崔某新所发包。《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农业机械所有人应当对农业

机械操作人员及相关人员进行农业机械安全使用教育，提高其安全意

识。”第五十七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农业机械，是

指对人身财产安全可能造成损害的农业机械，包括拖拉机、联合收割

机、机动植保机械、机动脱粒机、饲料粉碎机、插秧机、铡草机

等。”因庚源晨合作社作为涉案铡草机的所有人，且为组织进行农业专

业化生产的经济组织，其应对前述规范知悉并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操作管

理。庚源晨合作社虽将涉案玉米青贮工程发包，但应严格履行前述安全

注意义务，其未提供证据证实对张某四等实际操作人员进行有关培训，

或将前述事项告知崔某新组织培训的，其对本案事故的形成存在过错，

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张某四主张涉案工程发包需要资质，庚源晨合

作社作为发包人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就本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证据不足，不能成立。结合庚源晨合作社和崔某新在本次事故中之过错

程度，二者应就张某四有关损失各承担50%的责任为宜。一审以张某四

为崔某新之雇员仅判令崔某新就涉案事故承担责任，未对本案所涉具体

情形及庚源晨合作社应负义务进行综合考量，对本案伤害事故责任认定

处理失当，予以纠正。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

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七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二十

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

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一审判决；

二、崔某新赔偿张某四医疗费3183.08元、误工费1239.85元、护理

费410.95元、伙食补助费150元、伤残赔偿金37170元、交通费75元，共

计42228.88元，扣除崔某新已经支付的2000元，余款40228.88元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三、庚源晨合作社赔偿张某四医疗费3183.08元、误工费1239.85

元、护理费410.95元、伙食补助费150元、伤残赔偿金37170元、交通费

75元，共计42228.8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四、驳回张某四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在于，使用农业机械发生事故时农业生产经营

组织和农业机械所有人的责任承担应如何正确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

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

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该款中发包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十七条、第一百条第一款[[1]](#p269)，《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2]。](#p269)据此，在安全生产事故中雇员受到

人身损害的，发包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接受发包业务的雇主无相应资质或

安全生产条件的，发包人应当与雇主对雇员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案中张某四也是据此要求发包人庚源晨合作社对其损失与雇主崔某新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然而本案二审虽然对责任承担予以改判，但也并

非判决庚源晨合作社对张某四的损失与雇主崔某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这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中所规定的安全生产事故或者称生产安全事

故是指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

济损失的事故，其调查和处理应当严格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规定的程序进行并作出最终认定。而根据该条例第三条的规

定，安全生产事故中等级最轻的一般事故也是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

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故本案中张某

四受伤的事故显然不属于安全生产事故，对张某四损失的责任承担因此

也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尽管本案不属于安全生产事故，但却是在

使用农业机械过程中发生的事故，因此其相关民事责任应参考《农业机

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条和第五十七条规定予以确定。该条例第五

条第二款规定：“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农业机械所有人应当对农业机械

操作人员及相关人员进行农业机械安全使用教育，提高其安全意

识。”第五十七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农业机械，是

指对人身财产安全可能造成损害的农业机械，包括拖拉机、联合收割

机、机动植保机械、机动脱粒机、饲料粉碎机、插秧机、铡草机

等。”根据上述规定，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农业机械所有人对于农业机

械的操作人员有进行安全使用教育培训的责任，如果未履行这种责任而

导致农业机械操作人员发生事故受伤的，其对于相关事故的发生显然是

具有过错的，故其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即其根据其过错

直接向受害人承担相应责任，而不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

具体到本案中，庚源晨合作社系涉案铡草机的所有人，且其为组织

进行农业专业化生产的经济组织，其应当对相关的农业机械使用规范知

悉并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操作管理。庚源晨合作社虽将涉案玉米青贮工程

发包，但其同样应严格履行前述安全注意义务。但其在本案中未提供证

据证实对张某四等实际操作人员进行有关培训，或将前述事项告知崔某

新组织培训，故其对本案事故的形成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

责任。一审未对本案所涉具体情形及庚源晨合作社应负义务进行综合考

量，仅判决张某四的雇主崔某新承担责任，系对本案伤害事故责任认定

不当，二审对此依法予以改判。

编写人：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荣明潇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刘海红

43 劳务者受害中各方责任承担

——罗某海诉陈某刚、单某新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1292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罗某海

被告（上诉人）：陈某刚

被告（被上诉人）：单某新

【基本案情】

2018年4月12日，罗某海受陈某刚雇佣在北京市密云区河南寨镇沙

坞村单某新家从事安装门窗工作。当日14时许，罗某海在使用手刹轮拆

木窗框的过程中发生事故，左手大拇指被切断。随即，罗某海被送往顺

义区医院住院治疗至2018年4月25日，被诊断为手开放性损伤伴骨折，

支付医疗费26507.71元。2018年5月2日、5月29日，罗某海到顺义区医

院治疗，建议对症治疗，功能锻炼，休息1个月，门诊复查，共支付医

疗费256.2元。2018年7月9日，罗某海到顺义区医院治疗，建议继续功

能锻炼，对症治疗，休息1周。2018年7月18日，罗某海到北京市大兴区

亦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治疗，支付医疗费128.6元。

【案件焦点】

提供劳务者受害各方责任如何分配。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

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

任。本案中，罗某海受陈某刚指派从事拆除窗框等工作，当日拆除木窗

框亦经过陈某刚同意，故无论陈某刚与单某新如何约定工程范畴，是否

构成帮工，陈某刚作为雇主，均应对罗某海受伤承担责任。罗某海长期

从事安装、拆除门窗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应明辨作业过程中的风险，并

尽到审慎操作之义务。由于罗某海未尽到相应注意义务，造成受伤，故

其对此次事件的发生及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责任。对罗某海要求陈某刚

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伤残赔偿

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中的合理部分，法院予

以支持，具体数额由法院依据其提交的证据、伤情、过错程度酌情予以

确定。对陈某刚主张其为罗某海垫付出院后复查费200余元的辩解意

见，鉴于其并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故法院不予采信。对于陈某刚提出

的罗某海系为单某新帮工过程中受伤，单某新亦应承担责任的辩解意

见，因陈某刚与单某新之间纠纷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涉

及。据此，法院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

判决如下：

一、被告陈某刚除已为原告罗某海支付的医疗费、现金共计

28507.71元外，再赔偿原告罗某海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伤残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

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04574.7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罗某海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我国侵权责任法确立了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适用一般过错责任

的归责原则。当前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中，在适用一般过错

责任原则的前提下，如何最大限度保护提供劳务者合法权益是一个必须

要妥善处理的问题。深入探讨对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过错责任的认

定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

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

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

承担相应的责任。”个人劳务合同的标的是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

提供的劳务活动。而个人劳务关系与其他民事关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提

供劳务者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在个人劳务关系

中，提供劳务者要不同程度地接受劳务者对其进行管理、指挥和监督，

接受劳务者则应当不同程度地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这是其他民事关系所

不具备的。把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归责原则确定为一般过错责任

原则，虽然有其合理性，但是提供劳务者在劳动过程中的非独立性是不

容回避的，机械地适用一般过错原则，显然不利于对提供劳务者合法权

益的保护。由此可见，只有把一般过错原则同最大限度保护提供劳务者

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结合起来，才能够有效地平衡提供劳务者与接受劳

务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够确保裁判结果实质意义上的公正。

认定提供劳务者与接受劳务者过错责任的过程中，贯彻最大限度保

护提供劳务者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必须要明确行使自由裁量权需要考

量的具体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看接受劳务者是否履行了必要的义务，如接受劳务者是否为

提供劳务者提供了安全的劳动环境；是否为提供劳务者提供了符合安全

标准的劳动工具；是否告知提供劳务者对劳动工具的使用和操作方法。

二是要看提供劳务者自身受到伤害的原因，即是因为提供劳务者自

己没有尽到对自身安全注意义务，还是因为接受劳务者对提供劳务者选

任不当、现场监督和指挥不力等而导致伤害的发生。

三是要看接受劳务者对提供劳务者管理的松紧程度，也就是接受劳

务者控制劳务活动、减少危险能力的强弱。

四是要看接受劳务者通过提供劳务者的劳动获取利益多少。

五是要看接受劳务者接受劳务是进行商品经营，是否具备通过商品

价格分散损失的能力。

此外，当事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诉讼经营的多少以及当事人的品

德也是法官进行考量的因素。以上因素在不同案件中有不同的体现，并

从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决定了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但就举证能力而言，一般情况下提供劳务者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因

为提供劳务者一般要在接受劳务者提供的劳动场所使用接受劳动者提供

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工具进行劳动，提供劳务者对于接受劳务者所提供的

劳动条件和劳动工具安全性的了解远不如接受劳动者；事故发生后，提

供劳务者想要保留证据也相对困难。

因此，在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前提下，对于提供劳务者而

言，对于证明对象的确定不宜过宽，要求提供劳务者能够证明基本事实

即可；对于证明标准的要求也不应过高，要求提供劳务者能够提供基本

证据予以证实即可；对于举证期限的确定宜长不宜短，要充分保障提供

劳务者的举证机会。

编写人：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 高天 刘云

44 履行劳务职责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认

定的前提

——夏某秀等诉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某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3138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夏某秀、申某敏、申某叶、申乙明

被告（被上诉人）：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某严

第三人（上诉第三人）：叶某军、付某丽

【基本案情】

申甲明与付某丽是夫妻关系。2015年4月，付某丽和叶某军发展成

为婚外情人关系后，为达到长期共同生活和骗取申甲明所在工地赔偿金

的目的，多次合谋将申甲明杀死，并意图制造成意外死亡事件从而向申

甲明单位广钢新城中海花湾1号工地索取赔偿金。经过事先踩点，2015

年10月19日20时许，付某丽携带事先购买的铁锤一把到上述工地B2栋40

楼，此时，申甲明因需查看木板情况和拆除木板，独自一人回到中海广

钢新城一期一区B2栋，付某丽将申甲明骗至40楼，由付某丽和叶某军一

起用铁锤击打申甲明的背部、头部，致申甲明死亡后将申甲明尸体扔出

楼外。次日上午，申甲明的尸体在上述工地B2栋37层阳台防护栏脚手架

上被发现。后付某丽、叶某军分别被公安人员抓获。2017年9月12日，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1刑初405号刑事判决：付某丽犯

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叶某军犯故意杀人罪，判

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另，申甲明的父亲是申某

德（已故），母亲是夏某秀，申某德、夏某秀生育了申甲明和申乙明。

申甲明与付某丽生育了申某敏、申某叶。

【案件焦点】

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某严应否作为雇主向夏某秀、申某

敏、申某叶、申乙明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夏某秀等的赔偿主张是

基于申甲明与于某严、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雇佣关系。本

案在认定雇主是否可以为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时，应

考虑雇员遭受的人身损害与其正在从事的雇佣活动之间的关联性。本案

申甲明的死亡是第三人侵权行为直接造成的，申甲明非因工作原因受到

事故伤害，亦非因履行工作职责而受到暴力侵害；从刑事犯罪案件查明

的事实可见，第三人是为了制造意外死亡事件从而向申甲明单位中太公

司索取赔偿金而对申甲明实施故意杀人，第三人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结

果与申甲明所从事的雇佣活动没有任何关联性，因此，本案不能认定由

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夏某秀等在本案中并未主张由实际侵权人承担赔偿

责任，应由夏某秀等另案主张。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夏某秀、申某敏、申某叶、申乙明的诉讼请求。

夏某秀等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是基于雇主

对从事雇佣活动的雇员的人身安全负有保护责任。本案死者申甲明是受

付某丽哄骗去捡电线卖钱过程中受到第三人侵害致死，即申甲明非因工

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亦非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雇佣关系以外第三人

的暴力侵害，申甲明从事的雇佣活动与其因第三人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

结果没有关联性，因此，雇主无须对申甲明的损害结果承担赔偿责任。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是指在个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前提下，提供

劳务的一方因劳务活动自身受到伤害的，在提供劳务一方向接受劳务一

方主张损害赔偿时，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实践中，《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3]及](#p26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4]对](#p270)提供劳务者受害

责任的规定更多被适用在侵权后的责任分配问题上，事实上以上法条均

隐含了责任分配的前提，即应先认定提供劳务者是否因劳务活动本身的

风险而受伤害，或因从事雇佣活动而遭受第三人的伤害，即雇员受侵权

的原因是否为履行劳务职责或与履行劳务职责相关的行为。

提供劳务者责任是对一般侵权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定，只有具备了提

供劳务者确因劳务活动本身的风险或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伤害的前

提，才能进一步讨论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过错责任以

及责任承担等问题。

关于如何认定提供劳务者是否在履行劳务职责的过程中受害的问

题，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没有明确规定，但仍可参照

相关的规定，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1.提供劳务者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场所内，因工作、劳务活动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2.提供劳务者工作

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劳务活动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

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3.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劳

务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等。[[5]](#p270)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重点审查提

供劳务者遭受的伤害或侵权与劳务活动本身、履行劳务职责的关联性，

若二者存在较大的关联性，则可根据伤害是因劳务本身还是第三人侵权

的具体情形判断接受劳务者、提供劳务者、第三人的责任分配；若二者

不存在关联性，则主张基于劳务关系或雇佣关系进行责任承担就缺乏法

律和事实的依据，不应得到支持。

结合本案例查明的事实，第三人是为了制造提供劳务者意外死亡事

件从而向接受劳务者索取赔偿金，而在提供劳务者工作的场所内故意实

施犯罪行为，提供劳务者并非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亦非因履行工

作职责而受到暴力侵害，侵权与劳务活动的关联性并非真实存在。另

外，提供劳务者受第三人的哄骗、指使后停止了劳务活动，继而遭受伤

害，也可认定其受害并非发生在其从事的雇佣活动中，与劳务关系或者

雇佣关系没有关联性。因此，夏某秀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提起提供劳务

者受害责任案，主张接受劳务者或雇主承担赔偿责任，是对该法律关系

及法律条文的片面理解，亦违背公平原则。

编写人：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房志红 陈小倩

45 雇员在雇佣期间突发疾病死亡，雇主是

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陈某芬等诉陈某杰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7）粤2071民初17574号民事判决

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陈某芬、萧某婷、萧某宇

被告：陈某杰、中山市大涌镇富裕达建材厂（以下简称富裕达建材

厂）、蔡某明、中山市大鹏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鹏公司）、中

山市富裕达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裕达公司）

【基本案情】

陈某芬是死者萧某芬的妻子，萧某婷、萧某宇是萧某芬与陈某芬的

子女。2005年1月11日，富裕达公司混凝土供应站作为甲方，陈某杰作

为乙方，双方签订《协议书》，将富裕达公司所有的电子地磅一处包括

磅房、磅称、电脑、打印机等设备由陈某杰承包。富裕达公司确认富裕

达公司混凝土供应站代表其与陈某杰签订的合同，确认地磅为其所有。

合同签订后，陈某杰承租了富裕达公司的地磅。

2012年3月，陈某杰雇请萧某芬及另一名员工在地磅房工作。萧某

芬出生于1951年8月4日，退休后已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其在地磅工

作期间每月工资2945元。2017年8月20日7时许，萧某芬在地磅处上完夜

班，准备进行工作交接时突发疾病死亡。经中山市公安局大涌分局认

定，萧某芬死亡原因为猝死。萧某芬家属陈某芬、萧某婷、萧某宇向陈

某杰、富裕达建材厂、蔡某明、大鹏公司、富裕达公司多次要求赔偿。

2017年8月24日，萧某芬家属与富裕达公司在中山市大涌镇司法所

经调解，该所出具了《关于萧某芬工作时死亡事件的调解情况》，内容

为：2017年 8月20日，申请人父亲萧某芬（66岁，中山大涌人）在位于

大涌镇悦新路1号的地磅处工作时，因疾病突发死亡，因死者是在该地

磅处工作，申请人及家属要求被申请人就此事进行相应赔偿。调解情

况：1.地磅归属情况：富裕达公司代表确认该地磅为本公司多年前购

置，并从多年前以陈某杰承包的方式交由陈某杰使用，定期每月收取租

金3000元整，富裕达公司进出货车辆使用该地磅的时候并不需缴纳任何

费用。富裕达公司方提供了租金流水证明复印件（2017年4月25日至

2017年8月10日），但暂未能提供上述承包协议，陈某杰则称双方未签

署承包协议。2.在双方租赁承包关系何时建立的问题上，陈某杰未能清

楚说明，富裕达限公司代表称在其2011年接手前已建立。陈某杰确认死

者由陈某杰于2012年3月聘请，并工作至今。3.富裕达公司代表表示并

未干涉陈某杰对外经营，但陈某杰表示其未对外来车辆进行任何收费，

地磅日常维修费用则由陈某杰垫付，后由富裕达公司进行报销。4.家属

表示愿意接受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亲属照顾金为150000元，陈某杰表示

愿意出于人道主义补偿死者亲属死者六个月工资额约人民币18000元，

富裕达公司表示愿意出于人道主义补偿死者亲属40000元。经过本次调

解，双方暂仍未对此纠纷达成共识，陈某杰建议亲属通过法律途径维护

自身权益。

因未达成调解，萧某宇向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萧某芬的

死亡申请工伤认定。该局于2017年8月30日作出中人社工不字〔2017〕

00077号工作认定不予受理决定书，认为萧某芬死亡时年龄为66周岁，

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

工伤认定的受理规定，不予受理申请人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

【案件焦点】

陈某杰、富裕达建材厂、大鹏公司、富裕达公司、蔡某明是否应对

萧某芬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及赔偿数额。

【法院裁判要旨】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陈某芬、萧某婷、萧

某宇要求陈某杰按雇主责任进行赔偿的问题。萧某芬在退休后受聘于陈

某杰，其与陈某杰之间形成雇佣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主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是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他人的加害

行为或者其他物的危险发生而对受害人产生的人身或财产方面的不利后

果，通常是指来自外界的人身损害。在这种情况下，雇主要根据过错责

任大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本案中，尽管萧某芬是在从事雇佣活动

中死亡的，但其死亡并不是源自外界的因素，而是属于自身身体机能变

化的结果，是由于自身的疾病突发而导致人身死亡，并非侵权行为或其

他致害原因所致，不属于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损害后果，故不能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故法院对陈某芬、萧某婷、萧某宇要求陈某杰

承担雇主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陈某芬、萧某婷、萧某宇要求陈某杰、富裕达建材厂、蔡某

明、大鹏公司、富裕达公司按工伤标准赔偿的问题。陈某芬、萧某婷、

萧某宇认为萧某芬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死亡，应视同工伤，故要求

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但《工伤保险条例》中

规定工伤的用工主体必须是在我国境内登记的各类企业和有雇工的个体

工商户，而在个人雇佣关系中以工伤的认定标准要求雇主，增加了雇主

的负担。陈某杰作为雇主是自然人而非个体户，而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并未认定萧某芬的死亡为工伤，故对陈某芬、萧某婷、萧某宇

认为萧某芬的死亡视同工伤，要求陈某杰、富裕达建材厂、大鹏公司、

富裕达公司、蔡某明应按《工伤保险待遇》的规定进行赔偿的请求不予

支持。

关于陈某杰的责任承担问题。萧某芬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突发疾病

死亡，即便雇主对雇员的死亡没有任何过错，但雇员是在为雇主服务的

过程中死亡，雇主作为受益人，从公平原则出发，也应给予雇员亲属一

定的经济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

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

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本

案中，雇主陈某杰虽然对雇员萧某芬的死亡没有过错，但萧某芬是在为

陈某杰的利益进行看管地磅的工作中死亡，作为受益人的陈某杰应当给

予萧某芬家属一定的经济补偿。关于补偿的具体数额，法院结合本案案

情，酌定陈某杰向萧某芬亲属陈某芬、萧某婷、萧某宇给予经济补偿

80000元为适当。

关于富裕达公司是否应对萧某芬的死亡给予一定经济补偿的问题。

富裕达公司是地磅的所有人，其将地磅出租给陈某杰经营，故其与陈某

杰之间形成租赁合同关系，且其在租赁过程中要求陈某杰对其进出货车

辆使用地磅时不收取费用，故富裕达公司也是法院上述认定的受益人，

富裕达公司也应给予萧某芬亲属一定的经济补偿。富裕达公司应与陈某

杰连带向萧某芬亲属陈某芬、萧某婷、萧某宇给予80000元经济补偿。

关于富裕达建材厂、大鹏公司是否应对萧某芬的死亡给予一定经济

补偿的问题。陈某芬、萧某婷、萧某宇认为富裕达建材厂、大鹏公司与

富裕达公司是家庭企业，但富裕达建材厂、大鹏公司均是依法登记的企

业，具有独立性，富裕达建材厂、大鹏公司也不是地磅的所有人、出租

人，陈某芬、萧某婷、萧某宇也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富裕达建材厂、

大鹏公司、富裕达公司属于家庭企业，陈某芬、萧某婷、萧某宇要求富

裕达建材厂、大鹏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

不予支持。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陈某杰、富裕达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

连带向原告陈某芬、萧某婷、萧某宇支付经济补偿款80000元；

二、驳回原告陈某芬、萧某婷、萧某宇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

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但

在雇佣关系中可否直接比照工伤保险条例的此项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存

在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雇主应当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

任，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虽然雇员是因自身疾病死亡，但依

照无过错责任原则，雇主也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

应当按照工伤标准进行赔付。第三种观点认为，雇主不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理由是雇主在雇佣活动中没有实施任何行为，雇员的死亡与雇主没

有因果关系，属于意外事件。第四种观点认为，可适当给予一定经济补

偿，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

本案采用第四种观点。对第一种观点，因雇员的死亡不是来自外界

的因素，而是雇员自身疾病导致死亡结果，由于并无他人的行为参与或

外界的危险而发生事故，不属于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损害后果，故不能

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一条第一款。所以第一种观点不正确。对第二种观点，因死者

死亡时已年满66周岁，其与陈某杰之间是雇佣关系，与富裕达公司、富

裕达建材厂、大鹏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而在个人雇佣关系中，

以工伤认定标准要求雇主势必增加了雇主的负担，不符合民事法律的立

法精神，所以第二种观点不正确。对第三种观点，虽然雇员是由于自身

疾病突发死亡，但其毕竟是在雇佣活动中死亡，即便雇主没有过错，根

据公平原则，雇主也应承担部分补偿责任，故第三种意见不正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

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

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

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

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

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因此雇员虽

因自身原因死亡雇主并没有过错，但雇主确实又是雇佣活动中的受益

人，且雇主陈某杰与富裕达公司也愿意给予死者家属部分补偿，所以本

案判决陈某杰及地磅实际所有人富裕达公司应承担一定的经济补偿。

编写人：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熊伟

[[1]](#p25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

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第一百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

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

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十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

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

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p25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二条：“建筑工程实行招标发包的，发包

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依法中标的承包单位。建筑工程实行直接发包的，发包

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第二十九条第二

款：“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按照总承包合同的约定对建设单位负责；分包单位按照分

包合同的约定对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就分包工程对建设单位承

担连带责任。”

[[3]](#p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

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

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4]](#p26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

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

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

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

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

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

规定。”

[[5]](#p261) 参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

五、赔偿协议与标准

46 雇员对于雇主财产损失是否应赔偿的问

题

——周某怀诉杨某师财产损害赔偿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湘1230民初324号

民事判决书

2.案由：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3.当事人

原告：周某怀

被告：杨某师

【基本案情】

2017年4月17日，周某怀聘请杨某师为其驾驶工程自卸车，具体工

作为从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萨岁广场运送土方至杆子渣土场，工资按

每车25元计算。2017年4月25日21时许，杨某师在杆子渣土场倒卸当天

第14车土方时，因操作失误，其驾驶的车辆从渣土场坡顶滚落至谷底，

致使该车报废。周某怀曾与杨某师协商车辆赔偿事宜，但无果。故特向

法院提起诉讼。

【案件焦点】

杨某师是否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与一般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不

同，雇佣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我国法律对雇员在雇佣活动中给

雇主造成财产损失的责任承担问题尚无明确规定，但根据权利义务对等

原则以及保护弱者的立法和司法价值取向，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雇员在从事雇佣

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规定，雇佣关系中雇员的权利应当受到特别的保护，

即雇员只在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需对雇主的损失承担赔偿

责任。本案中，周某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杨某师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的情形，故对周某怀的诉请不予支持。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周某怀的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目前，我国法律关于雇员与雇主之间赔偿法律关系的规定主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

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

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

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百三十

一条“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

任。”但没有专门规范性条款对个人雇工行为产生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进行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

干问题的意见》[[1]](#p310)第四十五条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

合伙组织雇佣的人员在进行雇佣合同规定的生产经营中造成他人损害

的，其雇主是当事人。”（本条主要规定雇主和雇员对外承担责任的主

体资格问题）。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

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

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

可以向雇员追偿。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

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即雇主对雇员受损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

不论雇主是否有过错，均应当对雇员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如上所述，现行法律仅规定了雇主对雇员的人身伤害赔偿关系和雇

主与雇员间关于对第三人造成损害，雇主对外赔偿后是否应对雇员追偿

的法律关系，而雇主不属于第三人。且按常规，雇主与雇员之间经济地

位悬殊，而雇员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很明显要保护弱者的利益。因

此，雇员在雇佣活动中因过错而造成雇主财产损失时，雇主可以要求雇

员承担赔偿责任，但应仅限于雇员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原因在

于：

一是在法律关系方面，雇员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负有义务，违反义

务时法律应当作出否定性评价。遵循权利义务相统一的法律原则，雇佣

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同时既是权利的享有者，又是义务的负担者。雇员在

享有获得劳动安全保障、领取劳动报酬等权利的同时，也负有按照雇主

指派完成任务、安全从事劳动等相对应的义务，不能只注重维护雇员的

权利，而忽视其应负担的义务。法律责任是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而导致

的不利结果，判断某一主体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首先应看其是

否负有相应的义务，并违反了该义务。当雇员违反其所负义务时，法律

应作出否定性评价，并可以要求雇员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是在法律责任方面，雇员于此情形下构成侵权行为，是雇主要求

其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雇主在雇员致人损害时的替代责

任。替代责任是一种对他人之不法行为负责的民事责任，但雇主承担替

代责任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被替代者即雇员要有构成责任的基础

条件——侵权行为。在侵权法理论上，无过错责任是过错责任的补充，

在法律未作出特别规定的情况下，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过错致人损

害的情形，只能适用过错责任而构成一般侵权行为。而事实上，无论致

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损害，还是致雇主损害，只要存在过错，都符合

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雇员有致人损害的加害行为，其行为导致了

雇主或第三人受损的损害结果，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雇员存在主观过错。在侵权法意义上，既然雇员存在侵权行为，那

么便具备了雇员承担侵权责任的基础条件，无论雇主遭受的是财产损失

还是人身损失。

三是在法律精神方面，赋予雇主于此情形下的求偿权，符合现代法

律的精神理念。法律规范和司法裁判的价值之一，在于通过引导作用建

立良好的生活、生产秩序。雇员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视为雇主行为的延

伸，但如因此而判定雇员因过错致雇主受损时可以不负赔偿责任，很可

能引发雇员只重权利、不重义务的不良后果，这既不利于维护雇佣双方

的长远利益，也有悖于现代法律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规定，雇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

致人损害时，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此可知，雇主对于雇员

行为的结果并非在任何时候都照单全收，在雇主尽到相应义务而雇员存

在严重过错时，雇主的合法权益也会得到相应保护。在法律上，雇员行

为致使雇主受损，与雇员行为致使雇佣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受损，这两种

情形并无实质区别。遵循公平原则，在此类纠纷发生时，应参照该司法

解释的规定，即雇员对雇主的赔偿责任应以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存在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为前提，并视其过错程度而确定赔偿责任的大小。

在本案中，周某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杨某师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的情形，故法院对周某怀的诉请不予支持。

编写人：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杨雨龙

47 无工伤保险人员受伤赔偿责任承担

——黄某军诉刘某峰、邵某林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9民终3088号民事裁定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黄某军

被告（上诉人）：刘某峰

被告（被上诉人）：邵某林

【基本案情】

2017年2月24日，在中捷高新区技校门口西南侧邵某林的施工工地

上，刘某峰驾驶陕汽奥龙牌10轮自卸货车卸土。邵某林的雇员检票员黄

某军发现车中土没有卸净，让刘某峰倒车继续卸土。在刘某峰倒车过程

中，货车的后轮轧在高台上，致货车侧翻砸中黄某军，造成黄某军受

伤。黄某军被送到黄骅市骨科医院住院治疗，邵某林为黄某军垫付医疗

费2000元。

刘某峰驾驶的自卸货车未按规定年检，未投保任何保险。邵某林联

系宋某乐找车辆为工地运土，宋某乐联系了14辆车，其中包括刘某峰驾

驶的自卸货车。邵某林及宋某乐均不清楚刘某峰是否具有有效驾驶证。

【案件焦点】

1.黄某军损失金额；2.损失费用应如何按比例分配。

【法院裁判要旨】

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

责任纠纷，属于侵权责任纠纷，应依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处理。法院依

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并结合事故成因及事故各方的过错程度、关联程

度，确认各方责任。刘某峰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黄某军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身体受到伤害，邵某林作为雇主应根据过

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刘某峰驾驶存在安全隐患的货车，在倒车时未注

意观察路况，并且明知黄某军在车辆后方，未尽到安全驾驶注意义务，

导致货车侧翻并砸伤黄某军，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黄某军在指令刘某峰倒车卸土时，未与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未尽到确保

自身安全的注意义务，被侧翻的货车砸伤，具有过错，但过错较小，应

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邵某林作为工地负责人，对从事运土施工的司机

及车辆负有审查准入资格的责任，对确保工地安全施工负有管理责任，

邵某林未审查刘某峰驾驶资格及刘某峰所驾货车行驶证有效性，导致具

有安全隐患的车辆进入工地施工，并且未对施工现场、施工路面排查、

处理隐患，导致事故发生，具有明显过错，应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刘

某峰与邵某林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综合以上事实及过错责任，法院酌定，黄某军对自身损失承担10%的责

任；刘某峰对黄某军的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邵某林对黄某军的损

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刘某峰与邵某林对损失赔偿承担连带责任。支

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

黄某军的139651元损失，应由邵某林依责按30%比例赔偿41895

元，由刘某峰依责按60%比例赔偿83790元。刘某峰与邵某林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邵某林已垫付2000元，抵顶赔款后，尚应赔偿39895元。

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

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邵某林赔偿原告黄某军各项损失39895元。

二、被告刘某峰赔偿原告黄某军各项损失83790元。

三、被告邵某林、刘某峰对以上损失的赔偿互负连带责任。

四、驳回原告黄某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刘某峰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时上诉人刘某峰经法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按上诉人刘某峰撤回上诉处理。

【法官后语】

本案中涉及的人员较为复杂，有提供劳务人员、接受劳务人员、造

成损害人员，三者人员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如何分清几者的关系，如何

确定提供劳务者与接受劳务者之间的过错程度，如何分配赔偿比例，是

本案审理的焦点。

引发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

提供劳务者风险意识差，自我保护能力低；第二，接受劳务一方组织管

理与安全保障能力低；第三，部分企业不规范用工，包括将承接的业务

转包给个人或实行单位内部员工承包。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以及

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越发普遍，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下，深入探讨提供劳

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裁判规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立法初衷是提供

劳务一方是弱势群体，赔偿能力不足，但一概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责任

显然也不妥，如果不加区分地规定一律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责任，在实

践中可能会引起很多矛盾，也不利于提高提供劳务一方的责任心和职业

道德。则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分为两种情况，根据情况

来划分是否应由雇员与雇主承担连带责任。雇员在雇佣活动中因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这条规定就改变了之前实行的无过

错原则，可以提高雇员在从事生产活动中的责任心，避免因自身的过错

而给雇主造成损失。

在雇员提供劳务的过程中，生产设备、劳动安全措施等均关系到雇

员的人身安全与健康，对雇员提供必需的安全保障，对施工现场尽到安

全管理义务，杜绝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是雇主应尽的基本责任。雇员

因提供劳务受到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赔偿责任是针对雇员

因职业伤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劳动能力损失的补偿，不能因雇员的操作

失误而免除。提供劳务的人员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既可以

向雇主要求赔偿，也可以向造成损害的第三人要求赔偿，这可以为提供

劳务人员提供多种救济途径，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弱势群体的权益，

也能让受害者早日得到赔偿，实现了法律保障公平、维护权益的目标。

提供劳务者是社会中常见的群体，往往这部分群体在工作时很少签

署正式的书面合同，都是零散工作，在受到损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时候很难有证据证明雇佣关系，在法律的证据原则的前提下，往往很难

实现的自己的主张，这就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能主要依据劳务合

同，应从事实角度出发，保障受损害人员的权益。

编写人：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中级人民法院 董海荣

48 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

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李某花等诉三明高速公路经营开发有限公司、三明高速公路经营开发有限

公司西洋服务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2018）闽0481民初2238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李某花、邢某衍、邢某梅

被告：三明高速公路经营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明高速公

司）、三明高速公路经营开发有限公司西洋服务区（以下简称西洋服务

区）

【基本案情】

2018年，为应对高速公路服务区在春运期间车辆较多的情况，西洋

服务区临时雇用邢某林为服务区的保洁员。2018年2月9日18时18分许，

案外人陈某提驾驶的轻型普通货车在行至泉南高速（闽）A道

190KM（西洋服务区）路段时，先将服务区停车区域的行人碰撞后，又

碰撞道路右侧驻停的车辆，造成张某香当场死亡、邢某林受伤送医院抢

救无效死亡等损害后果。2018年2月15日，经福建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三

明高速公路支队三大队认定：“交通事故道路、交通环境：肇事路段为

全封闭高速公路，现场位于泉南高速（闽）A道190KM（西洋服务区）

广场内……广场路面设有交通标志、标线，广场内有灯光照明。事故形

成原因分析：陈某提自领证后缺乏驾驶经验，技术生疏，在驾驶机动车

进入服务区停车区域时，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操作错误，未采取

制动措施，造成车辆碰撞服务区人员及车辆，该行为与事故发生有因果

关系，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邢某林等在服务区内正常活动，无

与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的行为。责任：陈某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邢某

林等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邢某林即被送往永安市立医院抢救，为此，花费医疗

费3865.04元。当日，邢某林因抢救无效死亡。次日，福建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三明高速公路支队三大队委托福建恒正司法鉴定所对邢某林的死

亡原因进行鉴定。该鉴定所出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认为“死

者邢某林系交通事故后胸腹部及骨盆多发伤残失血性休克死亡”。之

后，因双方未能就赔偿金额协商一致，死者遗体一直存放于永安市殡仪

馆。

2018年3月2日，三明高速公司（甲方）与李某花、邢某衍、邢某梅

（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当日内向

乙方预支人民币壹拾万元，用于乙方办理邢某林丧葬等后事开支。”3月

5日，邢某林的遗体火化。2018年2月10日，西洋服务区支付给邢某衍处

理善后费用20000元及医疗费3865.04元；2018年3月2日，西洋服务区又

支付了100000元。此外，死者家属还从肇事方处获赔55000元。

另查明，李某花系邢某林的妻子，二人育有一子一女，即邢某衍与

邢某梅。邢某林的户籍地为“永安市西洋镇福庄村×号”。三明高速公司

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西洋服务区系该公司内设机

构。

再查明，根据（2018）闽0481刑初10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所

载，本起事故的另一受害人张某香系宁化县石壁镇陈塘村村民，居住在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斗埔路×号，张某香的收入来源和经常居住地均在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应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

偿金，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提出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标准计算20年共计78002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该案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件焦点】

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其中既有农村居民，又有城镇居

民的，以何标准确定死亡赔偿金数额。

【法院裁判要旨】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西洋服务区临时雇用邢某林为

其提供保洁服务，有西洋服务区出具的工作证明、排班表等证据为凭，

事实清楚，双方当事人对此亦无异议，二者形成雇佣法律关系。邢某林

在为西洋服务区提供劳务过程中，遭案外人驾驶车辆撞伤致死之事实，

有交通事故认定书、（2018）闽0481刑初106号刑事判决书等证据为

凭，事实清楚，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法院亦予认定。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

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

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

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

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规定，西洋服务区作为雇主依法应对给雇员邢某林

的家属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西洋服务区作为三明高速公司的

内设机构，对外并不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因西洋服务区的经

营而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对外应由三明高速公司承担。故李某花等人

要求三明高速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

支持。三明高速公司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侵权人追偿。

对李某花等诉请的死亡赔偿金部分，法院认为，本案因同一起事故

造成邢某林经抢救无效死亡，同时，还造成了张某香当场死亡的损害后

果，其中，根据生效判决书所载，张某香的该部分赔偿费用系按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十七条“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

偿金”之规定，在无特殊情况下，本案也应按同一标准予以计算。即死

亡赔偿金为780028元。其他赔偿项目及数额经核实后，认定本起事故造

成邢某林家属各项经济损失合计882833.44元，扣除西洋服务区已支付

123865.04元及死者家属从肇事方处获赔55000元，三明高速公司还应赔

付给死者家属703968.4元。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

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

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

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

一条、第三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案造成李某花、邢某衍、邢某梅的各项经济损失为：医疗费

3865.04元、死亡赔偿金780028元、丧葬费34514.5元、交通费525元、住

宿费560元、误工费3340.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合计882833.44

元；

二、扣除三明高速公司已支付123865.04元及肇事方赔偿55000元，

三明高速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给李某花、邢某衍、

邢某梅经济损失703968.4元；

三、驳回李某花、邢某衍、邢某梅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2004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

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

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

以上的，按五年计算。”长期以来，计算死亡赔偿金往往因为死者城乡

身份、收入高低、地区差异和其他因素的不同而相差数倍，“同案不同

判”“同命不同价”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2009年12月26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经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后通过，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十七条规定：“因同一侵

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这一条款

的通过，展现了权利的平等和生命的尊严，可谓是我国人权法制进程中

的一座里程碑，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弱者的合法权益。2011年7月23日

发生的甬温特大交通事故中，死亡赔偿金统一按照2010年度浙江省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359元乘以20年计算，此次赔偿方案继《中华人

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出台以来第一次在现实中大规模地采用“同命同

价”的赔偿原则，彰显了公平、法治。

本案经审理后，查明事故还造成了案外人张某香当场死亡，根据另

案（2018）闽0481刑初10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所载，因张某香系城

镇居民，其死亡赔偿金系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故本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规定，也按同一标准计算

受害人邢某林的死亡赔偿金，该部分金额达780028元，而若按农村标准

计算，该部分金额仅为326696元，相比低了58.1%，在法律规定的范围

内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编写人：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 余源

49 雇主为雇员投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所得

理赔款系雇员所有，但可据此相应核减雇

员受害所致的经济损失总额

——胡某诉刘某良、长沙丰旭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1民终10106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胡某

被告（上诉人）：刘某良、长沙丰旭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丰旭公司）

【基本案情】

丰旭公司于2015年12月27日将其钢结构厂房部分建设工程发包给刘

某良。胡某自2016年2月中旬起受雇于刘某良在丰旭公司钢结构厂房建

设工地从事焊工作业，约定报酬按出勤一天240元计算。刘某良为雇员

配置了安全帽、安全鞋，在作业地点设置了安全带，但没有设置水平防

护网等其余安全防护措施，组织作业期间，刘某良多次向雇员口头强调

安全生产事项。2016年3月16日，胡某在屋顶从事焊接作业时佩戴了安

全帽、安全鞋和安全带，但自行解开了安全带锁扣，后从屋顶跌落导致

腰椎爆裂性骨折、脊髓圆锥损伤等身体伤害。胡某伤后在中南大学湘雅

三医院、宁乡县中医院住院治疗共计227天，共支出医疗费123982.47

元，住院期间主要由原告的妻子曾某云（农业人口）护理。胡某的伤情

经鉴定为：一处四级伤残、一处八级伤残。

另查明，刘某良于2016年2月29日出资5580元，以丰旭公司为投保

人、胡某等9名雇员为被保险人向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

了福佑相伴人身意外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记载的受益人为“法定”。事故

发生后，胡某据此以受益人的名义领取了保险理赔款84000元，刘某良

以胡某的名义领取了20350元后已用于支付胡某的医疗费用，此外刘某

良还支付了胡某医疗费用等共计82332.47元。

【案件焦点】

1.本案责任如何承担；2.保险理赔款是否可充抵刘某良、丰旭公司

的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讼争工地系高达十余米的高空作业，刘

某良作为胡某的雇主虽然配置了安全帽、安全鞋、安全带，但建筑工地

高空作业中未挂设安全平网、配置防护栏杆，存在安全生产条件不足的

过失。刘某良虽然在日常有向雇员口头强调安全生产事项，但未严格检

查雇员安全设置的配护、安全管理制度落实的情况，亦未尽到安全教

育、安全管理的义务；丰旭公司明知刘某良作为自然人不具备相应建筑

施工资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将钢结构厂房部分建设工程违法发

包，且在刘某良组织施工的过程中未尽安全监督和善意提示的附随义

务，亦存在过错；胡某在距地面十余米高处从事焊接作业，未遵守安全

制度自行解开安全带锁扣，导致高空跌落受伤，自身亦存在相应过错，

应当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综合上述多因一果的实际，酌定刘某良承担

本案40%的责任，丰旭公司承担本案20%的责任，胡某自负本案40%的

责任。

刘某良出资为胡某等购买的系以胡某的生命及身体为保险标的的团

体意外伤害保险，而非以雇主对雇员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

雇主责任险。该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属人身保险性质，且未指定受益人，

故胡某依法定成为受益人，其依照保险合同法律关系系领取保险理赔款

的权利人，胡某、刘某良在购买保险时对此均应当知晓，故该保险具有

投保人给予被保险人安全保障福利的性质。刘某良辩称该保险理赔款

104350元应充抵其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但该保险系

刘某良出资以团体形式购买，综合该险种系投保人必须为单位、被保险

人必须为单位员工且可随员工变化情况变更被保险人、投保人对被保险

人工种变化等负有告知义务等特点可知，该险种不但具有为员工提供安

全保障及福利的功能，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转移单位风险、达到双方平

衡的目的。胡某因刘某良出资投保的行为而获得了保险理赔款104350

元，其受伤所致损失已部分获得弥补，故对该部分应在胡某所受损失总

额中予以核减计算，以此实现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经依法核定，胡某在诉讼请求范围内的损失合计671294.6元，减去

胡某因刘某良出资投保已获得的团体意外险保险理赔款104350元，胡某

因伤实际所受损失为566944.6元。其中应由刘某良赔偿40%即266777.84

元，丰旭公司赔偿20%即113388.92元。此外刘某良还应赔偿胡某精神损

害抚慰金14000元，丰旭公司还应赔偿胡某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元。合

并计算胡某因治疗、鉴定垫付或预支的费用后，刘某良还应继续支付胡

某199261.2元，丰旭公司应赔偿胡某120388.92元。

法院认为，保险理赔款不应充抵刘某良、丰旭公司的侵权责任，但

可据此核减胡某的损失总额，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

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

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

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某良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继续赔偿原告胡某因本

次事故受伤的各项经济损失199261.2元（不含2017年9月30日前已支付

的款项）；

二、被告丰旭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原告胡某因本次

事故受伤的各项经济损失120388.92元；

三、被告刘某良、丰旭公司就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支付义务互

负连带赔偿责任；

刘某良、丰旭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同意一审裁判意见，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建筑、矿山等行业中，作为施工人、经营者的雇主往往未为自己投

保雇主责任险，但却为雇员投保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一旦发生事故，

雇员所得的保险理赔款是何性质、能否充抵雇主应支付的赔偿款即成为

争议焦点。经法院内网《元典智库》检索相关案例，各地认识不一。有

的认为雇员系法定和约定的保险受益人，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的人身投保相应的保险后遭受伤害可以同时

获得保险金和向侵权人主张赔偿的权利，故不能以雇员应获得的保险金

来充抵雇主应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

法院（2017）宁03民终243号\〗；有的认为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功能是

当雇员发生意外伤害时，雇主将自己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因此雇员

获得的理赔款可以减轻雇主的赔偿责任，该理赔款应从雇主应支付的赔

偿款中扣除\〖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5民终1636号

\〗。本案生效判决则认为

椭魑驮蓖侗5耐盘逡馔馍撕ΡO帐芤嫒讼倒驮

保 椭魑奕ㄒ员O绽砼饪畹殖渥约河ο蚬驮背械5那秩ㄔ鹑危 胶馑

嚼 妫 苫诠驮币鸦竦帽O绽砼饪睢⑺鹗б鸦癫糠置植沟氖率刀嘤 思

跗渚盟鹗ё芏睢R韵率晕鲋邯?

第一，依照保险法律及保险合同约定，雇员系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受

益人，该保险应视为雇主给予雇员的安全保障福利。《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险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

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涉案保险合同

亦明确记载受益人为“法定”。可见雇主虽然是前述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

投保人，但其并不是合法的受益人，不具备保险利益。对此雇主、雇员

在投保时应当知晓，故应认定上述团队意外伤害保险具有雇主（投保

人）给予雇员（被保险人）安全保障福利的性质。且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保险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发

生保险事故获得保险理赔后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故在雇员发生人

身伤害事故时，基于雇主购买的人身意外险而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只能

是雇员或者雇员的近亲属，雇主作为投保人并不能享有保险金的请求

权，也无权主张以该保险理赔款请求充抵雇主应承担的雇员受害赔偿责

任。

第二，讼争保险的特殊投保约定，说明该保险还具有分散雇主责任

风险目的。讼争保险系福佑相伴人身意外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经查询该

类保险合同条款可见，该险种均系雇主出资以团体形式购买，投保人必

须为单位，被保险人必须系投保单位员工，且投保单位可随雇员变化情

况而变更（增加或减少）被保险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工种变化等还负

有向保险人告知的义务。就以上区别于一般人身保险合同的特殊约定可

知，该险种不但具有为员工提供安全保障福利的功能，亦在一定程度上

具有转移投保单位风险的目的。否则，雇主本无为雇员意外伤害投保和

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即便要增加岗位吸引力，亦可有直接增加薪酬福利

等更易被雇员直观感受也更加“实在”的多种方式可供选择，完全没有必

要采用此种投保方式。故从常理而言，雇主投保此类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显然具有分散雇主责任风险的主观愿望。

第三，司法裁判应当尽力平衡当事人利益，以正确引导和规制社会

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鼓励企业为从事

危险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支付保险费”，但并无强制要求，

并非法定义务。雇主为雇员投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在性质上属于雇主

给予雇员的安全保障福利，但在投保人的主动意愿上显然有分散雇主责

任风险的合理预期。如果该保险理赔款利益纯归于雇员而雇主不能受

益，则必然严重挫伤雇主为其雇员购买同类保险的积极性。此外，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章规定可见，人身损害一般以填平

损害为原则，雇员受害后既然已获得了保险理赔款，即应视为其损害已

因雇主的出资投保行为而获得部分填补，基于该事实而在核定雇员受害

损失总额时做出相应扣减，符合公平正义精神，也是实现利益平衡、引

导社会实践的有益尝试。

编写人：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市人民法院 刘海涛

50 人身意外险得以抵扣雇主侵权赔偿责任

——李某车诉黄某水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民终2197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李某车

被告（被上诉人）：黄某水

【基本案情】

黄某水经营丰远盛门业（未注册登记），雇用李某车从事木工工

作。李某车在从事木工作业时操作不慎被机器割伤。李某车确认机器没

有问题。黄某水为李某车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国寿绿舟意

外伤害保险。李某车因此获赔30000元。李某车否认是黄某水为其投

保，而是黄某水从其工资中扣除作为保费。受伤后，李某车被送往厦门

新开元医院住院治疗，住院8天，花费医疗费41823.16元。住院期间的

费用，黄某水已经垫付。之后，李某车支付门诊医疗费270元。出院

后，李某车委托福建正泰司法鉴定中心对其因本次事故造成的伤残登

记、护理期进行鉴定。2017年10月24日，福建正泰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

法鉴定意见书：1.李某车构成十级伤残；2.综合评定护理期90日。李某

车因鉴定支付鉴定费1800元。

【案件焦点】

雇员在实施劳务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雇员要求雇主承担侵权赔偿

责任时，雇主是否有权要求抵扣其为雇员购买的人身意外险获赔的保险

理赔金。

【法院裁判要旨】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车受黄某水雇佣从

事木工工作，黄某水作为接受劳务一方理应对李某车受伤所造成的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李某车在施工过程中因操作不慎致使被机器割伤，对损

害后果主观上负有较大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

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

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规定，法院酌情认定李某车

对其自身的损失承担40%的责任。

李某车因本次事故受伤造成的各项损失，法院逐一分析认定如下：

1.医疗费，李某车受伤期间于厦门新开元医院花费医疗费41823.16元，

于门诊花费270元，法院予以认定；2.误工费，李某车因伤致残，鉴定

综合护理期90日，故李某车主张误工期4个月，可以认定，李某车的误

工费标准法院参照其实际工资5000元/月计算为20000元；3.护理费，根

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李某车主张住院期

间护理费为70元/天×8天=56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法律规定，住

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

予以确定，李某车因伤住院8天，住院伙食补助费为800元；5.交通费，

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

算，法院酌情认定为150元；6.残疾赔偿金，李某车的残疾赔偿标准适

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故李某车的残疾赔偿金为92508元；7.鉴

定费，李某车支付鉴定费1800元，有票据为证，应予认定；8.营养费，

李某车因伤构成十级伤残，对营养的加强有客观上的需要，法院酌情认

定3000元。综上，黄某水应当赔偿96546.7元。黄某水为李某车购买意

外险，系雇主出于自身经营风险考虑为雇员进行投保，雇员因此获得的

理赔应当允许雇主黄某水予以扣除。本案中，黄某水垫付李某车医疗费

41823.16元，李某车因保险获得理赔30000元，故黄某水尚应支付

24723.54元。李某车因伤致残，确实受到精神上的损害，法院酌情认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元。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

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黄某水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某车因伤

致残造成的经济损失24723.54元；

二、被告黄某水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某车精神

损害抚慰金3000元；

三、驳回原告李某车的其他诉讼请求。

李某车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同意一审法院裁判意见，判决如

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雇主出于减轻用工风险的考虑，出资为雇员购买雇主责任险或者人

身意外险并不鲜见。雇员在实施劳务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雇员要求雇

主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时，是否应当抵扣保险理赔金。

一、雇主责任险的性质

雇主责任险是指被保险人所雇佣的员工在受雇过程中从事与保险单

所载明的与被保险人业务有关的工作而遭受意外或与业务有关的国家规

定的职业性疾病，所致伤、残或死亡，由保险人在规定的赔偿限额内负

责赔偿的一种保险。雇主责任险的保险标的是雇主承担的赔偿责任，雇

主只有对雇员履行了赔偿义务后，保险人才对雇主赔偿。雇主责任险的

投保人是雇主，雇主基于自身利益考虑购买雇主责任险，受益人是雇

主，保险赔偿金直接支付给雇主。因此，在雇员遭受人身损害时，雇主

依照雇主责任承担侵权赔偿后，依此进行保险理赔，雇主责任险的赔付

与侵权损害赔偿不存在交集的情况，雇主通过雇主责任险能够明显减轻

用工风险。

二、人身意外险的性质

人身意外险是指在约定的保险期内，因发生意外事故而导致被保险

人死亡或者残疾，支出医疗费或暂时失去劳动能力，保险公司按照双方

的约定，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支付一定量保险金的一种保险。人身意外

险的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的人身，投保人可以是多样的，可以由雇主为

员工购买，也可以由雇员自己购买，还可以由与雇员有关系的第三人购

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

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

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

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保险法确立了受害人可以同时获得侵权

损害赔偿与商业保险理赔的原则性规定。在雇员为自身投保人身意外险

的情境下，结合保险法关于商业保险与侵权赔偿可以并存的理念，雇主

显然没有权利要求将雇员获得的人身意外险理赔金在侵权赔偿范围内抵

扣，但是在雇主为雇员投保人身意外险的情境下，司法实践争议较大。

第一种观点认为雇主为雇员投保即为雇员福利，且保险法关于两份赔偿

可以同时获得的精神，也说明了雇主没有权利要求在侵权赔偿范围内扣

除人身意外险理赔金。第二种观点认为雇主基于经营风险的考虑为雇员

投保人身意外险，雇主的利益出发点和落脚点均是自身，雇主有权要求

在赔偿范围内抵扣保险理赔金。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雇主

对保险种类的性质理解并没有达到保险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无论是雇

主责任险或是人身意外险，雇主投保的目的均是减少自身经营风险，如

若因保险种类为人身意外险而拒绝在侵权赔偿范围内抵扣，必然影响雇

主的积极性，也与雇主投保的初衷相去甚远，所以笔者支持人身意外险

理赔金抵扣侵权损害赔偿的观点。

本案中，黄某水作为雇主，出资为雇员李某车购买人身意外险，李

某车在受伤后依据保险合同获得一定的保险理赔金。基于以上分析，黄

某水有权要求将已获得的保险理赔金予以抵扣。

鉴于目前对人身意外险的适用仍有不同观点，笔者建议，一是雇主

应优先选择无争议的雇主责任险进行投保，最大力度保障自身权益；二

是雇主为雇员投保人身意外险的，除以雇主作为投保人外，还应留存雇

主支付保费的相关记录，避免产生争议。

编写人：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 林荣堂

51 雇员猝死应适用公平原则予以补偿

——杜某松诉王某财、申某存雇员受害赔偿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3民初6089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雇员受害赔偿纠纷

3.当事人

原告：杜某松

被告：王某财、申某存

【基本案情】

杜某松系燕某军之子。2017年9月16日上午6时许，燕某军受王某财

指派前往申某存家干活，燕某军在干活过程中突然因自身疾病倒地死

亡。

【案件焦点】

1.王某财作为雇主应否对燕某军在雇佣过程中的猝死承担赔偿责

任；2.申某存作为房东，应否对燕某军的死亡承担责任；3.是否适用公

平原则要求雇主进行补偿。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

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

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

任。燕某军死亡是否与履行职务有因果关系是王某财应否承担责任的基

础。根据法庭调查，燕某军事发当天是小工，负责用手推车推水泥。该

工作从早上6时至7时开始，燕某军在上午9时许倒地身亡。经过法医鉴

定，燕某军符合猝死。杜某松主张燕某军系因连续六天高强度工作后过

度劳累导致猝死，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佐证。燕某军的工作内容和工

作时间均不能构成致使燕某军过度劳累猝死的诱因，且燕某军的工种为

建筑小工，可以自由决定第二天是否出工，王某财没有实际权力强制燕

某军连续六天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被迫工作。杜某松也未举证证明王某

财存在其他侵权行为与燕某军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因为无法认定燕某军

猝死系在提供劳务活动过程中受到损害所致，且杜某松主张燕某军系过

劳致死亦依据不足，故对杜某松要求王某财基于雇主身份对燕某军死亡

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不予支持。

双方一致确认，申某存家的工程为在正房前打一个晾台，两边各垒

八十厘米矮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第三款规

定：“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

动，不适用本法。”本案中，王某财承接申某存家的工程为打地面和垒

低墙，从事该施工活动的个人工匠无须具备相应施工资质。申某存作为

定作人即房主并不存在选任上的明显过错，在燕某军倒地后申某存的家

属也对其进行了及时的施救，因此杜某松主张要求申某存承担赔偿责任

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燕某军在履行职务活动中因个人原因死亡，王某财作为雇主、受益

人，根据公平原则，适当给予杜某松部分经济补偿亦属合情合理，具体

数额法院予以酌定。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

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

作出如下判决：

一、王某财给付杜某松经济补偿3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付清；

二、驳回杜某松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一、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中雇主的有限责任

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关于工伤的劳动争议纠纷不同，提供劳务

者受害责任中，个人之间劳务关系的雇主在责任承担问题上较之用人单

位有两个限制：第一，责任认定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

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

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损害范围

上，应仅局限于与提供劳务有关的伤残或死亡，因个人疾病导致的损害

甚至死亡，不应当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

侵权责任法这一规定，体现的是一种衡平的法律价值。民事主体承

担的风险应当与其收益相一致，作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的双方当事

人，多从事的是一些基础性纯劳动力低附加值的工种，产生的效益也十

分有限，但不排除具有一定危险性（如拆除房屋），多数劳务关系都具

有临时性的特点。因此，对于因雇员除从事雇佣活动产生损害以外的其

他损失，不宜全部由雇主来承担，特别是因个人原因导致的疾病和猝

死。

二、房主对于雇员受害的有限责任

在农村建房活动中，如果承建农村低层住宅的个体包工没有相应施

工资质，其手下的雇员因安全生产事故造成伤亡后，作为自建住宅定作

人也就是房主，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我们认为应当区别对待。农村建房

活动中，包工头与房主地位平等，不存在依附关系，包工头按照房主的

时限，利用自己的技术、设备自主完成房主要求的劳动成果即建成房

屋。这一民事活动属于典型的承揽关系。根据法律规定，承揽关系中，

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

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选任有过失的，也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通过这个法律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一般情况下的农村建房活动

中，包工头与房主之间是承揽关系，包工头与施工人之间是个人劳务雇

佣关系，施工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自身人身损害的，应当根据个人

劳务关系要求雇主承担赔偿义务。而在承揽关系中，只有房主对定作、

指示或者选任存在过失的，才对承揽人在承揽活动中所受损害承担相应

赔偿责任。司法实践中，受损一方通常以房主没有选任具有建房资质的

承揽人为由，认为房主存在选任过失，因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可以分

以下两种情况进行讨论：一是包工头与受伤的施工人之间根据个人劳务

关系承担责任，施工人与房主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不适用承揽人在承

揽活动中受伤的相关法律，房主在案件中相当于劳务关系外的第三人，

仅根据一般侵权原则承担过错责任；二是认为受伤的施工人所从事的劳

务工作包含在承揽人的承揽活动中，其所从事的劳务代表承揽人的意

思，承揽人以施工人的工作质量对定作人负责，且承揽人根据施工人的

工作享受相应的承揽收益，故施工人所受伤害应当视为承揽人自身在承

揽活动中受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

定作、指示或选任有过失的，也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根据以上两种

情况，房主作为承揽关系中的定作人对于施工人所受损失仅承担一般侵

权责任或者只对定作、指示、选任的过失承担赔偿责任。而在第二种情

况下，农村建房的包工头是否应具有相应资质应当视情况而定。现在的

情况是个人工匠无法通过考核等正规途径取得国家认可的施工资质。根

据公平原则结合现实情况，我们认为，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第八十三条第三款[[2]及](#p310)《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

干意见》第三条第三项规定[[3]，](#p310)认定个人工匠在从事两层以下（含两

层）的农民自建低层住宅建设活动不以取得施工资质为必要条件，这样

不仅符合实际情况，不至于农民自建房屋时责任负担过重，也更趋向公

平。从而，房主在建设此类房屋时的选任过失也应不予认定较为合适。

三、基于公平原则的补偿

本案中，在雇员猝死且排除了雇主和房主责任后，要求雇员家属自

担雇员在劳务过程猝死的全部损失过于苛刻。相较于劳动关系中利用工

伤保险将风险分散的保护不同，个人劳务之间往往不存在购买保险的情

况，统一要求雇主为雇员购买保险也不符合经济活动规律。在双方均不

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根据雇主作为雇员劳务工作的直接受益人，要求雇

主按照公平原则对雇员猝死所产生的相应损失予以适当补偿符合法律和

社会价值。

编写人：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张婷 刘文丹

52 为雇员购买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能否抵

扣雇主责任

——沈某红诉盐城浩信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9民终2922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沈某红

被告（上诉人）：盐城浩信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信公

司）

【基本案情】

沈某红受雇于浩信公司从事网线架设工作。2017年7月22日，浩信

公司为沈某红等9名工人在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团体人身

意外伤害险。同年8月12日，沈某红在作业过程中不慎跌落，致腰椎骨

折。出院当日，浩信公司即与沈某红签订和解协议一份，约定：浩信公

司垫付沈某红出院前的医疗费和生活费计14630元，在保险理赔款中予

以扣除，剩余部分归沈某红所有，沈某红不得再向浩信公司主张任何权

利。后经人体损伤鉴定，沈某红构成十级伤残。沈某红遂诉至法院，认

为和解协议显失公平，且签订协议时并不知道会构成伤残，故亦存在重

大误解，请求撤销和解协议，判令浩信公司赔偿各项损失119394元。

【案件焦点】

雇主为雇员购买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雇员基于保险所获得的理赔

能否抵扣雇主应当承担的雇主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沈

某红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案涉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的受益人是沈某

红，浩信公司作为雇主并不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因此即便沈某红依据

保险合同得到了理赔，也不能减轻浩信公司本应承担的雇主责任，沈某

红仍有权向浩信公司主张赔偿。现经人体损伤鉴定，沈某红构成十级伤

残，其依法应获得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赔

偿，但案涉和解协议却约定其不得再以本次事故向浩信公司主张任何权

利，明显权利义务失衡，构成显失公平，和解协议应予撤销。另根据查

明的事实，沈某红因本起事故产生各项损失110169元，浩信公司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遂判决如下：

一、撤销和解协议；

二、浩信公司赔偿沈某红110169元；

三、驳回沈某红其他诉讼请求。

浩信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保险系用人单位为排

除可能的损害赔偿责任而为提供劳务者购买的，目的在于分担赔偿责

任。事故发生后，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约定用保险理赔款抵

扣用人单位的赔偿责任，内容具体明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

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在

沈某红未向保险公司主张权利，保险理赔数额尚未确定的情况下，目前

没有证据证明和解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可撤销情形，沈某红

现在行使撤销权理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浩信公司的上诉请求成

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

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2017）苏0923民初6143号民事判

决；

二、驳回沈某红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案涉争议由来已久，笔者认为，应当以雇主意思论为原则，以雇员

意思论为例外。

1.抵扣具有正当性，支持雇主意思论。保险合同受益人是谁与投保

人能否通过投保令被保险人受益而在受益范围内免除其本该对被保险人

承担的侵权责任是两个不同的命题。前者解决的是保险合同利益“归谁

所有”的问题，后者解决的是保险合同利益“为谁所用”的问题。团体人

身意外伤害险属于商业人身保险范畴，保险合同利益依法归被保险人雇

员或其近亲属所有毋庸置疑，但是雇员却非保险合同当事人，合同当事

人是投保人与保险人，而雇主作为投保人，虽负有缴纳保费的义务，却

不能直接享受保险合同利益，由此可见，这是一种典型的赋权型“为第

三人利益合同”，即“当事人一方，约定他方向第三人给付，第三人因之

取得直接请求给付之契约”。当事人中的债权人又称受约人，债务人又

称立约人，第三人又称受益人。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属于侵权纠

纷，填补损害是宗旨，故根据补偿原则，无论从哪种渠道获取救济，对

于受害人雇员而言，只要能够弥补损失即可，这就为雇主出资替雇员购

买商业保险转嫁用工风险提供了契机。此与雇主责任险相比，尽管雇主

不是案涉保险合同利益的直接享有者即被保险人，无权以自己的名义直

接请求给付保险金，但是这并不妨碍其从保险合同利益直接享有者即雇

员之获益行为中间接受益即相应免除自己本该对雇员承担的赔偿责任，

且从经济学、管理学的角度评判，可谓“双赢”，不仅分担了雇主责任，

还保障了雇员利益，这是一种在利益互博过程中，寻找到的“利人又利

己”的帕累托最优，既效率又公平，因此坚持雇主意思论不无道理。

2.缔约必须规范，不排除雇员意思论。通常情况下，雇主要求在雇

员的保险获益范围内相应免责的依据在于其自认为与雇员之间存在一份

通过购买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减轻或免除雇主责任的协议，而此协议明

显属于有相对人意思表示的双方行为，需要雇主与雇员意思表示一致方

能成立，因此虽说雇主意思论具有法理正当性，但是雇主的免责意思表

示事先特别是在投保时有无向雇员明示，将对免责条款的成立、生效产

生重大影响，因为无论采用了解主义还是到达主义，依照“意思自

主”“效果意定”的意思自治原则，雇主的免责意思表示都必须先向雇员

发出，经过“要约”“承诺”甚至“反要约”“再承诺”等一轮或多轮磋商的缔

约过程始得完成，否则无法也无权强制雇员受领该免责的意思表示，这

就意味着在雇员未明确表示接受雇主的免责意思前，该意思表示对雇员

尚未生效，但是保险合同却因无须征得雇员同意，早已生效并发挥着保

障功能，雇员当然有理由要求雇主另行承担赔偿责任，而且一旦雇员表

示享受保险合同利益，为维护交易安全，禁止反言，雇主即不得任意撤

销、变更、解除保险合同。

3.法无禁止即自由，立法未禁止雇主作为间接受益人。从立法背景

和历史沿革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后半段

规定是2009年修订的新法在对2002年旧法第六十一条原文予以保留的基

础上增设的内容，缘于“旧保险法施行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个问题，

雇主以雇员为被保险人投保人身保险时，经常利用其与劳动者的不平等

地位，迫使雇员作出同意雇主为受益人的意思表示，并且据此指定雇主

为受益人。在保险合同成立之后，保险事故一旦发生，保险人因劳动者

生命健康受到损害而给付的保险金却往往被雇主所获得，雇主将上述保

险金或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作为雇主承担责任的资金给付劳动者，以此

变相逃避雇主责任，甚至克扣保险金并因此获利”。可见，立法的初衷

是为切实保护劳动者权益，防止雇主牟利，并杜绝道德风险，确保保险

合同利益直接归雇员或劳动者所有，而非有意禁止雇主从保险合同中间

接受益。

综上，雇主为雇员购买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转嫁用工风险，不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当予以肯定。但是须事先告知雇员，否

则嗣后披露不仅可能协议免赔不能，出现“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窘况，还

会产生即便达成协议，也面临被撤销的风险，因为保险信息一直为雇主

单方控制，嗣后特别是雇员处于危难之际，损伤程度未定的情况下促成

协议，难免有乘人之危、显失公平或重大误解之虞，而且人身保险实行

的是定额给付，保险理赔范围与侵权赔偿范围并非一致，雇员就保险合

同保障范围之外未获赔偿的部分仍可向雇主继续主张。

编写人：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人民法院 刘干

[[1]](#p273) 编者注：本文件已被2015年1月3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废止。

[[2]](#p3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第三款：“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

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

[[3]](#p304) 《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第三条第三项：“对于

村庄规划范围内的农民自建两层（含两层）以下住宅的建设活动，县级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的管理以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和指导作为主要工作方式。”

六、义务帮工的认定与责任承担

53 “义务帮工关系” 的认定标准和责任划分

——王某起诉李某霞等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1民初5905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王某起

被告：李某霞、杨某、赵某民、郭某永

【基本案情】

杨某与李某霞系夫妻关系，王某起与郭某永系亲戚关系。王某起、

杨某、李某霞、赵某民、郭某永共同居住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任营

村一大杂院内。杨某、李某霞、赵某民三人合伙经营出租、销售建筑辅

助材料生意。郭某永受雇于杨某、李某霞、赵某民，负责用叉车为杨

某、李某霞、赵某民卸货。2017年6月6日下午7时许，郭某永驾驶叉车

为杨某、李某霞、赵某民从货车上卸货。郭某永驾驶叉车作业过程中，

叉车装载的货物过重，导致叉车尾部翘起，叉车失去平衡。为使叉车能

正常行进，王某起到叉车尾部配重。因路面问题，叉车在行进过程中再

次失去平衡，王某起、杨某从叉车上跳下来，王某起在跳下车的过程中

受伤。事发当日，王某起被救护车送往北京北亚骨科医院治疗。经诊

断，王某起的伤情为：腰1椎体爆裂骨折，腰部软组织损伤，腰背肌筋

膜炎等。为此，王某起自2017年6月6日至2017年6月28日于北京北亚骨

科医院住院治疗22天。其间王某起所产生医疗费为65027.34元。王某起

受伤后，杨某支付25000元，赵某民支付6350元，郭某永支付20000元。

诉讼过程中，郭某永另行给付王某起22000元。

王某起申请对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鉴定，经北

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确定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作为鉴定机构。2018年

2月8日，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

1.被鉴定人王某起伤残等级为九级伤残；2.被鉴定人王某起的误工期120

～180日，护理期60～90日，营养期60～90日。王某起支付鉴定费4350

元、相关材料复印费20元。

王某起出生于1981年3月8日，父亲王某瑞出生于1948年1月15日，

母亲康某荣出生于1950年2月15日，二人均系农民，共生育三个子女。

【案件焦点】

1.王某起与李某霞等之间是否形成法律上义务帮工关系，这关乎王

某起可主张损害赔偿的赔偿义务人范围；2.作为既是受害人又是帮工人

的王某起，其自身对遭受人身损害的后果是否应承担相应责任以及在多

大程度上担责；3.郭某永能否因其为杨某、赵某民、李某霞三人合伙工

作而隔断其与王某起之间的帮工关系。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帮工关系是指帮工人无偿为被

帮工人处理事务而在双方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具体到本案，双方当事

人共同居住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任营村一大杂院内，已形成稳定的

邻里关系，之间也存在亲戚关系，相互之间互帮互助符合现实情况。故

王某起为叉车配重的行为应属对杨某、李某霞、赵某民及郭某永的帮

工。本案事件的发生是因为王某起擅自到叉车上配重，违反安全常识，

对自身所受伤害存在一定的过错；杨某与王某起同在叉车尾部配重，说

明杨某未拒绝王某起的帮工，也未劝阻王某起的不当帮工行为，其对王

某起所受伤害亦存在过错；郭某永作为叉车的驾驶人，未及时发现安全

隐患并劝阻王某起、杨某的不当行为，其对王某起所受伤害亦存在过

错。因杨某、李某霞、赵某民合伙经营生意，其三人应作为一方共同承

担法律责任。现王某起因帮工活动遭受伤害，法院酌定杨某、李某霞、

赵某民按30%的责任比例承担民事责任；郭某永按40%的责任比例承担

民事责任；王某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能够辨别叉车超重情况

下自行配重存在的危险，但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致使发生伤害，自行按

30%的比例承担民事责任。精神损害抚慰金部分不予分割，由法院分别

予以酌定。李某霞等已支付的费用予以扣除。杨某、赵某民认为与王某

起之间不存在义务帮工关系的抗辩意见，没有依据；李某霞认为其与本

案无关，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郭某永认为受雇于杨某、赵某民，与

王某起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且对王某起配重事实不知情，不应承担赔

偿责任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法院均不予采信。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

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十

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除已赔偿部分外，被告杨某、李某霞、赵某民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再赔偿王某起各项经济损失39839.8元；

二、除已赔偿部分外，被告郭某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再赔偿

王某起各项损失52919.74元；

三、驳回王某起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本案存在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

一、基于立法原意正确认定义务帮工关系

基于情谊、道德等而在邻里、家人、朋友等不同关系情态下都会产

生互相帮助的情形，在各方相安无事、呈现积极结果时，这一行为成为

引导社会风尚的正向力量，而一旦发生致人损害或遭受人身损害时，其

责任的划分边界和程度问题则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义务帮工行

为、帮助行为、情谊行为、雇佣行为等类似情形的认定直接对应着不同

归责原则和法律后果。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并未对义务帮工行为给予明确

的定义，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中第十三条、第十四条部分阐述了帮工人在帮工情况下致

人损害及遭受损害时的责任承担问题，也是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下审理此

类案件的重要法律依据。通常情况下，帮工关系即被理解为帮工人无偿

为被帮工人处理事务而在双方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帮工关系的形成需

具备三要素：（1）有实施帮工行为的主体和接受帮工行为的主体相呼

应；（2）提供帮工必须是无偿的；（3）帮工行为本身能够使被帮工人

据此获益（或主观上是为使被帮工人获益）。但在司法实务中，仅要素

一的判定就有很大争议。在一方提供帮工，被帮工人未明确表示接受或

拒绝时，能否简单一概而论作不构成义务帮工关系的认定，本案就是如

此。杨某尽管不承认其主动邀请王某起为叉车卸货帮忙，但在叉车卸货

过程中，其与王某起共同为叉车配重并指挥叉车操作，该过程本身即是

对王某起帮工行为的默许。同时，法官在认定此案帮工关系成立时更重

要的一点考量是，双方当事人共同居住在案发大杂院内，已经形成稳定

的邻里关系，之间亦存在亲戚关系，相互之间互帮互助符合现实情况和

社会常理。这种跳出法律条文本身，综合案件实际，考量邻里亲情、居

住环境、日常交往模式、正视鲜活社会关系的判定方式更体现出法律的

生命力，也遵从了立法原意：鼓励和倡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在各自力所

能及范围内实施帮助行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据此认定本案双方当

事人之间形成义务帮工法律关系。

二、对帮工关系作出肯定评价时的责任划分问题

法律倡导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互帮互助的积极社会风气，但法律并不

因此而推崇蛮干或不计后果的帮工，作为具有一定社会经验和生活常识

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预见到实施帮工行为时可能面临的风险，尽

到相应注意义务，并积极防范或停止实施帮工行为。本案中，王某起明

知在叉车严重超载情况下为其配重存在危险，却未停止自身帮工行为、

提醒叉车司机予以防范，依然不顾自身安危为叉车配重，其自身对损害

结果的发生也应承担相应责任。而其自负责任程度可结合案情和其对风

险的预估能力由法官自由裁量。

三、帮工关系与雇佣关系并存时的独立性的边界

本案审理中，郭某永的一个重要抗辩理由是，杨某、李某霞、赵某

民三人合伙经营木料回收生意，郭某永为杨某、李某霞、赵某民工作，

四人间存在雇佣关系，其与王某起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这一抗辩

意见明显混淆了义务帮工关系和雇佣关系的相互独立性，同为王某起实

施帮工行为受益人的李某霞等，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割裂他们各自与

帮工人王某起之间的法律关系。李某霞等之间内部法律关系只能在李某

霞等对王某起承担侵权责任后成为李某霞等之间内部追偿的依据。但同

时，对王某起而言，因杨某、李某霞、赵某民之间合伙关系的存在，使

其对此三人的追偿更为便利，即王某起可单独向其三人中一人请求支付

法定赔偿数额。

编写人：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刘婷婷

54 义务帮工过程中帮工人遭受人身损害的

赔偿责任认定

——邢某某等诉刘某某、王某某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3民终2746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邢某某、窦某某、齐某甲、齐某乙、齐某丙

被告（上诉人）：刘某某、王某某

【基本案情】

2017年12月25日，齐某到刘某某、王某某家中帮忙拆除二楼窗框，

其在使用电锯时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

刑某某等遂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两被告支付赔偿金925825元。

【案件焦点】

因义务帮工受到人身损害后赔偿责任应如何正确认定。

【法院裁判要旨】

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法律规

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帮工人齐某在给刘某某、王某某帮工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刘

某某、王某某作为被帮工人是帮工活动的受益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邢某某等请求死亡赔偿金735780元、丧葬费31781元，符合法律规定，

依法予以支持。根据有关部门的城乡分类明细，邢某某等居住地系城

镇，因此，邢某某等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确定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

算。依据法律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被扶养人的年赔偿总额不超过

上一年度人均消费性支出，本案中被扶养人邢某某、齐某丙、齐某甲的

年赔偿总额已超过上一年度人均消费性支出，按照2017年山东省城镇居

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3072元，计算10年（其中前7年为邢某某、齐某丙、

齐某甲的共同生活费，后3年为齐某丙、齐某甲的共同生活费）为

230720元，邢某某等多主张的部分依法不予支持；邢某某等主张的丧葬

人员的误工费和交通费2000元，虽然没有证据证实，但实际确定会产生

费用，邢某某等主张的误工费和交通费符合本案实际，予以支持；关于

精神损害抚慰金，齐某作为邢某某等家庭的重要支柱，因义务帮工死

亡，其家人精神遭受到巨大的痛苦，结合本案的后果及所在地的平均生

活水平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刘某某、王某某共计应赔偿邢某某等共计1010281元，邢某某等只

主张925825元，予以确认。

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权责任法》第七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七条

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判

决如下：

刘某某、王某某赔偿邢某某、窦某某、齐某乙、齐某甲死亡赔偿

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925825元。

刘某某、王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

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能提供证据或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

明其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争议焦点是刘某

某、王某某主张在本案中其应免除民事赔偿责任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义务帮工是帮工人自愿、短期、无偿为被帮工人提供劳务，且被帮工人

没有明确拒绝而发生的一种社会关系。本案中齐某到刘某某、王某某家

中帮忙拆除窗框，刘某某、王某某没有拒绝，双方也无报酬的约定，故

齐某系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义务帮工人，本案属于义务帮工人在帮工

活动中遭受人身伤害所引起的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帮工

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

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

偿。因帮工人的人身损害是在帮工活动中造成的，被帮工人是帮工活动

的受益人，按照利益、风险、责任相一致的原则，帮工人的帮工风险理

应由被帮工人承担，即义务帮工人在帮工过程中因帮工活动受到损害

的，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由被帮工人对帮工人的损害予以赔偿。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

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

的赔偿责任。”但纵观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并不

能得出齐某在帮工过程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过错的结论，故刘某

某、王某某关于齐某在帮工活动中存在重大过失和重大过错，应承担过

错责任，应免除刘某某、王某某的民事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

律依据，原审判决刘某某、王某某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但一审判决

主文中遗漏被上诉人齐某丙，法院予以更正。据此，判决如下：

刘某某、王某某赔偿邢某某、窦某某、齐某乙、齐某丙、齐某甲死

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925825

元。

【法官后语】

本案主要涉及义务帮工过程中帮工人遭受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认定

问题。义务帮工系为满足被帮工人的生产或生活等方面的需要，帮工人

不以追求报酬为目的，为被帮工人无偿、自愿、短期提供劳务或服务的

行为，被帮工人未明确拒绝的一种工作形式。对于无偿性的认定，应对

这种特殊的关系、观念和当地特有的习俗充分考量。例如，在实践中，

对于在帮工中的烟酒饭菜招待，甚至在红白喜事中包红包等，按照一般

社会观念，不应视为给付报酬而认定为有偿。在帮工活动的认定上，帮

工活动的内容必须是不为法律所禁止的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

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人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义务帮工关系的成立，不需被帮工

人以积极邀请的方式作出，只要其对义务帮工人事实上的帮工行为不明

确反对或拒绝，即可认定帮工关系成立。义务帮工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无

过错责任，即不考虑被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是否有过错，只要帮工人在

帮工活动自身受到损害，被帮工人即要承担赔偿责任，这种责任不能追

偿，由被帮工人终局地承担。如果被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由于自身的故

意或重大过失受到人身损害，此时要求被帮工人承担完全的人身损害赔

偿责任是否公平合理。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未作明确规定，但依据相关侵权法理论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

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也规定，受害

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减轻或

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基于立法精神及相关法律规定，在帮工

活动中，由于帮工人自身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致其人身损害，应当减轻被

帮工人的赔偿责任。本案中，齐某系义务帮工人，刘某某、王某某系被

帮工人和受益人，刘某某、王某某未曾对齐某的义务帮工行为作出明确

反对或拒绝，即可认定双方形成义务帮工的法律关系。当然本案中刘某

某、王某某也提出抗辩主张帮工人齐某自身存在重大过失，但刘某某、

王某某无证据证实齐某的义务帮工行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故其主张

减轻赔偿责任依法不应予以支持。

编写人：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荣明潇 朱倩茹

55 义务帮工关系成立与否不以行为初衷为

依据

——吕某印等诉李某民义务帮工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4民终30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义务帮工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吕某印、仉某香

原告：冯某丽、吕某一、吕某二

被告（上诉人）：李某民

【基本案情】

死者吕某伟是临漳县孙陶镇豆腐营村人，系吕某印、仉某香的儿

子，与李某民系连襟关系。2017年7月5日下午14时许，李某民在孙陶镇

陈村安装网线时，吕某伟来到施工现场。吕某伟在搬运梯子（铝合金）

过程中，不幸触电身亡。经临漳县医院出具死亡医学证明，证明吕某伟

死亡原因为电击伤。事故发生后，李某民通过侯某海找到吕某伟所在村

村支书贾某龙，由贾某龙调解，吕某印等委托本家吕某的、吕某海、吕

某棠进行协商。最终，李某民给付吕某印等70000元，未签订书面协

议。关于该70000元的性质，双方各执一词。吕某印等认为双方并未就

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该款项是为死者吕某伟办理丧事的。李某民认

为该款项是其出于道义情面给付吕某印等的，而且此事已经了结。现双

方就赔偿事宜未能达成统一意见，吕某印等诉至法院。

另查明，吕某伟死亡时，其长子吕某一八周岁；次子吕某二六周

岁。吕某伟妻子冯某丽作为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以及两个孩子

的法定继承人，在法院下达相关追加当事人通知书、出庭法律文书及权

利义务告知书后，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法院提出任何诉讼请求，也未提交

任何证明材料。

本案吕某伟因死亡所造成的各项人身损失有：1.死亡赔偿金238380

元；2.丧葬费28493.5元；3.精神抚慰金酌定50000元；4.被扶养人生活

费：其中吕某印提交的诊断证明其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其被扶养人生活

费为65980元。仉某香未满六十周岁，依法不属于法定被扶养人范围，

故对其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吕某一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9485元。吕某

二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59382元。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有数

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

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前十年算上吕某印的被扶养人生活

费则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即吕某印、吕某

一、吕某二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为131960元，已经超过119190元，故

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为119190元，其中吕某印前十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

为29797.5元；吕某一前十年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4696.25元；吕某二前十

年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4696.25元。吕某印剩下十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

32990元，故吕某印应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62787.5元；同理，吕某一

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4696.25，吕某二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54593.25

元。以上共计162077元；5.交通费酌定3000元；6.关于原告主张的办理

丧葬人员误工费，因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对此结合农村办理丧事

日常习惯，酌定为3000元。上述损失共计484950.5元。

【案件焦点】

1.本案是否构成义务帮工；2.李某民给付吕某印等70000元的性质，

以及双方是否就此事件达成一致赔偿协议；3.关于赔偿款项中死亡赔偿

金问题；4.上述损失的责任承担。

【法院裁判要旨】

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义务帮工是指为了满足

被帮工人生产或者生活等方面的需要，没有义务的帮工人不以追求报酬

为目的，出于道义、情感等方面的因素，自愿、无偿、临时地为被帮工

人提供劳务，被帮工人接受而发生的社会关系。通过对义务帮工行为的

特点分析可知，通常帮工人与被帮工人之间往往具有一定的亲属关系、

朋友关系、邻居关系或者熟人关系，其提供帮助的目的，主要体现了社

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相互关心的道德风尚。本案中，吕某伟

搬运李某民工作用的梯子，不幸触电身亡。对于吕某伟搬运梯子的动

机，是否是李某民所要求的，并不影响吕某伟与李某民之间帮工关系的

成立。首先，从梯子的所有者或者保管者角度而言，李某民作为特殊工

具的管理者，应当尽到谨慎、妥当保管的义务。其次，吕某伟在搬运梯

子的过程中，李某民也未明确表示予以拒绝。综合全案证据材料，结合

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以认定本案中吕某伟与李某民之间已经形成了义

务帮工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

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吕某伟为李某民无偿搬运梯子，不幸触电

身亡，故李某民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被侵权人死亡后，其作为民事

主体资格已经消灭，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是被侵权人的近亲属。吕某

印等作为死者吕某伟的近亲属，是本案适格原告，其请求李某民赔偿吕

某伟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对于冯某丽及其两个

孩子，作为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参加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法院提出诉

讼请求，视为其对该项请求权的放弃。

吕某印等与李某民中间的调解人是孙陶镇豆腐营村贾某龙，而开庭

中贾某龙的证言证实，“双方当时协商先给这部分钱，等李某民有钱

了，吕某伟的孩子上学需要花钱了，李某民再给钱”，以及“当时没有征

求过吕某印和仉某香的意见”，结合本案吕某伟的突然死亡，办理丧葬

事宜的紧迫性，可知李某民与吕某印等并未就该赔偿事情达成一致意

见，也未形成任何书面协议。

死亡赔偿金系对受害人亲属财产损失利益的补偿，是从损坏赔偿的

社会妥当性和社会公正性出发，为损害确定固定标准的。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

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

偿财产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此处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

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

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故而，吕某印等

均有死亡赔偿金的请求权，对该死亡赔偿金系死者近亲属共同共有财

产。死亡赔偿金不是死者的遗产，而是侵权人对死者近亲属遭受的财产

损失在一定范围内的赔偿，在分割时，也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与死亡者

的亲密程度以及生活状况等因素。吕某印、仉某香请求要求分得死亡赔

偿金份额的五分之二，综合考虑吕某印（脑瘫后遗症）以及死者父母共

同生活的情况，对吕某印、仉某香的该项请求予以支持。综上，吕某

印、原告仉某香应得赔偿款数额为：1.死亡赔偿金95352元；2.精神抚慰

金20000元；3.丧葬费28493.5元；4.交通费3000元；5.办理丧葬人员误工

费3000元，共计149845.5元。吕某印应得被扶养人生活费62787.5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

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李某民作为义务

帮工关系中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吕某伟因此事故造成的损失。同时，依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

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

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吕某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熟知电

力的危险性，其本人并非专业电工，其从事的帮工行为本身就具有高度

危险性，并且在搬运梯子过程中，未采取任何保护性措施，也无安全意

识，导致触电身亡，其自身具有重大过错，自身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由其自身负担10%为宜。综上，李某民应当赔偿吕某印、仉某香共同赔

偿款134861元，扣除李某民已经给付吕某印、仉某香的70000元，李某

民还应当赔偿吕某印、仉某香64861元；应当赔偿吕某印被扶养人生活

费56509元。因冯某丽、吕某一、吕某二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法院提出任

何诉讼请求，对其损害赔偿，在此不予计算在内为宜。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

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二款、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八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

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某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吕某印、仉某

香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交通费、办理丧葬人员误工费，

共计64861元；

二、被告李某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吕某印被扶养

人生活费56509元；

三、驳回原告吕某印、仉某香的其他诉讼请求。

李某民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同意一审裁判意见，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义务帮工是为了满足被帮工人生产或者生活等方面的需要，没有义

务的帮工人不以追求报酬为目的，出于道义、情感等方面的因素，自

愿、无偿、临时地为被帮工人提供劳务。它主要体现了社会生活中人与

人之间相互帮助、互相关心的道德风尚。本案中，死者因搬运梯子致

死，其对该行为的初衷，是否为李某民所要求，并不影响死者与李某民

之间帮工关系的成立。

死亡赔偿金不是死者的遗产，而是侵权人对死者近亲属遭受的财产

损失在一定范围内的赔偿，其权利主张的主体包括死者的近亲属在内。

对于死亡赔偿金的分割，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与死亡者的亲密程度以及

生活状况等因素。对未在诉讼中明确提出赔偿主张的部分死者近亲属，

法院判决时应对其所获赔偿予以保留。

编写人：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人民法院 申海波

56 公平责任原则是一种抽象的价值理念

——丁某龙诉王某昆、王某洋义务帮工受害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人民法院（2017）豫0727民初3185号民事判决

书

2.案由：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丁某龙

被告：王某昆、王某洋

【基本案情】

丁某龙与王某昆系朋友关系，王某洋系王某昆的堂弟，平时三人关

系不错。2016年2月9日下午，丁某龙驾车到王某洋家。天晚时分，三人

商议要去唱歌，王某昆提议到县城接其女性朋友。丁某龙驾驶微型客车

载着王某昆、王某洋前往县城。当晚20时许，丁某龙驾车行至冯村乡斑

鸠寨村路口时，与行人刘某超相撞，造成刘某超受伤，丁某龙客车损坏

的交通事故。事故后，丁某龙驾车逃逸。经公安局交警队处理，认定丁

某龙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刘某超受伤后先后在封丘县中医院、河南宏力

等医院治疗，诊断为颈部脊髓损伤并右上肢不全瘫、右臂丛神经损伤、

颈2椎体骨折、左胫腓骨粉碎性骨折。经鉴定刘某超右臂丛神经损伤构

成五级伤残，左胫腓骨粉碎性骨折构成十级伤残。事故发生后，丁某龙

支付了刘某超20000元。2017年3月16日，法院（2017）豫0727民初505

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刘某超的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

计667621.02元，判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封丘支公司赔偿刘某超

120000元，丁某龙赔偿526621.02元，诉讼费10266.21元由丁某龙负担。

2017年5月23日，刘某超与丁某龙之妻达成和解协议，约定签协议时先

支付100000元，剩余436887元，在每年6月1日前偿还50000元，直至偿

完为止，刘某超要求对丁某龙判处缓刑。2017年6月5日，法院（2017）

豫0727刑初111号判决书判决丁某龙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缓刑1年。

2017年8月，丁某龙起诉王某昆、王某洋，言及在事故发生后，双

方商定对赔偿费用平均分担。现就赔偿费用分担问题协商未果。丁某龙

父母均系残疾人，且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生活极其困难。

【案件焦点】

1.丁某龙与王某昆、王某洋之间是否存在义务帮工关系；2.王某

昆、王某洋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共同赔偿丁某龙赔偿款120000元。

【法院裁判要旨】

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

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

定。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

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

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应予支持。在此次帮工活动中

王某昆受益是有限的，不能要求其对丁某龙的所有侵权行为都承担责

任，法院酌定王某昆承担30%的责任，丁某龙自负60%的责任。王某洋

是同乘人，虽无过错，但按照公平原则，应当给予丁某龙一定的补偿，

按照10%的比例酌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二十四条，《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

下：

一、王某昆支付丁某龙赔偿款36000元，王某洋支付丁某龙赔偿款

12000元；

二、驳回丁某龙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公平责任原则作为一种责任分配原则，其责任分配的依据既不是行

为，也不是特定事故原因，而是一种抽象的价值理念——公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公平责任

原则的适用应考虑“实际情况”。此处所称“实际情况”，主要包括以下两

个因素：1.损害程度。损害的发生及损害的程度是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

客观前提。损害不仅包括受害人的损害，也包括加害人的损害，但在一

般情况下仅指受害人的损害。损害的事实是指财产上的直接损失。损害

的程度必须较严重，即如果不分担损失则受害人将受到严重的损害，并

且有悖于公平、正义的观念。如果只是较轻的损失，那么完全由受害人

自己承担并不违背公平观念，也就无须适用公平责任原则。2.当事人的

经济状况。当事人的经济状况是适用公平责任原则所要考虑的基本因

素，此由公平责任原则的性质和目的所决定。也就是说，公平责任原则

要在无过错的当事人之间分担损失，那么其首要考虑的必然是当事人的

经济状况。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即当事人实际的经济负担能力和承受能

力，包括当事人的经济收入、必要的经济支出和应对家庭、社会承担的

经济负担等。考虑当事人的经济状况，既应考虑加害人的经济状况，也

应考虑受害人的经济状况，但应侧重考虑前者。

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侵权行为导致损害，但

当事人没有过错，过错责任原则无法适用；特殊侵权行为导致损害，但

存在免责事由，无过错责任原则无法适用。并且不归责，又会导致不公

平情况的出现。因此，公平责任原则的产生，满足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需

要。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应当具备三个条件：1.当事人双方都没有过

错。这是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基本条件，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2.有较严重的损害发生。具体内

容如前所述。3.不由双方当事人分担损失，有违公平的民法理念。

依照民法通则的精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

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以下几种情况可以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监护人已尽

监护责任的；2.紧急避险造成损害，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且避险人

采取的措施又无不当的；3.行为人见义勇为而遭受损害的；4.堆放物品

倒塌致人损害，当事人均无过错的；5.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

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共同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

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

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这条规定同样体现了公

平责任原则的要求。

本案中，丁某龙驾车与王某昆、王某洋一起到县城接王某昆的朋

友，丁某龙与王某昆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义务帮工关系，在帮工活动

中，丁某龙致刘某超受伤，作为被帮工人的王某昆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但造成此次事故丁某龙负全部责任，丁某龙自身存在重大过失，应当与

王某昆承担刘某超损失的连带责任，而刘某超并未有此项主张。根据民

法总则的公平原则，应当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在此次帮工活动

中，王某昆受益是有限的，不能要求王某昆对丁某龙的所有侵权行为都

承担责任，故法院对丁某龙已先期支付的120000元损失部分的责任予以

划分，酌定王某昆承担30%、丁某龙自负60%、王某洋酌定承担10%的

比例。本案王某洋作为同乘人，与丁某龙、王某昆一样目的是去县城唱

歌、玩耍，虽无过错，但按照公平原则，可以给予丁某龙一定的补偿。

本案丁某龙家境困难，因此次交通肇事，本人除被判处1年有期徒

刑外，还要附带赔偿受害人损失60多万元。扣除保险公司的赔偿，丁某

龙还要承担526621.02元。这就是本文言明的“当事人的经济状况”。此时

丁某龙的经济状况远远超出了本人及其家庭实际的经济负担能力和承受

能力，如果不适用公平责任原则，要求王某昆、王某洋一起去分担“风

险”，承担适当的赔偿和补偿责任，丁某龙一家就会垮掉，受害人50多

万元的赔偿也将成为一句空谈。所以法院适用公平责任原则，根据实际

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的判决无疑也是公平的。

以上五种情形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但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

法律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中各种可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情形。因此，适

用公平责任原则不能拘泥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只要法官通过审查，

排除了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可能性，同时案件又符合

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三个条件，就可以依据公平的理念予以判决。

同时，还要注意适用公平原则应综合考虑侵权人的经济条件、受害

人的经济条件及受害人直接的损失。并且，公平原则侵权责任法采用的

是“可以”，而不是“应当”，也就是说，非受害人方自身经济条件非常困

难，或受害人的损失显著轻微时，可以考虑由经济条件较好的受害人自

行承担损失，这样可以对将来可能出现的类似情况加以指引，避免受害

人轻易提起诉讼，为了所谓“公平”而引发更大的“不公平”，违背侵权责

任法的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立法原则。

编写人：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人民法院 李正盛

中国法院2012～2020年度案例系列

国家法官学院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编

简便易用、权威实用——打造“好读有用” 的案例

1. 权威的作者：国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持续20余年编辑了

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丛书，2012年起推出《中国法院年

度案例》丛书，旨在探索编辑案例的新方法、新模式，以弥补当前各种

案例书的不足。

2. 强大的规模：2012、2013年各推出15本，2014年推出18本，2015

年推出19本，2016年推出20本，2017年推出21本，2018、2019、2020年

推出23本，含传统和新近的所有热点纠纷，所有案例均是从全国各地法

院收集到的上一年度审结的近万件典型案例中挑选出来的，具有广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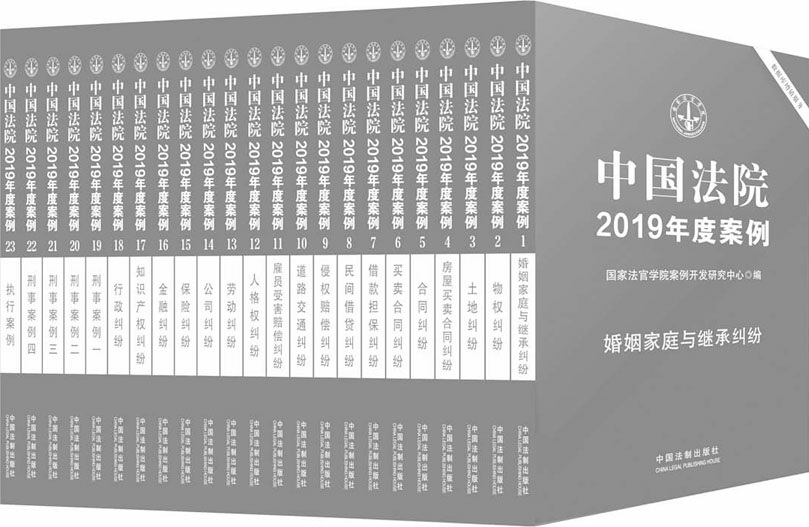
选编基础和较强的代表性。

3. 独特的内容：不再有繁杂的案情，高度提炼案情和裁判要旨，突

出争议焦点问题。不再有冗长的分析，主审法官撰写“法官后语”，展现

裁判思路方法。





1.婚姻家庭与继承纠纷

2.物权纠纷

3.土地纠纷（含林地纠纷）

4.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5.合同纠纷

6.买卖合同纠纷

7.借款担保纠纷

8.民间借贷纠纷

9.侵权赔偿纠纷

10.道路交通纠纷

11.雇员受害赔偿纠纷（含帮工受害纠纷）

12.人格权纠纷（含生命、健康、身体、姓名、肖像、名誉权纠

纷）

13.劳动纠纷（含社会保险纠纷）

14.公司纠纷

15.保险纠纷

16.金融纠纷



17.知识产权纠纷

18.行政纠纷

19.刑事案例一

20.刑事案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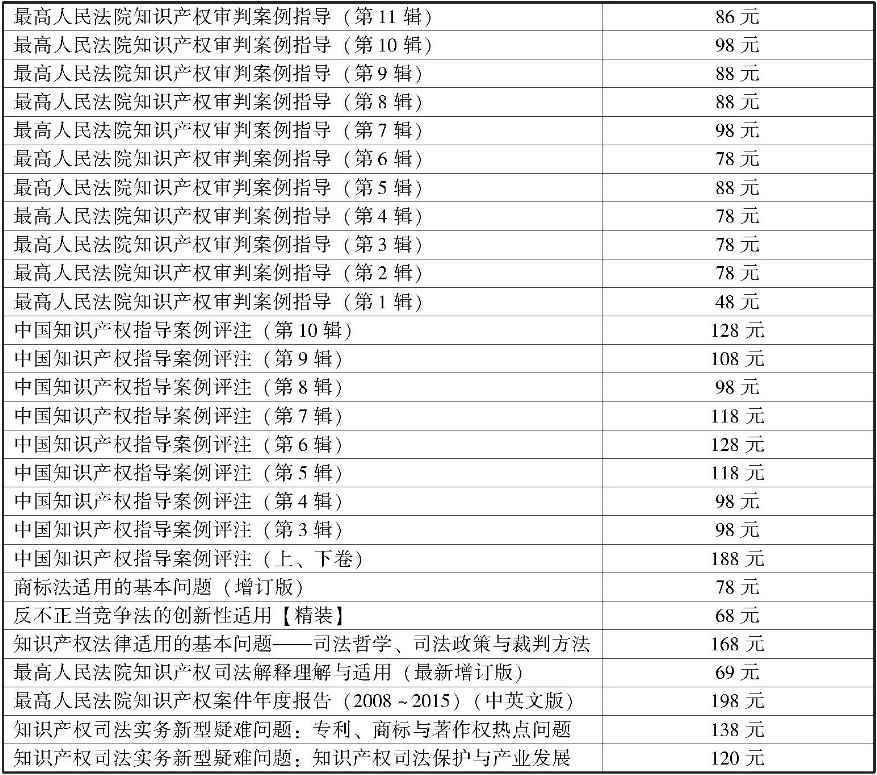
21.刑事案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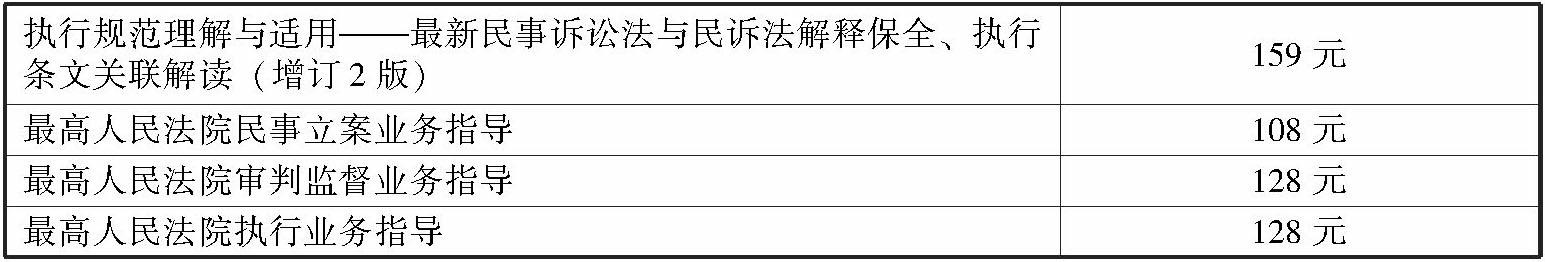
22.刑事案例四

23.执行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系列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实务系列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指导书系

# Document Outline

* [书名页](#p2)
* [版权页](#p3)
* [序](#p5)
* [目录](#p8)
* [一、雇佣关系的确定](#p11)
  + [1 未签订劳动合同情形下对接受劳务方的认定](#p11)
  + [2 运送劳务工具往返应认定为从事劳务活动](#p16)
  + [3 外卖骑手送外卖期间发生事故的责任认定](#p22)
  + [4 乡村医生并非雇佣关系一方当事人](#p29)
  + [5 雇佣关系的认定标准](#p34)
  + [6 雇佣关系如何认定](#p39)
  + [7 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及指示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可以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执行职务行为](#p46)
  + [8 劳动者在雇主安排休息的场所受到损害的责任归属](#p51)
  + [9 用工主体的界定在区分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中之作用](#p57)
  + [10 附补贴公益劳动中的组织者与参加者之间不属于雇佣关系](#p62)
  + [11 雇工从事雇佣活动的雇佣范围认定](#p67)
* [二、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区分](#p74)
  + [12 劳务关系与雇佣关系的认定与区分](#p74)
  + [13 探索举证责任分配与主动调查的平衡点](#p80)
  + [14 雇佣、承揽与劳务关系之间的区别](#p85)
  + [15 雇佣和承揽关系的界定与责任承担](#p91)
  + [16 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认定标准](#p97)
  + [17 承揽关系和雇佣关系的认定](#p104)
  + [18 雇佣关系、承揽关系、劳务关系的区别](#p109)
  + [19 形似承揽，实为雇佣](#p115)
  + [20 承揽雇佣法律关系混同，如何区分过错](#p121)
  + [21 农村建房中工人受伤，需要厘清与房主是劳务关系还是承揽关系](#p126)
  + [22 承揽关系中定作人的过错认定](#p131)
  + [23 承揽人工作中意外身亡小区业主承担按份责任](#p135)
  + [24 合伙关系与雇佣关系的区分和界定](#p141)
* [三、雇主与雇员的责任划分](#p148)
  + [25 雇工受雇主指示选任的雇工提供劳务受害后的责任认定](#p148)
  + [26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认定标准](#p153)
  + [27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由双方根据过错承担](#p156)
  + [28 提供劳务方违反工作纪律受到损害的责任划分](#p160)
  + [29 双方均无过错时，是否可适用公平原则？](#p165)
  + [30 工作餐后送回餐具时摔伤不属于在劳务活动中受伤](#p170)
* [四、雇主与其他被告、第三人之间的责任划分](#p174)
  + [31 未签订书面合同情况下各方法律关系的认定](#p174)
  + [32 未成年人提供劳务过程中雇主应尽更高的注意义务](#p188)
  + [33 农村建房中雇工受害，房主应同无资质包工头连带担责](#p198)
  + [34 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雇员向第三人主张赔偿损失未得到全部支持时，可以就未得到赔偿的部分再向雇主主张赔偿](#p202)
  + [35 承揽人无施工资质，发包人应对承揽人的雇员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p206)
  + [36 分包人知道雇主无相应的资质，应当与雇主对提供劳务者受伤的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p211)
  + [37 雇员受害雇主担责，施工单位负连带责任](#p217)
  + [38 一般承揽关系中定作人的担责问题](#p225)
  + [39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中责任承担问题](#p231)
  + [40 提供劳务受害者追偿顺序的确定](#p237)
  + [41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对认定定作人选任承揽人是否存在过失的评价作用](#p243)
  + [42 使用农业机械发生事故时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机械所有人的责任承担](#p247)
  + [43 劳务者受害中各方责任承担](#p253)
  + [44 履行劳务职责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认定的前提](#p258)
  + [45 雇员在雇佣期间突发疾病死亡，雇主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p263)
* [五、赔偿协议与标准](#p271)
  + [46 雇员对于雇主财产损失是否应赔偿的问题](#p271)
  + [47 无工伤保险人员受伤赔偿责任承担](#p276)
  + [48 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p281)
  + [49 雇主为雇员投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所得理赔款系雇员所有，但可据此相应核减雇员受害所致的经济损失总额](#p287)
  + [50 人身意外险得以抵扣雇主侵权赔偿责任](#p294)
  + [51 雇员猝死应适用公平原则予以补偿](#p300)
  + [52 为雇员购买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能否抵扣雇主责任](#p305)
* [六、义务帮工的认定与责任承担](#p311)
  + [53 “义务帮工关系”的认定标准和责任划分](#p311)
  + [54 义务帮工过程中帮工人遭受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认定](#p317)
  + [55 义务帮工关系成立与否不以行为初衷为依据](#p322)
  + [56 公平责任原则是一种抽象的价值理念](#p329)
* [中国法院2012～2020年度案例系列](#p335)